

20-6

40

長夏的南洋

羅靖華 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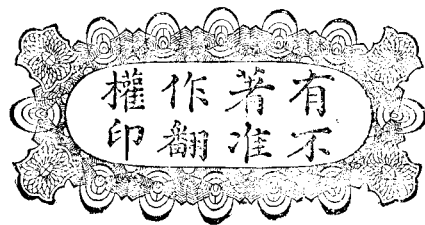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發行

長夏的南洋 (全一冊)

◎ 定價銀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羅 靖 華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RW7386/04

寫在前面

這一本稿子，是我在南洋荷屬爪哇吧達維亞（Britia, Java, The Netherland East India）的天聲日報，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兩年之間所拉雜寫的原來不過是充一時的副刊之用的東西，說不到文藝的價值；我又是一個對文藝沒有研究的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文藝作品；爲甚麼還要拿來出版呢？這有三個理由：第一，自然因爲這是自己兩三年來飄泊中的唯一成績，隨手扔掉了，似覺可惜；第二，這裏面所記的都是南洋的生活與景物，可以向國內介紹介紹；第三，想藉此督促自己一下，以後痛痛的將被友朋們批評的「萎靡不振」的脾氣改變改變，努力的繼續的寫點甚麼東西出來，以免白白的糟塌世界上的有限的糧食。可惜的是：我的離開爪哇，是被當地政府因爲文字案先監禁七月，然後驅逐出境的，一切行動全失了自由，以致平日所搜集的有關的照片沒有檢齊，不能盡量插入！

當時寫這些東西，多半都是用各種假名在報上發表的，爲的是，免得讀者感覺唱獨腳戲的單調的苦味；現在既集成一冊出版，這些假名已無存在的必要，所以都取消了。不過，「

「哇與吧里的皮影戲」的後半篇從日文譯出者，乃是同事魯倫兄口譯而由我筆錄的；而「英屬馬來半島與荷屬東印度」一篇，除前數節外，都是與同事徐琚清兄合譯的。所以這兩篇獨存着當時所用的假名。現在乘這個機會，謹在這裏謝謝魯倫兩兄的好意的幫助！

文中有些加「」的詞兒，如「睡目」「鬧熱」「衫褲」等，沒有註說，而非通用者，乃是引用的「客家」話。

沒有甚麼說的了。

一九三〇，九，一，著者於北平客中。

長夏的南洋目錄

寫在前面	一二
四時都是夏	一
天之驕子	二
新居	四
蚊子	六
買家具	八
僑團會	一〇
釘子和石灰	三
浪練	一四
老婆來了	一六
動植物們	三

最會享樂的民族	二九
酒樓上的夜宴	三〇
遊萬隆	三一
新客病	三二
夜市	三三
爆竹聲中	三四
札鵝眉	三五
火災	三六
石子和路	三七
神的敬禮	三八
高山頂上看日出	三九
福島吧里記	四〇
爪哇與吧里的皮影戲	四一

荷印國有鐵路略史	一一三
荷印的交通運輸	一三〇
萬丹的回憶	一四三
遊蘇甲巫眉	一五〇
穀物的傳說	一五五
遊新當拉亞	一五六
英屬馬來半島與荷屬東印度	一七〇
新加坡前史之一頁	一七四
東方的威尼斯	一八九
今年的遊藝會	二一七
老婆回去了	二四五

長夏的南洋

四時都是夏

人家說，南洋地方「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確是塊好地方。假如是一個怕聽深秋的搖落，怕受嚴冬的寒威像我一般的人，住在這種地方，實在合式得很。可是，朋友們也很多不滿意它的人：說它山青得太缺少了變化，說它烈日薰蒸得太沒休息，說它椰林橡樹安排得太呆板，說它金錢的氣燄籠罩得太普遍，說它怎樣怎樣。這些自然都是事實，並非憑空杜撰的想像，你縱然愛它，也無從辯護；何況今年已將近度過了十個月，只見時時都是夏，而並不會見過秋。雨點比苦寒地方的太陽還難得，大家都不免氣喘吁吁的盼望雲霓的出現！這樣，你縱然要為它辯護，也無由辯護起了。

然而長夏究竟也還有它的好處：你無須看到楓林紅葉而驚秋，你無須聽到秋風搖落而寒衣，你無須爲禦寒的準備，你無須擔心着北風的威嚴；同時，炎夏雖長，並不像上海的夏日似的炎炎如烈火，不致使你坐立不安，不致使你到處感着一種焦灼。

所以，南洋在我終是可贊美的地方。它使我有悠然的無罣慮的心，在晚涼中的燈下，在早浴後的園中，隨意的讀讀書，寫寫文章，而不會隨着四時的遞嬗，變更我的心情。豈但贊美，還得感謝呢！

天之驕子

稍閒的時候，入晚的辰光，叫一部「H」，（即租賃的汽車，華僑叫做「出稅車」）邀幾個朋友，兜一回風，這在長夏的南洋，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極流行的嗜好。吸吸新鮮空氣，疏整天的疲勞，自然是兜風的目的之一；賞賞風景，看看街市，却也是兜風的樂事。

我呢，每回兜風，除了贊美空氣與風景外，總不免有些須臾感，那是關於「天之驕子」的住宅的。

「天之驕子」似的白種人，支配全世界政治的是他們，掌握全世界經濟的是他們，擁有着文明的美譽的是他們，享着物質的幸福的是他們，高視闊步，旁若無人，而人亦奈何他不得的（？）也是他們；在不幸（？）染上了顏色的我們的眼底，他們是多麼可驕啊！丟開大的不說，且說小一點的，只說他們的生活；再說小一點的，只說他們的居處，便够我們豔羨了。

風景最好的地方，空氣最好的處所，一定有整齊精緻，玲瓏小巧的房子；在佈置得漂漂亮亮的房子裏，一定是天之驕子的他們。在動人的紅燈光下，輕言軟語，高談大笑，或閱報讀書，或吸烟閒坐，或徐步庭前草場，或「像人」一樣的躺在那裏休息的，也一定是天之驕子。啊！讓我們來贊美罷：天之驕子的他們和他們的住所啊！說富麗堂皇，的確富麗堂皇；說舒適優美，的確舒適優美；說有如神仙中人的確有如神仙中人；說幽靜愉悅，的確幽靜愉悅；說甚麼，的確是甚麼……昨天兜風時所看到的剛剛造好的一幢房子，今天便有他們在裏面住下了；機器一般的土人，還正在光着膀子，流着熱汗，努力的在替他們趕造新居，惟恐他們之中有一個人不得其「所」似的，這也就「無怪其然」了。因為他們是「天之驕子」啊！也許你以為我說得太多了，太沒志氣了吧！然而擠在「R」裏的我們的世界啊，還不

知在那一個時代，那一個地方，也許終我們的一生，沒有住這種幽居的幸福吧？就算金錢許可，他們也明明的不許我們雜居呀！

「Eg. 開過去了，回頭望去，紅燈之下，好像一派火光在燃燒着；嗚嗚的摩托車聲，好像在吶喊！」

新居

去年重來到這個地方時，原到A旅館去問過一趟，想租一間房子住住。因為每月要付租金幾十盾，（荷屬東印度的錢幣，分爲仙鈔盾，卽十仙爲一鈔，十鈔爲一盾，如我國的元角分，荷人稱一元爲一 *gulden*，華僑僅取其尾音譯稱爲盾，現在每盾可換滬洋一元七角餘。）覺得太費，便作罷了。幾週前，自以爲頗適合於南洋氣候的我，忽然受不住炎威似的，右面的半邊額頭作痛起來。頭痛原來是我平常慣有的毛病，但平常只須好好的睡一晚，明早起來，便「病若失」的好了；這回却成了例外，日夜都作痛，睡已不生效力。大概是住所的空氣不好，車馬太吵鬧罷！于是想起了A旅館，暫時搬去住幾晚——算是休養。

一個禮拜之後，頭痛好了，爲了經濟，便又從僅僅住了三晚的A旅館搬了回來。可是，那清涼的房間，那葱綠的草樹，那幽靜的燈光，那專供本館旅客消遣的電影，那後廳外的小花園，那涼夜的耿耿星河，那似乎很難看見的夜的碧空，都似乎在引誘我，攪動我。雖然那半夜還要咕咕的叫幾陣的鴿子，並不在我的留戀之內。

燈光太弱，換一個較強的；房間太小，換一間較大的；檯子太少，加一張；其餘的……，「好辦好辦！」辦事員這樣慇懃的千將萬就，我就想不搬去，也不好意思了。何況朋友們老是說我的臉色難看，許是因爲住所空氣太不好的原故，爲了健康，何不遷移一下呢？

早睡早起，原是有關係的好習慣，熱帶地方，據說尤其需要早起。初來此間時，看見人家們早早的睡覺，我覺得未免辜負了良宵，後來我想早睡，人家們却又受了我的傳染似的，談笑不到午夜不休；我竟「早」而不「睡」。至于早晨，人家們已辦了半天的事，我還不會睡醒；非等到飯碗擺上了桌，不肯起來——這時至少是上午九點了！這樣，恐怕也不衛生吧？雖然晏起的同志們，常以「習慣成自然，沒有關係」做我們的護符。

清靜的晚上，獨自讀讀書，寫寫文章，不很好麼？朗爽的早晨，沖完涼，在小園邊吸吸新空

氣，賞賞朝景，不很好麼？搬搬新地方，改改舊習慣，不很好麼？於是，我搬回舊居不到三天，第三晚便又搬入A旅館的新居了。

朋友們初次到新居來時，總順便打聽多少錢一個月。我也總是老實的告訴他們，而接着說明一句道：「這樣的價錢，在旅館方面說，原算很便宜；而在我這住客方面，總覺得太貴了。」

這樣看來，新居之於我，能够維持多久，也就可以推想得到了。

蚊子

我國舊小說裏描寫仙鄉福地，有兩句極普通的話道，「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如果此外不須再有旁的條件，那這長夏的南洋，真也可以稱為仙鄉福地了。蚊子也許和人們一般，愛好這仙鄉福地吧！特別的來得多。假如它僅僅在山花野草之間，欣賞着南國風光，僅僅在月白風清之夜，歌詠着南國景物，那我們也許還會大做其蚊子贊頌，也許還會把它描寫在我們的南國文章裏面；不幸它絕不懂得這些，絕不顧到旁人它們的唯一的目

的，在吸吮人們的血，在攪擾人們的專心，在吵醒人們的清夢，在搗亂人們的遐想，隨時隨地都出現着：怕蚊子如老虎的我，真被它窘够了！

長夏雖然可愛，也並不是沒有可怕的時候。每天的強烈的太陽，晒在頭頂上的屋瓦上，照在窗外的牆上，反射到工作的室中時，往往炎熱得喘不過氣來；那轉動得更忙的電扇，不但不能稍減炎威，反而使得人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這樣，自然而然的使人想到晚間的清涼，早晨的爽朗。可是成羣結隊的蚊子，却偏又在那兩種的時間裏特別活動：腳上，手上，臂上，腿上，頰上，耳上，頸上，額上，無孔不入！點蚊香吧，蚊香雖烈，蚊子似乎不怎麼害怕，當一縷輕風將香烟吹向一邊時，蚊子便從另一邊迅速的進攻，結果是蚊子不曾薰走多少，坐在香烟繚繞中的菩薩似的人，却被薰得半死了！

新近的移居，雖然是爲着求清靜與空氣，多少帶點養息の意味，對蚊子的逃避，也是原因之一。不料蚊子的數量雖少，活動時間却不分晝夜，攪擾得更利害！清早坐在太陽光底下看看書吧，有蚊子；白日坐在陰涼的大廳裏寫文章吧，有蚊子；晚間坐在窗前的燈下看看報紙吧，有蚊子。看去不過三四個，甚或只一兩個，可是它們比鬼精靈還乖，比共產黨還虛，比

什麼都利害，捉不到，打不着，晚間或者還要攪到帳子裏，吵得你一夜不能好好的睡。

住在苦寒地方的朋友們，也許要羨慕我度着的長夏，可是這可怕的蚊子啊，實在使得我煩燥。假如有一天我厭倦這長夏的南洋，那最使我厭倦的，一定是蚊子。

買家具

又是一個新居。

新居已經可居了——有了一張床和一個書櫥，而且廳上有了一張石面小方檯和四張椅子，爲了需要和方便，當然還得置備一些檯子和衣架之類。這在大家都不免遇事媽胡的我們，却也是一件非朝夕所能實現的計劃。到了第二天，C君到底拿到了錢，毅然穿起「衫褲」去買了。晚上，我也決然跑到馬路邊的家具攤上，打算和馬來人做點買賣。不料我的馬來話太不中用，連數目字都對付不來。後來找到了一個朋友，才買好了兩張檯子，三個衣架，一個鞋架。這種家具，自然不好，檯面是薄薄的，恐怕承不起半個胖子伏在上面寫字，檯腳是細細的，恐怕小孩子拉一下，都要折斷。上面的漆，不過是一層赭色的薄油，無論過多久，總

不會乾透而不粘粘搭搭的，嫩到溫水滴上去也要和受了一個指頭的輕按的小姑娘的臉一般，顯出一塊白色。可是價錢很便宜呀！四件東西合起來還不過幾盾錢，還不够！C君從木器店裏買一張更小的擺茶杯茶壺的小檯子呢！

C君買來的，好自然較好，貴也就貴，可是我們也不好怎樣的說人家不應該吧。人家開一家木器店，該花多少本錢：從登坡稅算起，所得稅、印花稅、房稅、工錢、伙食，一共多少？除了成本，加上利息，這樣定價怎得不貴？在這南島地方，尤其是荷屬，稅重而繁，所以甚麼都貴，比上海貴，比香港貴，比英屬貴。這又怎能單單的怪木器店？馬來人呢，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他們是土著，他們生活簡單，他們無須入口稅，他們無須佃房子，可以在甘蓬（Kampong）馬來語之鄉村）之中，樹陰之下，茅屋之前，草地之上工作，可以砍伐自己的樹木，可以利用不貴的材料做材料。他們無須商店，也無須租地，可以挑在肩上，遊行叫賣，可以擺在路邊空地，等候買主，他們無須巨大的路費，回到了住所，便是回到了家裏，不像我們遠隔海天。

不過，便宜的東西，到底便利於窮人，為經濟起見，明知東西不好，也樂於購買，日本貨之暢銷于東洋，便是這個道理吧！

第二天早晨，當一個馬來人挑着一担家具叫賣時，我又買了一批。

僑團會

我最怕開會，尤其是僑團會，因為每開一次會，總要幾個鐘頭，而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結果。

開會之初，往往大家不厭煩的討論選舉手續，投票方法，有記名無記名等，彷彿十分鄭重其事，等到時間過得久一點，於是大家又呵欠連連，身體有些不由自主的東歪西靠，或小便作祟，不問主席，而自由離席起來，彷彿會場秩序並沒有重視的必要；等到票一投好，便又好似學生交了考試卷一般，紛紛如鳥獸散，主席雖怎樣的勸告也不能挽留，除了幾個被主席指定的開票、監票、檢票、唱票、紀票幾個人外，其餘便都來不及看選舉的結果，而忙着回家睡覺或吃飯去了。

時間就攔了，事情並沒有做多少，而且並不會將會開完，這樣的會，你想有甚麼意義！更使人感到不痛快的，還有一件事，便是華語巫語（即馬來話）的對譯。

僑生不會說國語或任何祖國土語的，據說從前很普遍，現在已減少了多少了，可是會場中依然不少這種代表。他們發表意見時，當然是用的巫語，於是主席或旁人等他們說完之後，不得不譯成國語，使不懂巫語者知道他們說些甚麼。旁的代表用國語發表意見時，不懂國語者又茫然，於是主席或旁人又不得不譯一回巫語。假如有說英語或其他外國語的民族在座，自然更要譯成英語或其他外國語。會場中說話，本來以經濟與扼要為主，單說一遍，若是冗長一點，已經够你聽的了，再加上幾重繙譯的工夫，那得不使人困倦？

可是事實上又不山不如此。在巫語演說中，我常常只聽得懂 Toean-bean（馬來語之諸位先生讀如 勿×馬，勿×馬）和 thina kazi（馬來語之謝謝）和無數的 Sara（馬來語之我讀如 ㄊㄚㄩ一ㄩ）少數的中國字，如「代表」、「先生」、「商會」、「中國」、「假如」（Kaloo）等，以外便毫無所知，可以推想到說巫語者聽國語的困難的程度。因此，每次開會，我每次都提議請用國語說話，每次都又自動的打消了。

僑胞中這種語言上的困難，如果有完全打破的一天，大家都使用國語，彼此的感情一定更能融洽，至少開會時大家都痛快一點，我想。

釘子和石灰

當下午四點多鐘，我第一次出去時，C君就叫我順便買幾個釘子。回來經過商店時，却忘記了。上燈時分，我預備專程去買，W君說：「天晚了，明天再買吧。」

我聽了，不覺希奇。這麼熱鬧的城市，天晚與買東西有甚麼關係？那樣東西不可以在夜市裏買到？只要我不嫌多走幾步路，買小小的幾個釘子，當然無問題。

恐怕馬來話說不來因而買不到麼？可是這種東西並不須到馬來人開的鐵器店，隨便那一家哇弄（*Wah Peng*）馬來話之油米雜貨店）店裏都可以買到。這裏的哇弄店，從極熱鬧的都市到極荒僻的山頂（勿尤），誰都知道，百分之九十九是「唐山」（南僑多稱中國為唐山）人開的，而且是客籍人。（廣東嘉應州各屬及惠州人為客籍人）客籍人不像福建人的往往只會說馬來話而不會說自己的本國的方言，（自然是指多數僑生）這在聽客話的程度已有九十分的我，去買幾個釘子，「有何難哉！」

「何況將國音的「釘」（勿一ㄥ）念成「當」（勿尤），便成了客音，我也會……」

我再要申說下去，IV君截住說，「無論你的理由怎樣充足，總歸非到白天很難買到釘子，如買石灰一般。」原來這是這裏的習慣，「晚上不賣釘子和石灰！」

「釘子是尖銳的，石灰是爆烈的，在這殖民地，或者恐怕人家用它們來作亂，所以嚴禁晚間買賣。」我這樣狐疑着，却又覺得理由不充分，而且不成爲理由。

恰好第二天跑到一家較遠的哇弄店裏去看一個朋友，順便談起這個問題，這才知道不過是一種「迷信」。他告訴我說：「有知識較開明的店主，對於這種本地人的迷信當然置之不顧，可是迷信神鬼、魔術和命運的，却不分華人與巫人，都深深的信守着。據說，本地人的巫師「躲棍」(Doeken) 道法十分了得！可以死人，也可以活人；可以福人，也可以禍人。人家如果在燈下買到了你店裏的釘子或石灰，交給「躲棍」之後，那麼，你的生意的枯榮，家宅的安危，使都操在「躲棍」的手裏；「躲棍」焚香念起咒來，叫你怎樣你便得怎樣！這是多麼危險呀！所以，晚間，就是自認爲文明古國的我們華人，也不賣釘子和石灰。」

我們華人，真不愧爲馬來人的好朋友，連迷信都可以共同遵守。據說，釘子和石灰之外，醋也是晚間不賣之物。

浪 練

夜闌人靜之時，愛好談闊天的朋友也有些打呵欠，語聲遲鈍或竟模糊如夢囈，而有睡意了。那不知何處傳來的鼓聲，却仍舊隨着晚風，冬冬的高一聲低一聲的送入耳鼓，還偶然有一兩聲清脆柔靡的女人的歌聲。幾乎每夜如此。我的平靜的心，也幾乎每夜被它們打動，雖然說不清是悲是歡，是感慨是懷念，是頹喪是無聊，是欣賞是驚奇。

這是熱帶民族的熱情的舞蹈，就是所謂浪練（Dooch）照國音應譯為「多給儿」。

這一班浪練，就在我們的居所後面不遠的一條橫街上表演着。那原是一個偏僻的地方，附近一帶都是住家，馬來人最多。矮矮的房子，低低的屋簷，門前或屋旁，從屋裏傾出來的污水泛成的小溝，黑水烏泥，時時發出刺鼻的氣味。弄堂一般的街，又窄又不潔淨，雖是白天，也絕少車馬來往。居民無力用電燈，連有燈罩的煤油燈也點不起似的，只有從細細的燈捻上發出微弱的搖幌不定的煤油燈光的晚上，自然更無車馬光顧了。僅僅街口上有三兩個攤販，在屋角空地上擺着烟草、火柴、香蕉、流連、山橘、與紅毛丹之類，另一邊有一個賣冰水的。

偶然有幾個赤膊赤腳圍着紗籠的馬來人和他們交易一下，也有很少的馬來婆和小姑娘來買一點食品，他們所點的電石燈，要算這一帶的唯一的明白了。

有蹲在攤販旁吃東西的人，也有蹲在不遠的簷下大小便的人。

鼓聲和歌聲，每晚便從這麼一個地方發出。

昏暗的燈光中，圍着一羣人，大半是捆包頭，穿紗籠的（馬來人無論男女都圍一條花圍裙，叫做紗籠）。馬來人，有的還赤着膀子，圍裏面是五六個舞蹈者，男女各一半，繞着那豎在地上的兩個燈頭的煤油燈，沖着那濃黑的煤油烟而跳舞着，手拍的和槌擊的鼓，和着那獨奏的喇叭，奏出一種單純的音樂，樂師們自然和平常的馬來樂隊一般的坐在舞場的角上。

從西北來的江君，常覺得馬來人的樂曲像我國西北民間的歌曲，喇叭的形式也一般無二，而由它所吹出的調子，和西北或塞外所聽到的也幾乎一樣，雖在炎熱的天空下聽來，也足以使人想到塞外的寒霜凍雪和那淒厲的北風，昏暗的天空，荒涼的街市和那廣漠的曠野，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兩地的人民又絕無來往，而音樂與樂曲會如此相似，這真是一件



蘇門答臘之土人舞

奇事，使人無由索解！

且賞識我們的跳舞者：男的頭上的包頭有的照常包着，有的解下了，紗籠都脫下搭在肩頭，或圍在腰間，上身赤露着，下身穿一條短褲子，和平常的苦力沒有兩樣。女的不會穿外衫，袒着兩個膀子，和奶奶以上的胸膛，棕色的肉，襯着黑色的浴衣似的緊衫，在煤油燈下，越顯得黑。她們的紗籠裏面沒有褲子，自然不會將紗籠脫下，可是也高高的纏在腰上，平常紗籠之長總可達到腳踝骨，此刻却只齊着膝蓋，下面露出半截平常不容易看見的長腿，也和男子一般，赤着腳在舞着。她們肩上多搭着一塊紅帕子似的布，不知是預備揩汗的還是

一種裝飾，在紛亂的舞蹈中，她們中之一，也偶然和着樂聲應酬似的唱一兩句歌，面上表着無所謂的神情。從這裏可以知道她們生活的艱辛，夜半歌舞之迫於不得已。

五分或十分鐘之後，樂聲必停止一回，跳舞也跟着作一停頓。這時參加舞蹈的男子，有的竟強姦似的，隨便就在女的臉上接吻，女的像沒有這回事似的，不喜也不惱；旁觀的人却高聲的喝着彩，嘩然大笑。更特別的是，男的將女的推往人叢的黑暗中，作長吻或連吻，或者還有旁的更熱烈的動作，可惜我看不清楚。羣衆與小孩更加嘩笑，可是並沒有板禮教面孔的！也有觀衆乘舞罷接吻的紛亂時，迅速的跑進場裏打劫女人的臉，雖然揩油，女人也不惱，觀衆也只一笑。

場子那麼小，設備絕對簡單，自然沒有座位，觀衆立着蹲着看，舞蹈者休息時，也只能在地上蹬蹬，在昏暗可憐的照不到五步以外的燈光之下，她們和他們舞後時常在地上尋覓甚麼。我當初以為是誰落掉了甚麼，後來回回如此，才知道是找錢，在找觀者所扔給的彩錢。觀者有時也括着一根火柴，代她們在沙土與碎石的地面上尋找，可是我不曾看見她們找到了甚麼，大概縱然有也少得可憐吧？

第二天在閒談中，T先生這樣告訴我：

「這裏的情形，我不知道，外島却還有一種習慣：我初次去看浪練時，看了一會，舞女之中，忽然有一位將她的紅手帕冷不防的往我肩膀上一搭，弄得我莫名其妙。朋友告訴我，這是我叫我和她跳舞，舞完可以給她一點錢；如果不會舞，可以將手帕退還她，可也得給錢。一方五仙都可以，倒不計多少。」

這的確有小說似的浪漫趣味，可惜我知道得太少了！

我的家鄉——湖南，有一種本地戲叫做「花鼓」，晚間也是在煤油燈下表演，內容多半是描寫男女愛情的，雖然理學先生們口裏要罵為淫戲，演時却看得特別入神有趣。它的藝術自然比浪練高明得多，却也有和浪練一般的浪漫的趣味，可惜近十年來，社會不安定，生活艱難，百業憔悴，很難看到了！從前的時候，每年的正月二月，正是花鼓狂的時期，鄉間那才真熱鬧呢！

老婆來了

「老婆來了！」前有C先生，後有H先生，都一樣的嘆息着，在認真的發愁。我們明知自己不會有這種「危險」的人，雖然在說着風涼話，打趣他們，甚麼「久別如新婚」啦，甚麼「室家之樂」啦，彷彿描寫真的新婚似的，其實心裏也在暗暗地替他們叫苦。

一個光身在這裏，每月工作下來所得的，除了寄一部分回家外，僅足維持生活，像C先生和我們大家一般，那裏還有餘力來供養老婆？本期彩票開彩後，C先生拿起他預備拆掉的舊帽子滑稽的嘆道：「彩票不會中，買不起新的，只得再將就用了！」本來不曾打算置備的拖鞋，永不會從鞋店的陳列櫥裏套上他的赤腳，那更不用提啦。這樣的他，怎能供養老婆？可是老婆來了！

從來一個地方變亂的結果，總是使人「妻離子散」，這回敵同鄉毛澤東先生和他的伙伴們光顧梅蕉一帶（廣東東北部）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共」，却把許多遺在家鄉的南洋伯的妻子們都趕了出來，紛紛的渡海，投奔她們的丈夫，使得大多數的南洋伯都「妻團子聚」，如我們的C先生一般，這却是一個很特別的例。然而C先生們正因為這個而嘆息着發愁着呢！

孤身走南洋，在言語不通，旅費欠缺的男子，尚不容易，何況伏處鄉下不曾見過世面的女人？可是終於「老婆來了」，原來這些旅行的瑣事，用不着自己操心，有「水客」代勞，（閩粵兩省之僑寓南洋者人數衆多，交通頻繁，有一種定期來往中國與南洋的人，專爲僑胞及其家鄉攜帶貨物錢款、信件等，略收費用，叫做「水客」。）「水客」真是一種可感謝的人！記得我到此地後，聽人家談起「水客」，說甚麼「水客不但可以相信帶貨物，連人都可以帶來帶去」，彷彿聽牧野先生講西北的鏢客一般的有趣，以爲不一定是事實，可是事實已給我證明多少人的老婆和小孩都已由「水客」帶來了！

是的，「水客」能够帶貨物銀錢，也能够帶人。據說，如果你想「過番」——叫異種人爲「番子」，叫外國爲「番邦」，這在我國歷史是很悠久的，民間現在還很流行的故事如「昭君和番」之類便是一個例——而沒有路費，倘能得到「水客」的信任，你可以一切託「水客」代墊，只須約個定期將欠款攤還他就得；雖然墊款條件難免苛刻一點，但是「過番」是到外國拾金子去，那在乎這區區之數？於是有水客制度的廣東福建兩省的想「發洋財」的窮苦朋友連翩的南來了，於是流落「番邦」潦倒異域的悲劇也不斷的發生了，

於是養不起老婆的人的老婆，也紛紛然的找「老公」來了。於是C先生打了電報仍來不及阻止老婆之行後，H先生於接到老婆報告行程的信後，而廢然而搖頭而嘆息了。

要往海口接「新客」的，（初到南洋的人，多被人稱爲「新客」）第一步當然是打聽船期。船不比火車，到埠的時間不一定就能和公司裏的報告符合，可是又恐怕它早到，不能不按時去。如果由早晨八點多站在海口岸邊的烈日下，等到中午十二點，還不見船到，那就只得自認晦氣，餓着肚皮起回肥城來先辦本日應辦的事。於是來往的「費」，自己和特請來幫忙的幾位朋友的午飯錢，合起來開銷了十盾整。於是一面脫衫的C先生，一面又在搖着頭說「討厭」了！

照相——照此地的習慣應叫「影相」——做字頭（即請求居留證）報告歐氏（Book）（地保）佈置房子，買辦家具，添置衣服，憑你媽糊得吃了第一碗懶得盛第二碗飯的人，也不得不爲老婆忙一番了。

黃昏急雨中，C先生回來了，雨還沒有停，又匆匆的走了。晚上八點多，仍舊冒着雨回來，手裏提着兩個白紙包，紙上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塊紅印，不須問而可知是中藥。原來C夫人

發熱，害了「新客病」！幾分鐘之後，C先生手上提着的藥已不見，換了一個小寶寶在他的懷中，C先生溫和的教他道：「叫阿爸阿爸！」接着又向我們搖頭說：「唉！時時要給老婆做『叫我司』(Djongoes 馬來語之僕人)！」

每天早晨，C先生抽完了香烟，孩子逗得够了時，必定立起來叫我們道：「不早了，走吧！」然後回到他自己的房子裏穿衫褲去。倘若你稍爲留意一下，可以看出C先生的皮鞋天天都是烏油油的亮晶晶的，不像以前那八個月內不曾擦過一次的齷齪樣子。有時你早晨在院子裏也可以看見C夫人提着一雙剛擦過的男子的皮鞋向她的房間走去。

動植物們

熱帶地方，除了雨季時接連下過幾天雨之後，天氣稍爲涼爽外，終年只是炎熱，絕沒有「冷」那回事，因此，那不能像人類一般，有衣服火爐種種禦寒的設備，可以與自然相抗的動植物們，在溫帶和寒帶地方，不免一年一度的熬受着那殘秋嚴冬的摧殘，動物們或淒涼的死去，或孤寂的長眠，植物們大都憔悴可憐的經過秋風的搖落，霜雪的侵凌，以至於脫盡美

麗的衣裳——葉，收盡芬芳的裝飾——花，赤裸裸的立在寒風中抖顫着，忍耐着等候那春之神的降臨；而在熱帶，却可以終年自由自在的開花結果，育子生孫，絕無痛苦。因此，這長夏的南國，真有如我國舊小說裏描寫「仙境」的幾句常談所說，「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而螞蟻壁虎蒼蠅蚊子跳蚤臭蟲之類，也如「仙境」裏的仙人一般，長生不老，終年活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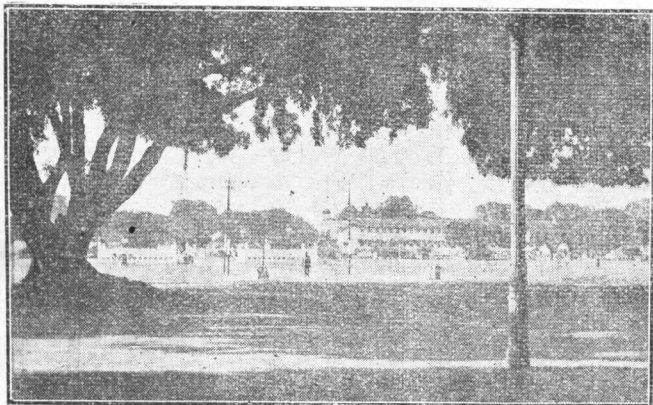
記得初來時住的那個地方，雖是那麼不清潔，日夜在馬糞、油墨、溝水、尿與汗的環攻中，一個月之內，却也有好幾次的花香，使我精神一爽，高牆之下僅僅可以看見一部分天光的小小的院子中，原來是一個洗臉的地方，地上濕淋淋的，時常發生出腐惡的臭味。一株八九尺高的「魚子蘭」——或者叫「珠蘭」，不知此地叫她甚麼？——生在那地方，却滿不在乎似的，半個月中，總開一次花，放出一大清香的香來。這在祖國，非在春深了時是不能得到的。

有人說，南洋的草木，雖然四時可以開花，似乎種類不如祖國之多，不如祖國之春的繁華燦爛，總不免使人有寥寥落落之感；然而不論怎樣，這長夏之國，總年年月月，處處方方，有

鮮花給你！看小屋前的月季花，一月一回紅，從來不愆期，僻街旁的茉莉花，一年幾度開，香氣總馥馥；而院子裏的「夜來香」與不知名的籐花，每當夜月初上時，即隨風送上清香；其餘的山花草卉，白的紅的，黃的紫的，各色交錯的，小的大的，更不知多少，你不睜開眼睛看就罷，打開眼睛來，總可以看到多少。

樹和草呢，那自然更是長青的了。可是它們也並非不黃。你的院子裏如果有一株樹，那麼，每天你總可以發現幾片黃葉，落在地上，不過同時你也可以發現幾叢嫩葉長在枝頭，它們不是衰老，却是和人穿衣服一般，在一定的時間內更換。現在不正是雨季麼？樹木經了雨的滋潤，枝頭都生出嫩芽來。像我的庭前的老樹，嬌嫩的新葉，已在雨中長得和蒼翠的老葉一般長大了。有人把雨季算做此地的春天，從這些新枝嫩葉上看，倒也有些相像。

終年，簡直是一輩子沒有寒風冰雪壓迫摧殘的樹木，都得以自由發育生長，所以軀幹都很挺直，都具着一種婀娜活潑的姿態，而沒有曲屈臃腫駝背彎腰的畸形，如溫帶寒帶的樹木一般。畫家K君和我一同在馬路邊散步時，遙望那村落裏的樹林，點綴着在衆綠叢中，曾指點着道：『很多都像我國畫中的樹』的確，有些枝葉繁茂的樹，偶然露出幾枝無葉的



場草之方地 (Djokja) 惹日

空枝，在碧空的微風中隨意點頭，真似畫家有意安排的！有幾種平頂的樹，枝葉旁伸側出，由樹頂畧向下展，而不下垂，左邊的和右邊的，雖然隔着寬闊的馬路，却能相聯接起來，做成一段碧蓋，遠遠望去，好像無數的臂膀互相擁抱着；而向另一方面空處伸着的，也好像要無限伸長，尋求被擁抱者，更好像盛裝的美人，伸着兩臂，預備將她的情人抱入懷中！

至於綠草，那更是隨處都有的，而經過了人工的剪裁修飾的人家門前院中的草場，（土人叫做 Alooh-Alooh）那自然更整潔可愛，你如果乘着摩托車，沿着那四通八達的馬路，這裏那裏去旅行，那最能引起你注目的，定是這些大大小小

小的草場；而寫旅行日記時，最想寫上而又寫不勝寫，贊不勝贊的，也定是這些大大小小的草場。當你盼望着到達一個埠頭休息時，它也可以告訴你，『已經到了。』因為這種草場多在埠外近郊的地方，附麗於每一個雅潔精緻的幽居，那都是忘情不了於都市生活而又不願與窮人同吸着都市的濁空氣的資產階級的私產，尤其多屬於天之驕子的白人。

現在轉到動物們了。

逃不掉爲人類工作的牛馬，耕田拉車跑路的使命，大概無論走到世界的任何部分都是一般的。別的地方，冬季裏雖可以在「欄」裏休息休息，可是在風雪滿天時，只有乾枯的草料可嚼，決沒有鮮嫩的青草；而在這長夏之國裏，在這「吃」的一點上，牛馬們似乎較爲幸運，可是在工作上，那也就更爲辛苦了，一年到頭，決沒有休息。

最自由自在的，要算街巷中的「無主的羊」。這種羊終日只在街巷中徜徉着，倦了時在樹蔭下睡一覺，餓了時隨便吃些容易找到的青草，渴了時有的是港水可以喝。晚上有興致時，還可以逛逛夜市。它們無須衣物，無須財產，所以也無須家庭，無須住所，真個是「隨遇而安」。那裏都不是它們的家，那裏又都是它們的家。一條無主的狗，難免不被人打傷弄死，

羊兒們却絕無這種憂慮。因為社會上都承認它們是屬於菩薩的。赫赫靈顯的（？）菩薩的所有物，誰敢損傷！

小東西們比起人類來，實在渺小得可憐，可是它們多專爲和人類搗蛋而生存，而活動。譬如臭蟲們，據說是「一夜生九子，三夜做外婆」的，在這無寒之國裏，自然更適於它們的生存發達，各處的小旅館，尤其是它們的好殖民地。你如果領略過旅行的快樂，你一定也不會忘記那旅館床上的臭蟲的騷擾。我個人爲了逃避它們而終宵不眠，甚至於不敢坐在椅子上歇息一下的事，是曾經過多少次的，雖然那時在祖國應該正是雨雪霏霏的隆冬。

提到蚊子，正和臭蟲一般的可殺，尤其可惡的是那刺耳的叫聲！住在像吧城這樣的地方，一把扇子或一把竹刷——我叫它馬桶刷——和一盒蚊香，是萬萬少不得的，至少是像我這樣怕蚊子的人如此。晚間有蚊子，早上也有，白天也有，這裏真是一個蚊子的世界！

跳蚤之類，討厭也不下於臭蟲，幸虧稀少！

此外最多見的，要算到壁虎與螞蟻了。壁虎在這地方是那裏都有而且很多的。每當華燈起，四壁的壁虎，必全部出動。蚊子一嗡嗡，壁虎便跳跳，結果是壁虎的頭迅速的一拾，蚊

子入了壁虎的嘴！壁虎的敏捷，着實可驚！可是到底只能沿着牆壁跑，不能像蚊子一般的飛行空中，所以我們有時守着一只壁虎，細看它能獵取多少食物，往往只見它們作勢的候着，而並不見有多少蚊子飛來自取滅亡。可是我們也不必替它們擔憂，它們不但不曾挨過餓，而且還一天比一天的壯大起來。

壁虎們有時在天花板上打架，不當心而掉到你的寫字檯上時，雖然不免把你嚇一跳，可是除此以外，却沒有別的騷擾，不像螞蟻的密佈偵探，無處不窺伺的討厭。你的桌子上，如果拍死了一個蚊子，吃牛奶時遺了一粒糖，剩下了半個麵包，不到幾分點，定然被螞蟻發現，登時從洞中召齊大隊，浩浩蕩蕩的奔來，多得足以叫你吃一小驚！有一回，我正在寫信，而螞蟻不住的在紙上奔走，順手打死了一個，就讓它附在紙上，遊戲的註了四句話道：

「螞蟻很多，往來不息，打死一個，留作紀念。」黏以漿糊，覆以小紙，寄給國內之君。後來他回信說：「你那個螞蟻，真把我們的肚子笑痛了！」隨後接到文藝家君從星加坡寄來的日記，也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今天肝火很旺，殺螞蟻萬餘，殺壁虎千匹。」

最會享樂的民族

馬來人真不愧是一種最會享樂的民族。

他們的生活，僅僅可以維持，不工作使得挨餓，似乎難免不沉在悲愁中；他們那狹隘的住所，也足以使人感着不愉快；可是他們滿不在乎，一樣的會尋樂。街邊浪練，他們總會去參加；聽了Kroncong（馬來樂曲之一種），他們總會按着節拍，高聲喝着彩；樹蔭下的草場上，總有他們在午睡。

海口一帶，有不少的馬來人聚居着。每當夕陽將下時，在那村落似的馬來房子外，你定可以看見他們男男女女在草場上恣意的無所顧忌的調笑。那種快樂融融的神氣，真足以叫人羨慕。

再走過去，你可以看見一些四圍空敞的馬房，裏面密密的安着無數的馬槽，每個槽恰恰可以容一個馬，再沒有迴旋的餘地。馬在裏面，似乎也不感着跼促。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形式差不多的廠房，裏面也有無數的馬槽似的位置，分成一格一格的，那可不是馬房，而是馬

來人的住房，是無家的苦力的宿舍。那空洞的房子裏，除了排滿的床位外，是甚麼也沒有。床就是四根柱子合着幾塊硬木板做成的，僅僅可以容身。你如果坐過內河航行的輪船，那統艙裏的鋪位，便和這差不多。當我好奇的想拍一張照時，躺在裏面閒談着的苦力都坐了起來，孩子似的笑着嚷道：『Sripotret, saia』（給我照一個相）他們也有着馬一般的自如的態度。據說，這是政府特別為他們建築的，白天誰都可以坐臥。晚上正式睡覺，每人須繳納宿費一個。Kobang（兩仙半）

再走過一點，在馬路邊的一所小小的馬來式的房子——那就是前面有一個小廳，後面有一間臥房，由廳的一旁的小弄堂通進去——前，一個穿着內衫，裸露着上半截的乳房的青年女人，安閒的坐在地板上，一個男子，悠然的睡着，把頭枕在她的肥腿上。

馬來人喲，你們真是一種會享樂的民族！

酒樓上的夜宴

宴客或赴宴，也是複雜的人事之一。

一天，我接到了一位不認識的署名者的請帖。據說他是製造某種商品的，他這請宴的用意，大概是「聯絡感情，」「推廣銷路。」

請帖上訂明的時間是下午七點。但下午七點過後，我仍漫不在乎的做我的工作。直到九點多時，才慢慢的穿起衣服來，前去赴會。這樣，我總算很能明瞭這邊的情形，確守這裏的習慣了，可是每回的請客，仍不免去得太早，坐在那裏，喝茶，磕瓜子，談天，或看馬路，老實說，每回都有點感着無聊。這回自然也不能例外。

主人見過了彼此問過姓名之後，便無話可說似的，只得轉動眼睛，打量酒樓的情狀。餐檯上狼籍着茶杯，汽水杯和紅色的西瓜子，檯布上滿漬着茶水；另一個檯上擺着一個銅絲琴，旁邊也凌亂的有着茶烟一類的東西；瓜子殼與烟捲頭狼籍滿樓。由這幾點可以知道已有多少賓客先我而到且已到了不少的時候了。我剛剛坐定，烟罐便由一只手送到我的面前；隨意捻了一枝，剛放在嘴邊，火光一閃，火柴已被擦着湊近來了。低着頭點火時，便由這只白淨的手上感到一股脂粉和香水的氣味。這不由我不聯想到一個月以前一件請客的事：

那是一個晚間，將近十點了，K君的電話已經來過幾次催我到J園去宴會，我口裏雖

答應即刻就去，但心裏還在遲疑，恐怕時間弄得太晚，明天起不了早，耽誤工作，打算不去。做主人的區君似乎也猜透了我的心思，隨即親自跑來邀我說：「快去吧，客差不多到齊了；不去未免太難爲情！」這樣的厚意，我自然不好辜負。

還不會走到，便聽到一陣鑼鼓與胡琴的嘈雜聲，由園樓上傳下來。上了樓一看，十幾個客人，差不多都是熟識的，分坐在兩張方桌邊，正在打「麻雀」；幾個「老舉」（廣州人叫妓女爲「老舉」）輪流的在伺候着烟茶；那廣府樂隊，在前廳上狠狠的鳴鑼搥鼓，吹着喇叭，和着那尖銳的胡琴；另一個「老舉」坐在他們中間，打起嗓子，拚命的唱着，她以爲悅耳的調子；同時廳上的「白板紅中」的喧嚷聲，樓下馬路上的奔騰聲，也足以和這樂聲相抗衡。這樣的宴會，我雖是初次參加，却可以想到這便是所謂「開廳」。

「開廳」似乎不是普通的請客，而是朋友們大家尋開心的玩藝兒，或是爲某「姑娘」——老舉——「捧場」或「做花頭」——「擺花酒」的特別宴會。它和普通請客的分別，似乎就在這「調堂」——叫老舉——唱戲和「打麻雀」的幾點上。怕吵鬧的我，耳朵被鑼鼓聲震得半聾，坐在「牌桌」邊，又無人有暇和我亂談；儘管有「女人」隨時送烟送汽水

送瓜子來，也無法久坐，主人K君忽留忽去，帶幾分倉皇的神氣，似乎缺少了一點甚麼正在找求；十一點敲過了，「宴」還沒有消息；我只得難爲情的告辭了。下得樓來，吸了一口冷空氣，這才醒然。

據說，「開廳」是一種取樂的方法，但在我，却只覺得昏天黑地，連「它窩窩」都有些分不清，別說打「麻雀」；面對面談話，不提高嗓子，彼此便聽不明白，使人如在雲裏霧裏；所得到的只有種種不愉快，不舒服，那裏有甚麼快樂？我這樣的批評，並不是因爲自己請不起這樣的客——酒席、樂隊、老舉，合共每次須開銷百幾十盾——便樂得說風涼話；其實就是開錢，我想我也不會這樣的自討苦吃吧？更何況手頭並不充裕，臨時還得三十五十的張羅如K君一般？那真是再愚蠢也沒有了！

今晚又有「老舉」，而且就是那天晚上的那幾位侑酒的，這自然使我不得不疑心是「開廳」，而不是正式的請客。幸而和我一般，不是花酒場中的內行的，還有多少位，我們說不了廣府話，聽不懂廣府調，又不曾調笑，於是便一同坐在走廊裏看街談天，另找消遣的方法，等候入席時間的到來。

主人破鈔請我們究竟爲了甚麼呢？在「老舉」們都換了禮服（？）——黑色的旗袍——每人輪流着對每位來賓照例侑過了三次酒——我三次都是喝的沙示水——主人也每桌陪了一杯——我依然是站起來喝了一口沙示水——之後，直到大家紛紛的抽着香烟告辭，始終不曾聽到主人正式宣佈請客的理由。幸虧我們在候着入席的長時間裏，會自動向主人探問了一下，並討了一張名片，不然，便再多待一個鐘頭，到午夜一點半，也不見得說得出所以被請的緣由來。

遊萬隆

好容易盼望到的年假，雖然只有三天，也就很覺得高興的歡迎着；原來打算只有三天的，忽然改成了五天，這自然更使我欣喜。

萬隆是去過兩趟的地方，氣候、風景、空氣等等固然都比吧城美好，時常在我的繫念中，但來去一趟，至少得花幾十盾錢，似乎有點超過我的經濟能力——不，似乎有點近於浪費，在我這樣的人，記得去年（*last year*）每年舉行一次的勸業會（熱鬧的時候，我會單獨的

走了一回萬隆，也是趁着假期三天之後回來時，有人問我花了多少錢，我爽快的答道：「三十盾。」他聽了不覺搖頭道：「三十盾又花去了！」表示着微微地浪費的神氣。其實我如果說實話「花了兩個三十盾以上，」不知他將要怎樣的驚怪呢！——因此，在年前的半個月雖然便決定了游萬隆，雖然用費已埋下了可靠的根（這就是說借錢，我的薪水是老早用了！）可是到了動身的元旦上午，我還在自己懷疑着能不能成行。自然這也不免受約定同行的S先生的影响，他是那樣的遲疑，那樣的淡漠，似乎不高興，又似乎惜錢，而與堅決不去的L先生表着同情說，「五十盾呀，不小的數目呀！」

可是，元旦午後三點十幾分，我們一行五人，却在甘蜜埔車站和辦事員交涉，請加掛一節二等車，以便我們買了二等車票的被擠出那已掛好的車廂——幾節二等車，都早已被乘客坐滿，有幾個空座，也已貼了條子，都有人定好了。T先生原堅持乘三等的，以為路途不遠，不必多花一倍的錢，可是我堅持着乘二等，首先跑去買票，他也只得微笑的贊同。其實我何曾不和他一般，想經濟一點？可是爲着對所謂優勝的民族表示我們的尊嚴（？）不致被他們看不起，所以總覺得有甚麼充足的理由似的，應該硬裝着 *gentleman*，踏入二等車

廂。

現在是新年了，雖然天氣終是那麽夏天一般的熱，但在城市中的人們，至少是我，決不會想到現在是農忙的時候。憑着車窗，向野外探望：各處稻田，都滿貯着水；有的稻苗青青，正在蓬勃的生長；有的還是幾寸高的秧，有的却已黃熟了。土人男女，有的在辛勤的犁田，有的在拔草，有的在割稻，（其實是用手摘，在國內打稻，是用鐮刀齊稻根割下，然後一捆一捆的將穀實打在桶內，將草曬乾留着，做蓋房子，生火，鋪床等等之用，此地却棄於田內，無所用之。）有的在插秧正在忙着。

女人們頭上蓋着包頭布，紅的或白的，（最適合於她們的色調，當然是大紅）有的也戴着大箬笠，以抵抗那驕炎的太陽。身上穿的都是那破舊得可憐的衣服，不像平日在城市裏看到的女人們那般的大紅大綠的豔麗，而另有特別的農家的風味。男子們都穿着短褲，女人們却仍舊籠着紗籠，拖泥帶水的在田中工作，有的甚至連紗籠坐在泥裏，不知她們爲甚麼不將這長裙似的東西脫下，改穿短褲！

女人們耕田種土，本來不算一回事，祖國內地的女人，也有不少做農夫的。我的家鄉的

女人們雖然那麼的守着古訓「男治外，女治內」，田畝中從來找不出一個女人的影子，以女人居守於房子裏，一切粗重工作仰給於男子爲天經地義，可是過了長沙，到洞庭湖附近一帶，女人們却沒有有這樣享福，她們得和男子一同下田工作，甚至比男子更辛勤了。所以一般人說，在那種地方娶一個老婆等於請一位「長工」，她們的確給男子的輔助不小，不像普通的奶奶太太式的老婆之徒爲坐食者！據說「客家」的女子多有獨力耕種的本事，在南洋地方，也常可以看到挑着重担，健步的女子，聽她們的說話，多半是客音，這叫我家鄉的女子見了，



去家回穗稻着挑正人農的哇爪

真不知要如何的駭怪與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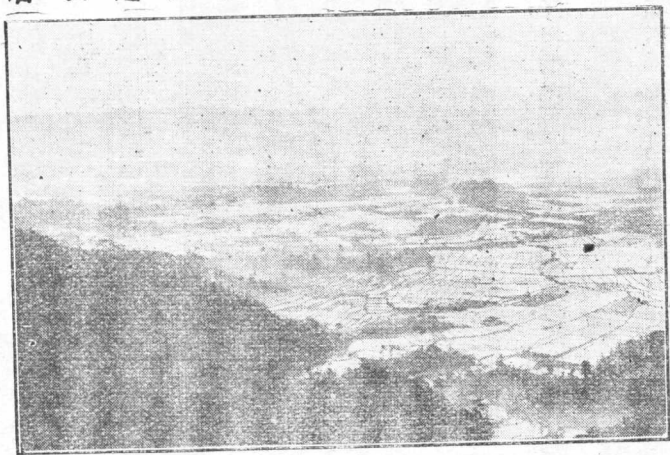
一路經過的，幾乎全是山地，上山下山，火車只蜿蜒的繞着山走，而不一直的上下，車行於兩山之間，經過鐵橋時，下望山峽間的田畝，一畝低似一畝的，隨着山勢往下面開拓，秧針嫩綠，與近處的草木和遠山的茶林互相輝映；濁黃的山水，從小溪中彎彎的流下，微聞潺潺之聲；更有那薄薄的烟霧，籠罩着那較遠的園林，朦朧中景色更顯得秀麗！遠處的高山，大半被雲霧吞沒，太陽偶從雲隙裏溜了一線出來，射在山上，特別明亮，好像一面明鏡。東邊一帶，被夕陽反照着，漸露出一片高山，好像一座不斷的屏風，可是望得更遠一點，重重的烏雲堆滿天邊，和山頭銜接着，又使人分不清那是山那是雲來。

我屢次拿出照相機來，想拍幾張奇景，可是屢次都沒拍成，因為我太慎重了，風馳電掣般的火車，一眨眼便「峯迴路轉」，好景難留！

車行無論過甚麼地方，路旁的行人，尤其是小孩子，總老遠的立着歡迎，更老遠的揮着手歡送，彷彿和我們都是一家人，難分難捨似的。那天真爛漫的赤裸的小孩子的小手，是那麼熱情的招着，真叫人把甚麼國界種界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燈光明亮，涼風微雨中，我們到了萬隆。

遊萬隆，在我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前年十一月間。那時初到南島不久，繼續的過着那流浪的生活。同伴衆多，很不寂寞，行動自由，甚麼都不用自己操心，走的時候祇管乘車乘船，住的時候祇管開房間，餓的時候祇管拿飯吃。這就是說，食住行都有人付錢，不必自己籌劃。現在想來，那是何等痛快的旅行。可是當時也有許多原因，不能暢快的玩。長日奔波，特別勞倦；語言完全不通，要玩也不知那些地方好玩；每天待在旅館裏，談談笑笑，日子容易混過去，沒有餘暇去玩；初初的到此，一切都只給我們以驚異，而不一定能够引起遊興；天天下着



由山頂下望水田

雨，也足以沮喪我們的清興；因此，第一次的到萬隆，竟甚麼印象也沒有得到，祇覺得氣候和瑪壠一般的涼罷了。

第二次遊萬隆，是去年五月底。那時正是萬隆「做鬧熱」的時候。動身之前，本來約好了多少位同伴，以為可以「愜意」的遊一回；不料臨到動身時，大家都忽然「變卦」；有的說要改期，有的說不去了，彷彿有意難住我，以為我不會說「番話」；沒有他們，獨自去不成——這自然是我氣憤中的猜想。但是我終於獨自去了。不會說「番話」，在這樣不過幾小時的短短的旅途上並沒有甚麼困難，終於平安的到達了目的地。可是那沿途的寂寞，無聊和窘迫，却也實在有點不好過。

我上火車後，坐在靠車窗的單人座上，乘客不很多，所以和我一組的那對面的單人座



爪哇的女戲子

空着，到干冬墟時，上來了一位西式學生裝的年輕女郎，問過我後知道那座兒是 △三（荷文之「空」）她便和我面對面的坐下。她有着燙過的黑髮，分披在頭上，臉色黃中略帶黑色，嘴唇微微的翹起，因為她的牙齒太長得向外一點。（我們家鄉叫它「扒牙」）她穿着淡黃色的外國綢的西裝，胸前結着一條紅色的飄帶，絲襪和高跟皮鞋，也都是黃的，和衣服一般，很是調和，無疑的，她是一位馬來人，而且是一位正在讀書的學生，因為她上車後不久，便拿出一本荷文書，靜靜的在閱讀。寂寞無聊的我，因為她一來，坐也不敢隨便坐，腳也不好隨便亂伸，也不便隨意自哼自唱，更加感到跼促了。她的態度很大方，神氣也很和善，在那處女的平靜的面龐上，似乎時時都蓄着微笑。假如要和她攀談一下，解解彼此的寂寞，我想她決不會拒絕的。可惜我不懂「番話」，也不懂荷蘭語，依然沉默着，她無疑的知道我是一個中國人，當我做手式請她吃橘子時，她說了一聲「Kamsie」（感謝）。

萬隆以前雖住過幾天，實在只住幾天。旅館！旅館以外，甚麼都不會遊覽過，街道自然是一點方向都找不到。在燈火輝煌，人聲嘈雜，車馬紛亂的晚車到後，當然更辨認不出路途的遠近，火車站隔 Hotel 東華那麼近，可笑我竟神神氣氣的乘了一輛 Taxi 前去，坐還不會

坐穩便到了！

到旅館後，滿擬可以馬上開一個房間，沖涼歇息；誰料，哈，竟沒有空房間！和我很有幾分交情的老板搖頭告訴我：「現在做鬧熱，客人多着呢，恐怕每家旅館都住滿了。」我雖然點着頭，却不大相信他的話，叫 *Djoeses*（男僕）提着小小的手提箱，同往附近一帶旅館去尋找。一連問了十幾家，都搖着頭說「*Tida ada*」（沒有）再向前去，大概也不會找得到。我這才喪氣的再回東華，請老板設法通融。他真是一個「够朋友」的人，畧微一想，便說：「我給（的）婦人家轉唐山了，請在我的房子裏將就一晚好了。」晚上去睡時，才知道除我以外，還有一位先生也在他那房裏將就。

我這回的來遊，是專爲看「鬧熱」的，所以匆忙的吃完晚飯，九點鐘了，仍趕往勸業會去。襯衫之外，加了一件毛繩衫，坐在馬車上，還覺得涼清清的，差不多等於國內的深秋天氣，萬隆的氣候，這才真切的認識。深夜由會場回旅館時，在人叢中雇一輛馬車，我本意是要照旅館老板告訴的價錢，給他四鈔，但當車夫說五鈔之時，我一時將 *Ampat*（四）和 *Anam*（六）記混雜了，明明要說 *Ampat*，却說了一句 *Anam*，車夫聽了，當然不再說甚麼，我還以爲

價錢還得內行呢！

所謂「鬧熱」果然名不虛傳，十分「熱鬧」會場外人來人去，會場內人山人海。如果用得着「拚命」兩個字，我要這樣去形容它們：人拚命的擠，電燈拚命的亮，音樂拚命的响，各種「轉輪」都拚命的轉，大力士站在高台上拚命的叫喊。玩猴子的將猴子坐在小摩托車裏，開着機器，拚命的轟隆，和那玩 *table of death* 的摩托車聲相應，震得耳鼓欲破。種種機器聲和無量數的人聲，更吵成一片：真個是紅塵十丈，「城開不夜」！

猴子駕着特製的小摩托車，在那圓圈形的木壁上飛駛，正和場內各種遊戲一般，利用着電力和機器，使人驚嘆西洋科學用途之廣與普遍，而對自己國內的抱殘守缺的現狀懷着慚愧。可是，用藝術的趣味的眼光去欣賞，那值得贊美的却另有在。那是馬來人玩的猴戲。猴子穿着古代馬來人的衣服，戴着古代的帽子，臂上掛兩張金色翅膀，活像圖畫上所畫的或燈影戲所映的「馬來鬼」。在馬來音樂演奏之中，它（猴子）邁步出台，舉起兩手，做出種種姿式，然後插在腰上，將腰身一扭，應着音樂的節拍，略向旁一傾，馬上頓住，兩腳也相應的交替着伸屈，賽過那馬來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劇。最妙的是那長着毛的面部，會有各種表

情當它搬它的小椅子時，發見好幾個小孩子站在它的後台，它便憤怒的橫目切齒的雙手舉起小椅子，裝出要擲他們的樣子，以威嚇他們，那種表情動作，真和人類沒有兩樣。它還會耍火棍，會搬一個小鼓出來，用它那黑而長的手拍着，和它的馬來樂隊合奏着曲調，「拍而皆中節」，彷彿我國京戲裏演的「打鼓罵曹」一般呢！真是妙極了！

鬧熱的本身，雖然不能說沒有甚麼東西，但最重要的材料，還是來看鬧熱的人；假如沒有這四面八方奔赴的男女，任憑你有多大的設備，也不會怎樣有興趣。所以看鬧熱的結果，不外是人看人，不外是彼此相看：看到大家都厭倦了，便各自走開，鬧熱也便完了。這是每次看熱鬧後的感想，特別是獨自一人，像那天晚上一般，離開了那無數的男女之後，感着說不出的空虛與寂寞。

這回可不然，目的既不在看鬧熱，同伴又有四五人，更有多少朋友都「不期而會」，預計當可以痛快的玩一玩。

不知是因爲元旦休息還是時間太晚——晚間九點，我們把行李安頓在旅館裏，老遠的跑到一家「客家」飯館裏去吃飯時，却被「毛（沒）咧」一句話退了出來，這一九三零

年元旦吃飯的開張未免太不妙了，我的正在餓着的肚子暗暗叫着「冤枉」「客家」菜，我原有點吃不慣，尤其是那曾經被誤認為好吃的紅辣椒的「糟」，幾乎每盆每碗的菜裏都拌着，我認為大損了菜的原味；可是吃得多了，也使「同味」起來，不覺得難入口，有時反而覺得有特別的風味，如「薑糟牛肉」一類的菜，我往往還獨自在「客家」飯館裏叫着吃。我所以不反對進「客家」飯館，便是這個原因。不料這一來倒糟了，第一次既碰了一個釘子，第二晚再去，依然是碰釘子，又「毛咧」！我不覺憤然道：「諸位記着，告誡子孫，莫入此門！」

那麼小的一個動物園，也要收五鈔錢一個人的門票，未免太會「敲竹槓」了。虎、豹、豺、狼、猴、子、鱷、魚、蟒、蛇之類，雖然都有，其餘的飛禽走獸，也各有多少，可是規模到底狹小，沒有多少東西可看。

虎、豹、豺、狼和鷹，都享受着狗肉，一腿一腿的連毛狗肉，拋在籠內，時時發出腥騷的氣味。老虎雖懶懶的躺在籠內，可是你走近前威嚇它時，它也不示弱，露着強銳的牙齒微微的哼着，那聲音雖不洪亮，却很沉宏有力，要是在荒野裏聽了，是足夠你發抖的。豺狼到底比不上

虎豹，器度狹小多了。虎豹當你撩撥它們時，不過大模大樣的哼哼，似乎表示這樣就足以把你嚇倒或足以表示它們的威嚴，你自奈何它們不得；小小的豺狼，一方面戰慄着深怕挨打，一方面却怒目切齒蹲伏作勢，淘淘的表示着欲吃人的神氣，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露它們的厲害。

幾條鱷魚，只是和肥豬一般的輪着，撩撥它們時，它們也不過張開那幾尺寬的大嘴，擺擺尾巴，發發威。本來那狹小的池子，也不是英雄用武之地。記得家鄉罵人懶時，往往比做「懶蛇」，蛇的確有些不振作，怎樣用竹竿去動它，它也只略略的將那被接觸的一段身體扭動一下，似乎很有涵養工夫，輕易不動肝火！

最有趣的是那長尾巴的猴子——或者是猿罷。它們的身體，足和八九歲的小孩相等，手腳長得和成人一般。同關在一個大鐵絲籠裏的一對黑色的，似乎是雌雄倆。它們攀着繩縱來竄去，活潑輕捷，頗有悠然自得的神氣；可是當圍了頂着一個虎頭的模型進到籠內時，它們却被嚇壞了，「吼吼吼吼，哇……哇……姆……」的張開嗓門大叫，一種驚惶戰慄的情緒，完全從這吼聲裏表現了出來。叫的時候，下顎下的頰子上鼓出一個大皮囊，彷彿

一個人生了瘤一般。同時，別的籠裏的同類的猿也同樣的驚叫着，似乎互相策應，互相警告着說，「老虎來了。」以外的各種大小猴子，也都危坐在「臥閣」門外，側耳細聽，發出各種聲音响應着。那孤身的老猴——猩猩罷？——却似乎曾飽經世故，心有把握，知道沒有危險，毫不驚惶，只靜靜的臥着；聽到猴子們狂吼時，馬上用一只手將兩只耳朵掩住，似乎衰老的心禁不起吵鬧，又似乎厭惡這種無謂的喧擾。當園丁叫着它的名字時，它雖然從那臥板上下來，伸出一只手到籠外和他握着，那只手仍然不肯離開它的耳朵。

天文台也是萬隆的名勝之一，隨便和萬隆的朋友打聽，誰都不免回問你一句「天文台去過麼？」因此，這一天午後，雖然不是禮拜六，非天文台開放任市民參觀的日子，我們請人打電話問過，知道可以通融辦理後——我們請求的理由是「來自遠埠，等不及禮拜六——便決計前往「倫邦」(Lembang)。

我們跑到火車站去雇車，江君用他那不大完備的座語和車夫們講了一會，不知是車夫的誤會還是我們的運氣，由萬隆到倫邦來同一趟，由下午四點多，等到晚上七點多，車費才不過三盾半一輛。到倫邦市上時，天色還很早，不是「看天文」的時候，我們不能不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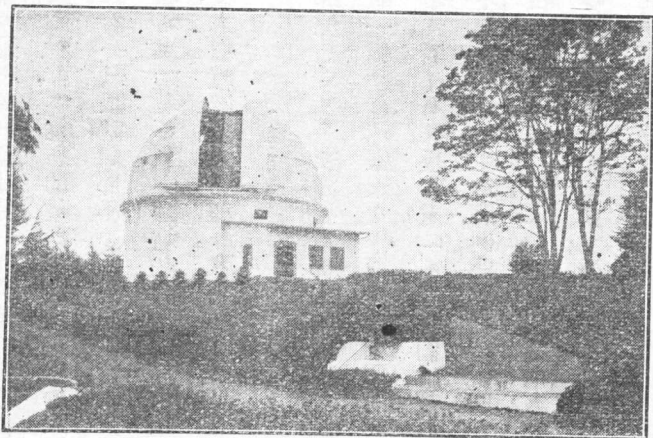
休息等候，車夫這才覺得「不上算」，但也不過咕嚕兩聲罷了。同行的S君說：「說定了，他們是沒有話說的；不然，便很囉嗦了。」真的，一直回到萬隆後，照價給錢，他們竟不「翻腔」，這種重視信義的精神，不由我不佩服！

倫敦是一片山地，在萬山叢中，氣候比萬隆更涼，晚風吹來，簡直使人發抖。山谷中有不少的位家，車路旁也有幾十家商店，「中國人」的哇弄，自然也是少不了的。當我們從車上下來時，趕馬的巫人便走近來招攬生意。原來這裏有馬供遊人們騎，一匹小小馬本來很矮，我騎了上去，似乎更矮了半截，承受不了似的開着慢步走，比在北平城外騎「毛驢兒」還不快，更不濟事。S君騎的是一匹高大像樣些的，但也不肯好好的走，只是擺架子似的踱着，我原不是一個會騎馬的人，不像L君一般從小就騎慣了那光背的西北的大馬；我騎馬的次數，少得可以清清楚楚的數出來，却有一次曾被摔下過；因此，這兩匹馬固然不肯「好價」走，我也不敢望它們馳騁，騎不過十分鐘，便下來了。

天快黑了，我們重新上車到天文台去。車向來路上退轉不遠，然後循着一條整潔的山路向上駛，路旁栽着一色的幾尺高的月季花，正盛開着，在夕陽晚風中，使人想到祖國江南

的落花時節。

天文台在山頂上，是一間圓頂的柱形的屋子，旁邊有幾所精緻幽美的洋房，大概是看守人員住的。平整的草地上，雜植着各種花木，正開着紅紅白白的花兒。馬來用人開了門之後，引我們進去，原來是一個舞台似的圓台，裝着兩個大大的望遠鏡，通到房頂外，這便是看天文的儀器了。可是兩個都鎖閉着。問馬來人時，都不可以看。他只將擺在旁邊的一個四方形的玻璃箱內的電燈開着，讓我們看天文的照片（畫片？）這種普通教科書上都有的天文圖，我們老遠的跑來看看，當然不滿意。於是叫他領我們去見那掌管這天文台的荷蘭



倫 邦 的 天 文 台

女人——*Ziona*。交涉的結果，可以看，但只能用那最小的一個，在另一間只容得兩三個人的露天的小房子裏，當他們幾位看完之後，大家笑着說，「鏡裏的星也不過比平常的大一點，好像一個月亮，有甚麼稀奇？」我蹬在鏡下，睜着一只眼睛，向那小小的鏡頭望時，却只得有點白光，分不出它是星還是天來，於是我嚷着說「看不到。」那站在旁邊的馬來人便走過來將鏡身轉了一會，似乎也看不到甚麼，大概沒有多大希望了，我再望了一眼，便嚷着走開道，「得了，看過了。」

大家都覺得這樣還是不能滿意，再去和那位 *Ziona* 交涉，要看那大的。她搖頭說，「不可以！小的和大的差不多，看了是一樣的，大的一個是專門家天文學博士研究的，輕易不能看，諸位既不是專門家天文學博士，反正不懂，看了有甚麼好處？」不錯，我們就是看了也不懂，因為我們不是專門家或天文學博士；不過我們聽說，平常照例開放之時，中國人和馬來人都只可以看那最小的；荷蘭人和其他白人却可以看那較大的；地位崇高的人如甚麼王之類却可以看那最大的；這大概不關於專家不專家，博士不博士；分別的標準「另有所在」了！

天文雖看得無結果，在山頂上看風景，倒很有趣。一重重的薄雲，似乎是夕陽的愛護者，漸漸的由西邊天際上騰，迎接着那慢慢走近的夕陽，從伸手攬着似的，終於抱入了懷中，彷彿提防那行了一天的疲倦了的夕陽支不住身子要跌下去，同時泛起了一片暈紅的顏色，彷彿害羞的女郎的臉。山谷中的倫邦市裏，已發出了閃閃的電燈光，天色已昏暗了，那些薄雲，不知藏到甚麼地方去了，星星已一個一個的跳了出來，眨着那明亮的眼睛，俯瞰着塵寰。回頭看山的這一面，呵！遠遠的萬隆市上的明燈，千盞萬盞，成列成行，閃閃的紅光，照徹了大半邊天，正在努力的活動着，使人想像到市上的喧騰，車馬的紛亂，好不熱鬧！這處在萬山叢中的萬隆，在沒有開關之前，恐怕誰也不會夢想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繁盛，會有今天這樣的完美，物質文明力量的偉大，真叫人驚服！

南洋的城市裏，尤其是荷屬，到處都有着公共的廣場，植着草木，備着椅子，讓市民隨意遊息，佈置雖簡單，但在嘈雜煩亂的市場中，插入些青草疏林，單是那成蔭的綠陰，便够叫人看了胸懷爽暢，萬隆似乎更多這種場所，車馬所過，眼睛總歸不會看不到自然的景色。萬隆的可愛，除了氣候，我便要推這些爲第一了。

本來打算拚一天的辛勞，到附近各處像 Timahi 等地方去遊一個十足，無奈天氣陰沉沉的，時斷時續的下着微雨，山路既不好走，又不宜拍照，只得消磨在旅館裏。這實在未免太糟場了好時光！

假期將滿，T君等已提早回去，S君也決定到茂物，剩下的只有我一個了，雖想再留戀一下，也未免太寂寞，於是決計和S君同行。雖是向回頭的路上走，却不是來時的原路，而是未曾走過的另一條，可以順便看看不同的風景，並爲看那僅僅會過一次別了一年多的「蘇家五妹」(Soekaboemi)——這是前年隨着同伴們到蘇甲巫眉時，我玩笑的照着它的巫文給它改譯的名稱。

前年遊「蘇家五妹」也是由萬隆去的，但不是乘的火車，而是乘的長途汽車。不知是當時疲於奔走，無意看景物，還是記憶已隨着時間過去，不留存於腦裏的原故，沿途的一切竟全然忘記了。有人說，一個人隨身須備着兩樣東西——筆和紙，以便隨時將思想、印象或感觸捉住，留在紙上。不然，轉瞬便不復是自己所有的了，這話真不錯！

這一路幾乎全是山地，上山時，火車總是開大速率的走；下山却相反，尤其是轉變時特

別放慢，大有「上山容易下山難」之概。這車是上午七點多開的，大概是慢車吧，遇站必停，一停就是幾分鐘，好在我們是遊歷，不然，便未免心焦了。

「蘇家五妹」到了，在車上望望，也不過是一堆房屋，一羣男女和一些樹木園亭，得不到甚麼深刻的印象。Hotel Juliana 屹立在鐵路邊，一個「叫我司」拿着它的接客單，當我下車步入月台的時候，亮給我，以為我要住旅館的，不知我前年已在他那兒住過，而且有着許多可愛的伴侶，現在只是孤單單的一人在此，爲生活所羈，已無多餘的時候「重遊舊地」了。

這一站是「剪玉」(Tjandjar) 這在這條路上，也要算一個大埠吧，車站不小，上下的旅客很多呢。關於它，我只知道是一個出產穀米的地方。

茂物在我是屢遊，S君却是初履之地，因此，匆匆的吃飯之後，雖然下着雨，也趕入植物園去，噴水池邊的小亭，是很好的避雨的地方。天氣昏暗而熱，雨來得很急，園裏的遊人很少看見，大概都已出去了。然而還有甚麼關係？對着葱蘢的樹木，青青的草地，充足而清涼的空氣，縷縷的噴泉，悠然的白鵝，和池旁的椅凳，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如雲的士女，漂亮的衣裳，豐

富的美感……，我們可以一樣高興的談着女人！

在B旅館裏早早的睡下，預備休養幾天來疲乏了的身體，不料蚊子雖因氣候涼而稀少，臭虫却比街上的車馬還多還忙，弄得我兩只手應接不暇！四張硬木椅子做了臨時的床，幾本小說堆起來當了枕頭，雨衣當了毯子，那三盾半錢的一晚，便這樣的睡完了！早晨六點多起來後，S君開了房門打着呵欠說：「該死的旅館，毯子那麼少，臭虫却這麼多，兩點鐘過後，我才咬着牙關朦朧睡去他媽的！」

旅行是爲休養休養身心的，可是我們旅行了四天回來之後，一個禮拜內，却還疲憊十分，正和那空錢包一般，去時大腹便便，神氣得很，回來却和餓死了的災民的回陷進去的肚子一樣的空而無力！

新客病

由祖國南渡不久的人，有一個厄運，往往不容易躲掉，那便是寒熱病，也便是所謂「新客病」。到了這個地方，便得害這個病，似乎病與地方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但照我個人過去

兩次和最近一次害這個病的經驗，覺得並不完全是地方的，一大半還是氣候的。這裏的氣候，在太陽的照臨之下，雖然終年只是不斷的炎熱，而在夜的翼覆之下，却常常有十分涼的時候，尤其是在「山頂」地方，稍不加意，就容易感冒風寒；初到熱地的人，往往愛盡情貪涼，彷彿喝冰水一般，越多越痛快，這也是容易受風寒的一個原因。這樣，積了多少次，便會爆發成病：最初怕冷，接着發熱，以後寒熱交作，頭暈頭痛，迷迷糊糊的直要睡——這便是「新客病」了。

在這裏一提到「新客」這兩個字，似乎總包含着多少輕蔑的意味，如「新客屎」這個名詞一般，足以使新來者聽了不快，我們似乎不應當沿用它；不過實際上在久住此地者之中，因習於此地的風土，慣於此地的生活的原故，害這種病的比較少數——身體過弱的當然不在此例，而新來者却幾乎十人之中九人難免，所以沿用着「新客」這個名稱，實在很恰切；同時，這名稱也和「思鄉病」一般，我個人覺得它也頗有詩意。

記得前年初夏由上海南來，遊完英屬各地和暹羅以後，同伴中已經有不少的害過了這個病。當初，大家都還有點焦急，後來知道沒有危險，而且也不十分痛苦，便也逆來順受，讓

它活動着。輪到我身上，已在我們到了三寶壟的時候。那天一清早由吧城乘火車動身，直到下午才到。下車後，我便覺得不舒服，一到旅館便躺下；周身冷清清的，口並不渴，但直要喝熱水；肚子滿滿的，絕不想吃飯，晚邊，醫生來了，是一個德國人，解開衣服，聽了一會胸腹內的搏動，彈了彈骨節，便拿出一根針來，叫我伸出一個手指，使勁的猛然的扎了一下，痛得我不由不吃驚的將手一縮，他却將一塊小小的玻璃將指上的血印上，說是預備拿回去驗。

三寶壟的幾天的勾留，我便完全消磨在這「新客病」裏，除了那家旅館外，至今我說不出三寶壟還有些甚麼。

離三寶壟後，跑了許多的埠頭，過了幾個月，到了檳港時，我又病了。

天快要黑了，我們爲了不要住在文島，都急于趕往檳港去。我所乘的一部車子，直等到黃昏過後才動身。黑夜行山路，肚子又餓着，晚風吹來，漸漸冷得發抖！

第二天，喝了無數杯的熱茶之後，終於睡倒了。

這回的醫生是一個荷蘭人，手指又給扎了一下。所給的藥，却和我自備的一樣的——金雞納丸，或照此地習慣叫「萬隆丸」。我本來昏昏沉沉的，但當醫生用客話問我「嗎給名？」

「(客語叫「甚麼」爲「ㄉㄚˋㄍㄨㄥˋ」)的時候，却感着了頗大的興趣，清醒了一下，「客話」在邦加有着很大的勢力，而且很普遍，我這才證實。

依照醫生的預約，清早冒着風，和幾個同病的孩子們，跑到醫所裏，勉強支持着坐在那硬木椅上，足足等了半點鐘，眼看那不知害着甚麼病的嬰兒，鬼哭神號的被割治後被人抱了出去，醫生才推門出來，瞧見了我們，忽詫異的問爲甚麼又來這裏！大概他已把昨天的話忘記了，終於又拿了幾瓶金雞納交給我們完事。

有了上面兩次害病的經驗，所以這回的病一來，我也不須請醫生，也不須犧牲一個血球，只買了幾錠錢的金雞納丸服下，睡兩天，蒙幾次汗，便自好了。

夜市 (Pasar Malam)

我的流浪了整年的身體，需要着靜息，精神也疲於熱鬧似的，聽了窗外街頭的車馬和爆竹聲，雖然那麼熱鬧，也絕不動心而下樓去看看。自然，腳痛得不能好好的穿起鞋子走路也是一個原因。最熱鬧的廢曆除夕的燈光輝煌之下，我勉強的陪着C女士，L君等坐在阿

里安的樓上看夜市，心裏依舊是茫然，雖然他們在驚奇的贊美着，在替幾位留在星洲的朋友可惜，「真失了好機會，國內那裏有這樣的熱鬧看，便是上海，便是北平，便是漢口，何曾有……我們得寫個信去氣氣他們……」我依舊茫然，不過覺得人多罷了。

這是去年現在的心情，今年似乎有點不同了，雖然深深的不以僑胞的保守廢曆年爲然，可是半個月前看見斑芝蘭一帶搭蓬廠，心裏便有一種期待似的，近幾天，熱鬧已開始，更希望斑芝蘭的車馬快點斷絕——夜之神快降臨：顯然的，我已有幾分南洋化了！社會這個大爐子真能陶鑄人的一切——習慣、嗜好、風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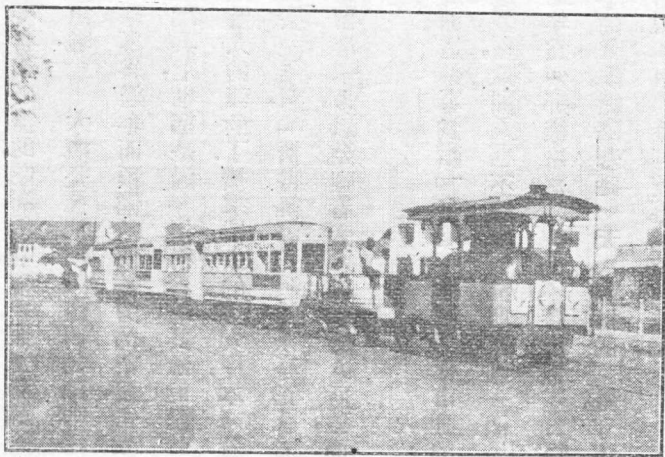
幾天之前，在一家冰店裏吃Ice Cream，閒談之間，才知道這廢曆年前的熱鬧，叫做 Pasar Malam (Pasar, Malam 夜) 其實，我們中國人用中國話叫它「夜市」，似乎更爲方便，尤其是寫起來，免得在寫直行的漢字時將稿紙橫來倒去的寫一番字」的麻煩。

夜市的會期，據說照例是年前的三天，譬如除日是三十，那夜市便從二十七晚起，到二十九晚止；但是事實上一切既老早預備好了，夜市便也早已開張，今年便是早一晚開的；而且，過了年到元宵節時，夜市又大熱鬧，要直到過了元宵節才慢慢的收束——這是我去年

在此地時所親見的，大概今年也不會兩樣罷。

昨天晚邊五點多鐘，我從草埔經過的時候，看見汽力車路軌邊擺着十幾個空木桶，幾個苦力正在將它們滾動着擺在路軌旁邊，警察們剛在斷絕車馬，每人傍着空桶立着，彷彿兵士的倚着沙包似的；斑芝蘭已入頭攢動，燈光初明，看去正和去年的情形相似，夜市正式開始了。

這種夜市，無疑的是專為過年而設的，所以那些臨時的蓬廠



吧城交通工具之一汽力車

車頭中所用的蒸汽，是由車廠裏裝進去的，用完後另換裝滿蒸汽的車頭，這種車子的票價，比電車更低廉，故一班平民都願乘搭。

中所售賣的貨物，多半都是過年用得着和必需的，像甜板啦，——照上海的習慣叫它「年糕」更爲恰切有意義——菜蔬啦，魚啦，——大概是此地所最作興的過年必吃的「海鮑」吧，我不認識——這些不消說，都是專爲過年而預備的；便是旁的東西，像女人們的外衫啦，紗籠啦，杯碟啦，家庭用具啦，兒童玩具啦，也都是過年用得着的。其餘的臨時飯館，木馬轉輪和別的商店，那便只是趁熱鬧賺遊人的錢的了。擠來擠去的男女中，本來就有很多的專爲看熱鬧而來的人，並不是爲買甚麼「年料」擠得飢渴了，飯館茶亭正合着需要。何況坐在街沿的蓬裏，不要和走着一般的留心舉步，以免碰着旁人或被旁人所碰，而不以悠然的飽看來往的遊人，評頭論貌！

廢曆年雖然是屬於中國人的，而這個專爲辦「年料」而設的夜市裏的遊人却各種人都有，甚至馬來男女比中國人還多些，歐洲人也不缺少。一位朋友述一個馬來人的話道：「唐人過年爲何這樣熱鬧？土人過年爲何那樣冷落？」似乎不勝感慨。不知歐人的感想怎樣。像這樣商業情況一年不如一年的華僑，經濟基礎一天天動搖的華僑，守舊不變不求進步的華僑，在他們歐人的眼中恐怕看不出甚麼可羨慕的東西來吧。

據說遊人之中，不少來自外埠的，如茂物、蘇家巫眉、剪玉、梭羅，甚至於萬隆等埠，都爲的是來看熱鬧，要到除日才回去，這真是些熱心家。除此以外，各處的娼妓，也和扒手一般，都趕了來，預備抓一筆錢轉去。這樣看來，這夜市倒着實嘉惠了不少的人們！

W君還告訴一件有趣的事，說今晚的夜市當更熱鬧，因爲人家的閨女們今晚都要到會，她們的目的自然也是看熱鬧或買東西，可是還有一重用意，便是今晚在市場走走，可以有好運氣，明年將有「紅鸞」照命，可以得到一位如意郎君！這真有趣極了！大概所謂「月下老人」們，愛神們，司婚之神們，也都有着和我們一樣的好熱鬧的心，起來看夜市，而將已屈「標梅」的姑娘小姐們的終身大事順便一一了結吧？不然，遊一遊夜市，何以便見得可以無端的得到丈夫，不遊便連嫁人的運氣都沒有呢？

這是三天的夜市中的最後一夜了。我們早早的準備完了工作，八點多鐘便趕去，擠擠擁擁，在人潮中走了一會。但是得到了甚麼呢？甚麼也沒有，除了無數的人的確，所謂熱鬧，真叫人懷疑，除了人看人，人擠人外，還有甚麼！

路旁的臨時的蓬廠，搭造時當然花了不少的錢，市政稅也少不了，佈置和搬運貨物，裝

置電燈，也得花些錢，原想買賣多一點，可以賺回這些費用；可是依我們在這些蓬廠之間來往巡行的觀察所得，只有和我們一般不動一件貨物，不花一個錢的遊人，很少看見幾個真的買「年料」者，人叢之中，也不見幾個手提着海鮰或「年板」（即年糕）的人，年市的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

夜市的盡頭，是芝蘭與大港交界的橋邊，今晚大港一帶，也斷絕了車馬，而擺着多少攤担，售賣水菓蔬菜一類的東西，那時常在各處遊行的打着鐘的 Ice Cream 車，也停在那港邊，那荷蘭人坐在車裏，拉長着喉嚨在叫着招來顧客。

往八帝和太史廟夾着港的兩邊街道，也滿滿的是攤担，一律是賣海鮰的。這裏的買賣似乎較好，還有些遊客們照顧，雖然並不見怎麼擁擠。記得從前在北平過年時，必得吃一些餃子，因為北方朋友說「不吃餃子，等於不過年」；這海鮰便是此地過年的餃子，如果年宴上少了它，那簡直是一個大大的缺點，朋友們會這樣告訴我。

S先生催着我們說，「趕快過那邊去，這邊的空氣不好。」在這雜亂的人羣中，人氣薰人，幾乎連呼吸都不靈，還說甚麼空氣好不好，我們不覺都笑了。女人們走過，或許可以發散

一點香粉或香水味給遊人，但這可算得好空氣麼？

十幾個賣汽球的馬來人，各人持着一簇汽球，在草埔附近來往，燈光之下，紅紅綠綠的在空中飄揚着，遠望去倒比無數的人頭有趣。

〔L先生說，這裏有一點像北平的「香廠」（琉璃廠）年市的確有幾分像，但那是在寒風之中，而且所賣的多半是兒童玩具，似乎更受兒童的歡迎。

汽力車深夜仍在隆隆的响着，大概遊人們還在忙着來去，以盡此一年一度的夜市的最後一晚的遊興。

爆竹聲中

在我們贊成徹底打破廢曆的人的心目中，過廢曆年原於我們不發生關係，儘管依舊做日常的工作，依舊拿起筆來寫文章；可是爆竹聲，却也够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和攪亂我們的思想，使我們不能好好的工作；於是預備叫一輛出租車，隨意在外面走走。

出了巷口，沿着港邊向孟家（Mangga-Besar）走着，因為各處的爆竹放得太多吧，

餘烟瀾漫空中，在不明亮的街燈下，彷彿佈着一層薄霧，一切建築和來往的人物車馬，遠一點看去，輪廓都近於模糊，有如烟雨中看山。

港沿上冲涼洗衫的馬來男子和女人們都已不見，大概都已回家去吃飯休息，聽我們異族的爆竹聲，或看我們異族過年的熱鬧去了；港水靜靜的流着，前面橋洞的水面上，忽然飄着一只小船似的東西，向我們的近邊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只蕉葉做的一尺五六寸的長方形的盤兒，盤裏擺着一些圓東西，似乎是水果，似乎是饅頭，又似乎是馬鈴薯，盤的兩頭各點着一支短短的紅色蠟燭，將近點完了一半，正在閃閃的發着光呢！呵！這小小的蠟盤呵，從何處，被何人放下來的呢？他或她的禱祝是怎樣的呢？獻給沿途的水陸神立麼？獻給不幸枉死的幽靈麼？遙致於無依的飄泊者麼？賑濟道旁失望的餓着的人兒麼？不覺使人悠然發生宗教的超脫之感。他或她的希望怎樣呢？願普天下男女無飢無寒麼？願世界從此太平麼？願愛神賜給一個愛人麼？願有多量的金錢麼？……麼？雖然不過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蠟盤呵，然而也足見他或她的一片誠心，也足以寄託他或她的一重希望了。可是這飄泊的小盤的命運呵，却未免太可憐了。港裏的浪花，很容易將它吞沒；小小的燭光，不久便要將自己燒

盡；再往前流，過了橋，便是一個向下衝激的急流，能不被衝激得粉碎麼？能避免這必然的可悲的結果麼？這又很像人生的象徵了！

出稅車稅到了。新巴殺，老巴殺，干冬墟，隨車夫的意思走着。好多的花爆！一路上幾乎完全不斷的在爆火與烟中經過，耳朵與眼睛一樣的不寂寞。每一個正在放着花爆的屋前草場上，必定圍着一羣看的，都是馬來人，男的，女的，小的。

祝賀新年的土人樂隊，多得足使你吃驚！在一條小小的馬路上，這邊有四五個人一隊，那邊也有五六個人一隊，這邊正在奏着管樂，那邊也正在拉着絃樂；有的在敲着中國式的鑼鼓，也有的在表演化裝跳舞，沿途看熱鬧的人更如螞蟻一般的多，好像這是全埠的市民共有的新年，全體歡欣鼓舞着。

我們一直兜了一點多鐘，爆竹不會斷過，樂聲不會停過，天空中的花炮的光彩也不會幽暗過；真是一個「太平的」熱鬧的新年！同行的王先生說，「須記取，這是足供回憶的啊！」

札鵝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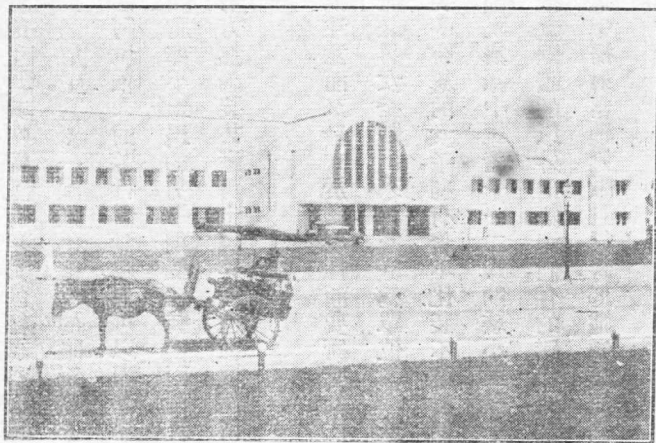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的札鵝眉 (Tjapome) 又匆匆過去了。在我是第二度，並非初會，然而今年對它似乎多感着些興趣，不似去年的淡漠；去年不但想去湊熱鬧，反而以車馬太喧鬧為不愉快，為擾亂，而懷着幾分厭惡之心；今年却恰恰相反，而有許多贊美的地方，複雜的感想，且存着超事實的延長它的希望，頗致悵惘於散會之後：我真的將近南洋化了！

最可惜的是今年的雨季特別認真，近來的雨量特別多，又來得急促，往往太陽不及躲藏，星月不及閃避，便傾盆而下；下過後，晴明了，經驗告示你，不會再下了，却無端又意外的下一陣；這樣，不知打散了多少遊人，打淡了多少熱情，減少了商場的多少買賣。

可是，熱鬧終是熱鬧：當我曉邊山廬裏被四周爆竹和音樂聲引誘出來，循着汽車路走向草埔時，遊人已漸漸的多起來，化裝歌舞隊也漸漸的在活動了，我祇感到一派鼓舞和太平的景象。我默默的觀察，試將適當的成語去籠統描寫，重疊的用着「家家絲竹，戶戶絃歌」——「家家爆竹，戶戶明燈」——「家家快樂，戶戶懽娛」——「家家……」——但依舊不能描寫得恰

如其份，末了仍重複的加上這麼一句，
 一好一派太平景象！的確，經過了十幾年
 的擾亂、恐怖、戰爭、殺伐、飢饉、土匪的困苦
 的人，對於無顧慮無恐怖的太平景象，是
 多麼動心，多麼感慨啊！

所謂札鵝眉，和年關的夜市幾乎沒
 有分別，不同的就是札鵝眉有無數的歌
 舞音樂隊，而夜市沒有。這些歌舞隊，有完
 全由男子組織的，但男女合組的最多。他
 們多半都帶着假面具，同時更化裝各色
 人物，男扮女，女裝男，東方人化西方人，中
 國人裝阿拉伯人，也有裝水手的，也有裝
 陸軍的，形形色色，真是無奇不有。大概是



吧城中中央車站馬車是荷印
 最普通交通的工具 每車可乘三四人

化裝時更容易的原故吧，頭上戴一頂紅色的土耳其帽，帽上有星月的標識，後面垂着一叢黑絲絛，臉上裝一個高鼻子，一副黑而粗長的眉毛，套着一副紅色框兒的眼鏡，嘴上加兩撇黑鬚鬚，手上再拿一根籐條手杖，活像一個阿拉伯人的遊行者，到處都可以看到。化裝後的男女，頗有使人分不出真面目的妙處。然而胸部平坦的男子，總無法裝出兩個乳峯來，而本來有乳峯的女子，在這不作興束乳的地方，無論裝甚麼勇士或莽漢，總也依然留着她們的真相。

這許多男女合組的歌舞隊，是最惹人注意而又最富於神秘性而費研究的。依我推想，在這作興札鵝眉的地方，有許多家庭，大概是男女全體出來，以家庭為單位——或更加上親戚朋友——合成一組的，那些有着化裝的跳舞的女子，也有着不化裝不跳舞的夾在隊伍中走着的女子，大概都是屬於這一類。而跳舞隊中雜着十一二歲的矮小的孩子在發狂一般舞着的，我以為至少也是屬於一個家庭團體的。以外的舞娘們，有的雖化裝，但不將本來面目掩去，而一閃一閃的眼光，直向人叢中掃射，當她們歌且舞時，那她們與他們的關係便可想而知，大概是暫時的雇傭的性質。

在人叢中擠着，在泥濘中拖沓着，更要如狂的歌舞着，一定很費精力，於是富於刺激性的酒——尤其是 Brandy，便成了他們和她們的惟一的興奮劑。幾幾乎每隊之中，都有人手持「白蘭地」且飲且舞，甚至於小孩子也可以喝幾口。

土人樂隊之多，也有點出乎意外。每一隊遊行者，必有一隊樂隊。每一隊樂隊，也至少有五六件樂器，除鼓鈸以外，多半都是管樂，也有用 Violin 與其他絃樂的。大概都很純熟，不是臨時湊合的。據久於此地的 C 先生說，他們所奏的曲調，每年也多少不同，因為一年有一年的「時新」。他們並不都住在本埠，有很多是由附近各外埠起來的。

遊行隊中，也有不少是懷着別的目的的，那便是商店廣告。有烟草公司的，有人參行的，有麵包廠的，有巴利市場的，有藥房的，這倒是一個好的宣傳方法。

當我們走過一座橋時，C 先生告訴我，今晚過橋大有關係。這裏的姑娘們，今晚（十五）一定要出來走走，而且要走過「七度橋」。過了七度橋，今年便可以得到一個如意郎君。聽說，大家聞秀要夜半一時以後，遊人較少之時才出來，明天還要照常工作的我，可惜不能回廊太晚，不然，跟着她們或立在橋頭看看她們如何度橋，顯露出一種怎樣的神情，豈不

十分有趣！

昨晚在人叢中，不十分清楚的聽到一陣中國音樂聲，合奏着的兩枝笛子，（照客家朋友的習慣可叫它們橫「X尤」簫，）音韻尤其幽揚得動人。中樂與西樂比起來，自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聽慣了西樂的激越，忽然聽聽中樂，無論是中國內地的那一個地方的，總覺得有另外一種趣味，而且更爲動人。那便是一派和平中正之音，也許可以說是萎靡衰頹之音。然而動人總是動人的，至少能够引起無數僑胞的注意。正和今晚所聽到的另一國樂隊的鑼鼓喇叭一般。

這種人爲的熱鬧，愛好的固然不少，覺得反正不過是人來人去，至多看一遍便够了，不發生多大興趣的也很多。其實這只是個人主觀的不同，頭一種人是用的情感的眼光，後一種人是用的理智的眼光，眼光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了。不過，我覺得這樣一年一度的熱鬧，（自然不應該再定在廢曆元宵，最好改到國曆新年，）作爲東方的「狂歡節」，使青年男女們大家得痛快的快樂一回，似乎也沒有甚麼不好，至少可以增加社會的生氣。

火災

電燈亮後，我玩了一會音樂，走到後院預備沖涼，忽然聽到一個警告的聲音說，「火！火！火！」回頭一看，可不是，西北角上一派紅光，正往上沖，距離我們不很遠——簡直很近呢！趕緊跑去。

頭門鐵柵欄外過路上，行人已紛紛的向同一方向奔去，男的女的，都匆匆忙忙的。他們是奔往火區救自己的家呢，還是單看看情形呢，雖不得而知，一般人重視火災的心理，却可以見到。

的確，火災是可怕，不由你不重視你看：那着火的小房子不是在北頭麼？沒有甚麼風，而迤南的房子也很快的延燒着了，赤中帶烏——那是煙——的火舌頭，正在猛烈的伸捲着！可憐的女人，似乎雨沖過涼，沒來得及穿上衫，赤着膀子，挾着幾件破舊的家具，惶惶然的奔了出來，口裏呵呵的，辨不出是哭是喊，搶救的人們，都在忙亂的招呼着，「這裏這裏！看好！——吩咐自己的人看守搬出來的東西後，又慌忙趕回火窟去。

這是一個偏僻的所在，是窮苦人比富裕人多的地方。土式的房子，矮得可以伸手摸着椰子皮蓋的屋頂，壁又是木製的，一連幾天不會下過雨，甚麼都乾燥得很，延燒得更快更易。屋前簷下，有着一條小小的水溝，是小孩們大便的壩方，也便是多數居民沖涼的所在，可是寬不過一尺，深不過幾寸，可憐的人們，這時正在借重它，一桶一瓢的舀了往房上潑灑。匆促之間，我恐怕連泥沙都舀了不少。可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頃刻間，房子便被火吞下去了。

屋角外的幾株椰子樹，高高的俯視着這一帶矮屋，似乎是它們——矮屋的保護者，枝葉青青的，正在青春力富之時，火舌頭一捲，也無法抵抗，只得陪着房子燃燒！

救火車來了，可是一排房子已燒成了平地。我只希望它快快的救救那幾株活的椰子樹和它左邊的房子，水管裝好了，聞人轟開了。可是，可是，唉！水量不足，遠望去，噴在火簇中的水才像一道長的小便！

黃銅帽、黃衣、黑皮鞋的救火隊，開始向更遠的地方接水，抗着番布水管，在人叢中吆喝的奔跑着。啊！你救火隊員啊，勇敢點罷，威嚴點罷！這裏是貧民窟，房子燒了，生活便完結了。這不是救火，簡直是救命！請快快接水，請用你背着的馬槍似的唧水筒當武器，將擋住你的去

路的閒人狠狠的打開，打得他們做鬼叫！文明時代的威權，不在皇帝的御林軍，不在軍閥的衛士，不在任何個人，只在為羣衆造福救死的公務人員的手裏！你救火隊員啊，勇敢點罷！威嚴點罷！

四點鐘之後，我山外面回來，在港邊——這裏是距火場不近的——打水的救火車已停止了工作。入巷以後，一路都是濕淋淋的，火已經撲滅了。沒有電燈的災區，只顯得一片黑暗，微聞未燒盡的木頭的輕裂聲，彷彿死的嘆息！

據說，今晚的熱鬧是通宵的，因為今晚是此地的最後一晚，明晚起，便要搬地方了。往年到深夜一點，這正是熱鬧的當頭，所以很多人都要到那個時候才出來，至少要玩到四五點才回去。我不覺遲疑了：過了十二點便回去睡覺呢，還是玩他一個痛快到底呢？

這時濕雲將散，微月初吐，看天色，雨是不會再下了。然而遊人們似乎多已興闌，漸漸的散去，馬路上漸漸不覺得擁擠；清歌曼舞的人們，都各自無力似的擁着自己的人（他或她，）垂頭合眼，如醉人一般的蹣跚着歸去。我們再想在冰食店裏坐坐，但是抬頭一看壁上的時鐘，已過了一點半，時候很遲了，只得匆匆的回寓。

札鵝眉——據說便是福建話的「十五晚」，這個風氣原不是土產的——已經過去兩天了，班芝蘭已恢復了平日的狀況，但旁的地方，却還在度着「元宵」。一個雨後的晚上，來了兩個朋友，我忽然又動了遊興，和他們一起趕到頗遠的八馬欄去，以為也有吧城這麼熱鬧。不料那是個小市集，燈光又朦朧又稀少，雨後的道路，充滿了泥漿，還夾着一蕩一蕩的水。遊人雖也不少，但比較却減色多了，大概有十幾分之一罷。在人叢中擠了一會，又在街旁看了一會，便有些興致索然的想離開。

正在走向出口——那是警察臨時用竹竿擋住車馬的關隘，並不是馬路口——人叢中忽然發出一聲「撲！」一個化裝的青年在駱竄，一個馬來人在追着毆打。一拳之後又是一拳，又撲的一聲，那青年頭也不同，也不能快跑，只是抵頭向前竄着，每一拳雖都只打在他的頭頸邊，但每次他的全身都站不穩似的往旁邊傾閃，那馬來人忽又回走幾步過來，同樣的將一個牽着小孩的女人惡狠狠的「撲撲撲」幾拳，又追上那男子，加了兩拳，重復回頭來打那始終不會出聲的女人，威嚴的命令道：「Peulang」（回家去）啊！好尊嚴的夫權！我覺得須鄭重的在這裏記下：今晚的狂歡，至少有三個人不樂——被打的青年，打人

的丈夫和被認為該打的妻子！

石子和路

在這個不斷的被歐美遊客、東西貴族光顧而稱賞不絕的荷屬南島的市政，當然是能使人滿意的了；至少幾條馬路應該士敏土舖得整齊平滑，使資本家、富豪貴族、小姐夫人、爵士博士們的汽車得以馳騁自如，沒有些微顛簸不平的不快之感。不錯，這裏每個埠頭，每條大道，都是光平的，都能够滿人意，他們的市政之建設，果然值得稱賞。

可是，你如果踏進 Galle（小巷）裏看看，便不能這樣的五體投地的佩服了！

現代的道路，用柏油士敏土建築，是最好最普通的，像上海英租界用木頭鑲成的大馬路那只是少數的例外。世界各都市裏大概都有着這種道路，交通發達的地方，連四鄉的車路也都是這種，像南洋英荷兩屬的汽車路，便是一個例證。雖然有的地方或者為經費所限，不能不改用沙石路，然而細沙碎石，舖得平平整整，縱不如士敏土的光滑，也一樣的沒有坎珂崎嶇之苦，所以還是一樣的便利。

Cebu 裏的路便有些不盡相同了。如果是在新區一帶，居民多是慣享物質文明之福的驕子們，那他們的道路一定是用柏油土敏土舖好的，至不堪也必是平沙路；但在舊區或居民多爲東方民族或窮苦階級的地方，那情形便兩樣了。大大小小的石頭，隨便傾一些在路上，讓車馬行人將牠們軋來滾去，更讓牠們將車馬行人頭上簸下；四個輪盤的馬車汽車還勉強受得了，兩個輪盤的腳車，簡直在上面撞來碰去，東一倒，西一歪的，稍微不當心，便要翻覆；石子既日夜受車輪軋着，地面的土被磨得細碎，成了「輕粉」，每當汽車走過，這些輕粉便不能自己的跟着飛揚，這時你若是站在門口，要少吸兩口黃沙，那便只好趕緊退避！

我住的那個 Cebu 裏，沙土的路原來還平坦，不知甚麼時候被市政廳的官兒們的貴眼看到，從去年年底起，由幾個馬來苦力推來了多少車石子，傾在路邊，漸漸的散向路心，騎着腳車出入的我，祇得揀着沒有被侵佔的路旁走。誰知過了幾個禮拜，苦力們又來了，索性將堆着的石子，滿散在路上。於是我除了慢慢的踏着腳車，皺着眉頭和石子們掙扎外，無路可走了！

這樣的散石子，是甚麼用意，我實在想不透。修路麼？平坦的路反被修得崎嶇難行了；崎

艱難行，難道便是修路的目的麼？

本來此地人歡喜石頭，大大的住宅，闊綽的旅館，牠們的前院裏，多半都滿鋪着石子，我們不會赤腳慣的人，赤着腳固然一步難移，便是穿着鞋子，也有些跼促之感；喝醉了酒，或者女郎們穿着時髦的高跟鞋行走時，尤其要當心跌交。假如有這麼一所房子，我第一要劃除的，一定是這些石子；假如我有權力管理一個 *City*，我第一要肅清的，一定也是這些石子。

時間到了，我得去上辦事房去，想起了腳車，想起了這一段石子路，眉頭不覺又皺了起來！

神的敬禮

——吧里的廟會——

在南入蓬黎 (*Bangi*) 村的五分鐘之前，在路的右面，可以看見一株孤立的大的瓦稜經 (*Varigin*) 樹——一種榕樹似的樹，這在吧里 (*Bali*) 是很多的。這種樹真是自然學家的活的博物院，是藝術家的美麗的對象，愛好自然者，坐在它的對面的小山下，來欣賞它，那

是一種愉快的事。

這是很平常的：一個吧里人，孤獨的走來，停了腳步，坐在那可以看到這株美麗的樹的地方，沉默的凝視之後，小心的站起來，然後深思的在它的枝葉之下徐步着，在那在樹枝與樹根之間虔敬的建立起來的小壇上，供着細里（Si）葉（即籬葉），米或鮮花。這便是他對於這神聖的樹的敬禮。他是敬畏它的年齡，這樣的古老的龐然大物，足以深刻的使他感到人生的短促與渺小。

在吧里地方，一切都是由神統治着。神是一切人事與快樂的源泉。神是各種幸運的掌握者，是一切權力的源頭。在神的勢力之下，處處地方都獻給了神，種種工作，都是爲着神。

每座大山與小山、大洋的灘岸、樹林、每株樹與每個村落、每所房子與宮室、每所田園與墓地，都有着神廟，對任何人都公開着。神廟的屋頂，便是蒼碧光茫的天空，天空底下，樹兒們長年的開着花兒，微風輕柔的嘆息着。

在這裏，沒有一個人不會把他的最好的一片地方獻出來建造一個神廟；他們還要栽種着極美麗的樹木花草，在花樹之間，更建造起石頭或木頭的壇來，供奉着他所信仰的神，

可是，他如果覺得已失了神的寵眷，或者是神不答他的祈求，或者是不接受他的祭獻，那麼，他便把壇拆毀，另建一所，改奉過一個神。

一個村長（Sodak）的第一個職務，便是爲神建立一座廟宇，以保護村民。他們相信，如果沒有神的指引，一個人由生到死的一切人事都不會有，雖然種種人事都是那麼無價值與無意義的。

吧里的人對於旁的宗教却是取的寬容的態度。假如回教徒想住在吧里，決沒有問題，儘管保守着他們自己的習俗，決不會受旁人的阻擾。便是耶穌教徒也一樣的受歡迎，受優禮的待遇與頌禱。信教自由在吧里是真正的通行着。就因爲這個原故，想使吧里人改信旁的宗教是不可能的。可是偶然之間，他們也會在自己的神壇旁邊另爲崇奉（回教的）的天神（Dawa Allah）而建一個壇，試試他——神——會不會賜給福佑。有時候，一個吧里教的青年竟會因着娶妻（回教的）摩罕默德的女兒而違反自己的教條。

吧里的耶穌教會曾釀成過一次悲劇，那是一宗滑稽的把戲，值得一述。一八六六年時，Eurent的耶穌教會派遣了一個傳教士到吧里。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考察此地的人情風

俗，學習此地的語言文字，十六年之間，著了許多的有趣味的書。

僅僅有一個青年的吧里人受了他的洗禮，他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你可懂嗎（Godanus）。這位傳教士歡喜這個「神島」，打算在這裏久住，每年他都有樂觀的報告寄回去，報告他的工作與進步。可是 Diebitz 的總會恐怕他的工作延長下去太艱苦了，加派了兩個教士來做他的助手，以便更迅速的改變此地的信仰，早告成功。這兩個助手之中，有一個是正直的青年，他甚麼也不會想到，一心只想完成他的征服異教徒的工作。當他發現了勸此地人改信耶穌教的事的困難之後，他使用全副精神去教那唯一的改了教的土青年。你可懂嗎，他的熱誠超越了他的智慧，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沒日沒夜的向不幸的你可懂嗎說教，想增加他的知識，激發他的誠心。

他老是這樣的向你可懂嗎說——「你們的鄉人都在艱難與痛苦之下，他們的廟宇和他們的神舞，都是不濟事的。就是你自己的命運也在危險之中，你必須脫離那廟宇中的禮式、紀念和一切關係，更須戰勝你的鄉人，使他們改信你的宗教，才能得救。」

你可懂嗎陷入失望中了。在教堂裏時，他抵抗不了他的教師的勸誘的力量；出了教堂，

又覺得自己對鄉人的疏遠很不應該。很久以來，他已不敢隨着禮拜的婦人姑娘們的隊伍，走入廟宇中去，也不敢去嗅那廟裏的香氣了。雖然那老彭莽枯（Pannakoe）——鄉村僧人——並不會說甚麼來着。他一回到教堂裏，却又聽到一派苦海無邊的言語的恐嚇。到底他忍受不住了；失望之餘，唯一的辦法，便是潛逃。他丟了生他長他的鄉井，無家的在全島上飄泊着。這在吧里人看來，是比死還要惡劣的命運。

他潛逃的事，不久便被傳遍了，他知道教士們十有九會要設法把他弄回去的，終久逃不掉。他想要得自由，只有一個唯一的辦法，那便是去將那傳教士殺掉。他於是雇了兩個刺客（不是吧里人）叫他們去送那教士歸天。

可是這還不過是他的困苦的开端呢。他的目的雖然達到了，可是吧里人對於他這種犯罪的行為決不肯同情。他們恐怕受連累，毫不遲疑的將他捉了交給政府。他被關在一個竹籠裏面，抬往各處遊行示衆，走遍了全島之半。他被強迫着當衆宣稱說，他違反了天神的信條，做了耶穌教徒。結果，他死在僧子手的手下。這在吧里人看來，受着這樣十二分可怕的刑罰的罪犯，便是火葬了。那由他的死骸上脫出來的靈魂也決不能得到自由。所以，他所尋

求的自由，始終不會得到。那沒有被殺的旁的傳教士，也被政府強迫着召回去了。

吧里人對於找求舉行廟會的理由是很聰明的。無量數的神的誕辰，種稻期中的各種節序，*Dasa*（僧人）的特別日子和官廳的公共休假日，都可以做他們舉行廟會的機會，廟宇在這時便都十分富麗的裝璜起來。

其實在吧里地方，沒有一天不可以聽到 *Gamelan*（銅鼓）的聲音；或者在近邊的地方，或者由遠遠的微風中送來。此地人的一身，好像就是一個長得沒有間斷的廟會，好像一個歡樂的瘋狂，一個繼續的謝恩節。人們如果知道了廟宇的莊嚴，了解了此地人的慷慨與熱烈的精神，那麼，對於這種豪華的神會一定沒有甚麼話說。

當你聽到了那隱約的 *Gamelan* 的聲音，向外面望時，在那陰暗的路上，說不定便可以看見穿着絲綢外衫，佩着金首飾的女人們，成羣結隊的，蜿蜒着走向廟宇去。她們的頭上各自頂着一個托盤，鮮花與果品，精巧的裝在裏面，遠望去，這一羣人就好像活的波羅捕采（*Borobudur*）（爪哇的最大的有名的佛蹟）的壁刻一般，十分美麗。她們的這些祭品，堆起來時，往往高到兩個米突，重到要三個人才可以抬得起。可是頂在她們的古銅色的頭上時，

她們似乎沒事一般的，慈祥而莊嚴的走動着，所有的祭品都堆在一個竹架子上，最多的是各色各樣的華美的米糕，上面插着各種香花，飾在上面的乾了的棕葉，時時發出一點輕微的摩擦聲。

吧里的廟宇，普通都只有三進，院子空着，第一進是開着的廟門（Tandibettu）；第二進盡是集會的長櫬子（Baleh Baleh）；第三進才是祈禱的地方，神壇便建在這裏。女人們一進頭門，便將祭品拿下來，放在竹架子上，以便與別人的祭品集合——幾百件是常有的事！——那些人都是被這 Gamelan 所召集，絡繹不絕而來的，祭品取齊之後，她們於是走進壇內，那時壇裏的柱子上都已裝點着鮮花鮮葉，氣象莊嚴，馨香馥郁。白衣的廟祝從她們的手上接下祭品，安放在壇的四周。Gamelan 的樂音停了；她們都跪下去，祈禱起來。這時天色向晚了，她們的棕色的背，映在微茫的夜色中，真是一副無雙的美景！她們一面祈禱，一面輕柔的唱着歌，白衣僧人（Pannangkoe）捧着一個有柄的瓶兒，走到她們面前，佈施聖水。她們接到了，便用茶洗她們的額頭，嘴唇和手。於是她們的頭俯了下去，將手伸出來，各人取了一朵聖花，跪在旁邊的她們的孩子們注意的，看着並做做着。在她們之後，便是男子們，他們都光着

頭，行着同樣的禮式。再後便是貴族的女人們，她們的頭上都插着花兒，兩只手都拿着祭品，



婦女們祈禱禮拜後走出廟門

平肩的舉着。最後是村長和他的下屬；他由僧人們的手上接受聖水，廟會的第一段，便這樣的結束。

僧人走回廟裏，安排好那許多祭品，在壇前祈禱着，請神們降臨，來享受人民的敬意。獻過之後，婦人們仍將祭品帶回家去吃，等到全村的福祭都已吃過之後，於是 *Campell* 又響了，大家又都應聲而齊集於廟裏。這時廟裏的第一第二兩進都點着通明的燈與火把。

下一次的廟會，大概一有了機會，便又舉行。譬如說，此地發生了嚴重的傳染病，死了很多人，村民們於是便馬上決定哀求神的幫助。他們在神廟庭中擺一個可怕的死神的塑像，驅體粗大，穿着白的衣服，龐大的頭上披着厚厚的長髮，深而且黑的眼窟，閃閃的發着光，獠牙伸出口外，長長的舌頭一直垂到地上，好像正在舐着血。他們慢慢的將這死神移動，使它看看四圍的病者，以緩和它的無饜的噬慾。赤裸裸的小孩子們，披着頭髮，喝了烈酒，發狂一般的圍着它跳舞。每個孩子的右手上都拿着一把蛇形的短劍，其中的一個忽將劍刺着自己的胸膛，火光之下，血流如注。於是旁的小孩們給他包裹創口，扶他走開去。

於是第二個小孩又走近死神，將自己當成犧牲，獻給他，行着同樣的儀式；這時全廟堂

中充滿着熱烈高興的痴望，末了，人們的血已放够，黑暗的死神不再移動了，它的兩手軟弱的垂着，愿心還過了，村人的盲目的狂熱，算得到了安慰了，於是便慢慢的緩和起來。Gathered 的聲音輕柔的響着，一直敲成了悲哭憂傷的聲調。昏暗的光中，走來了一個老婦人，穿着簡單的服裝，徐徐的舞着，莊嚴的踏着步。樂聲停了，清靜之中，老婦人歌唱起來；她的聲音柔和，她的音調滿含着憂愁與悲慘。僧人跪在壇前祈禱……村人們這才靜悄悄的從黑暗的夜色中向各條路上分散。（譯自爪哇吧達經亞出版之太平洋雜誌，(Far East Ocean) 吧里 (Bali) 是爪哇附近之一小島。）

高山頂上看日出

——遊多沙粒記——

多沙粒 (Tosari) 是東爪哇的一個最高最涼的將近有六千尺高的地方。山喧囂而炎熱的泗水乘摩托車前去，差不多要走三個鐘頭。在起初的四十里路中，都是一帶平原，大半是很好的柏油路，夾在稻田與蔗隴之間，一直走到巴蘇魯安 (Pasuruan)。過去不遠，我們

離了大道，漸漸的向山上駛去。上，上，我們不斷的紆迴曲折轉彎抹角，時左時右，時而又回了轉來的走著；有時候一個彎的這面與那面，幾乎可以相連接著；往下看是一片濃綠，往上看也是一片濃綠——一片清潔、迷濛、蔥蘢的樹木，一派新鮮涼爽的空氣。不，山人不想起人家說過的一句話來：「告訴我，這條路老是這樣繞著山走麼？是呀，一直走到盡頭……」

果然，我們一逕的上，每一呼吸都似乎增加了我們的精力，使我們將那炎熱鬱悶的泗水忘記得乾乾淨淨。

上山的道路，起初是漸漸的朝上，隨後却變成了陡壁懸巖。走到末了的幾里路時，我們簡直懷疑起來，究竟我們可以到達山頂麼？我們的車爬得上去麼？我們真就心著要一下子跌到深谷裏去。沿途也有些村落，散佈在路邊。當我們經過時，衣服不周全的小孩們散立著，成人們凝視著，鹿在路旁笨拙的緩步著；最可愛的是那些小的茅舍，階前收拾得精精緻緻，門前的籬落培植得整整齊齊，前院中還有一個小的守更亭，懸著一個粗雕的木梆，那是晚間敲著報告時刻的，必要時也可以當一種警號。

山頂終於達到了，真好不容易。可是現在又向下轉——經過了一些都有著五顏六色

的花園的小村舍——原來 Sanitorium 旅館到了。旅館這個名詞，用在這裏，要當一個集合名詞講。這附近一帶的小村舍，或照他們叫做 Pavilioens，原來就是這旅館的房間。我們租到的這一所，叫做「Villa Juliana」。這裏有兩間臥室，一個大而光亮的前廳，一個後廳，一間沖涼房，沖涼的水好像冰一般的冷。到處都長著花，都是顏色嬌豔的。臥室裏面沒有蚊帳，只有高高的堆著的毯子。這時已經是午後，霧氣升了起來，慢慢的將些小山掩沒了。我們冷得發抖，可是很愉快，連忙加上衣服，到辦事房去，安排明天早上遊「不落窠」(Bronno)。這是要在寒冷的黑夜裏的兩點三十分鐘起床的。我們一心只想著遊玩的快樂，再沒有工夫想到那夜半拋開溫被，冒著寒威起身的事。

午夜過後，茶房一叫，我們便很快的跳了起來，穿上騎馬的服裝，和毛絨衫。喝了杯咖啡，吃了點餅干，匆忙了一會——這一半是要使身體溫暖，一半也是因為太不像日常的情形了。這時站在花園裏，已可以隱約看到一羣奇怪的形象——那便是我們的小馬和馬童們。天亮之後，我們準可以看出他們是一羣健壯、快樂的棕色的孩子，發育得很勻稱。我們預備好了，紛紛亂亂的選擇馬匹，騎了上路。所有的馬都有它們的名字，都很乖覺，能聽指揮，有叫

做 *Kpas* 的意思是扇子——是一匹壯健的馬，尾毛純白，全身棕色，一束長鬃垂在它的額前，看去真好像一匹小孩子玩的假馬。它領頭走著，黎明後，我們就望著它的兩靈似的白尾巴的微光做路標。在它之後的是 *Torie*, *Mattie* 和 *Dodo* 等馬。我們騎著馬，小馬夫們帶著我們的早飯和照相機，步行的跟著。我們的全套衣服，這時都穿在身上，不用他們挑擔。

我們復向山上走，經過那些關著窗的房子，經過土人的「甘蓬」，彎彎曲曲的在羣山中奔跑。這是一條沿山的窄狹的路，一面是深不可測的山谷，一面是崇高、幽暗、朦朧的山峯。山中偶有幾所房子，也偶有花園，但一過去便又是冷落的地方。這時一鈞新月尚在天邊，晨星正放著閃閃的光，四圍都沉在寂靜裏。「這光景真好像聖經故事中的騎遊一般呀！」一個聲音這樣說。由三點起到六點，我們在寒冷與昏暗中走著。我們走過一座好幾里長的美麗的杉樹林，這好像家鄉的松樹的。我們時而爬山，時而又下山，走向那暗谷裏去，小孩們在前面引著馬。那潮濕的冷氣，一直包圍著我們。六點鐘時，我們必須到達 *Mongol Pass* 之上的山頂，因為我們要在那裏看沙海 (*Sand Sea*) 的日出。時候幸不會錯過，在六點之前十五分，我們便下了馬，向著小馬夫們生著的火，喝著溫水瓶裏的熱茶，於是步行上去。這時我

們覺得溫暖舒服多了。我們到了山頂，正在那開擴的沙海之上。這個沙海有多少里路寬廣，在許多高山的環繞之中，這些山有的是青樹綠葉，有的是光光的懸巖絕壁，犬牙交錯的。那一萬二千尺的爪哇最高的火山 Shere，也遠遠的聳立著。這沙海從前原是一個火山的出口，現在是破碎得很了。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它的北壁，遠遠的橫過那沙積是它的南壁。那邊的光山，是一個死火山，就是「巴吞」(Batok)。正在巴吞之後的，是現在還活動的活火山「不落巖」。

這時的光，真是變化不定。一會兒由昏黑而淺灰，一會兒又似乎發紫，而佈著一層乳白色，漸漸又由淺灰變到粉紅，由粉紅變到玫瑰，於是山玫瑰變到——非常迅速的——清光明朗的白晝。沙海與四圍的山也跟著變換它們的形態和顏色，起初好像又昏暗，又渺茫，無一定的形狀，遙遠得很似的；等到白晝一到，它們才很清晰的在無情的太陽光中完全顯露了出來。

白晝來了，太陽就要放出他的炎威來。我們不能久留，趕緊下山去。在那小山徑上，十二分快的滑跌下去，我們的兩條腿子再也不能作主，馬匹、馬夫和我們都跌得一塌胡塗，石頭

滾著，灰塵揚著，腿子酸痛著，幸而達到了平地，於是我們又高興的騎上馬，走過那一片沙磧，涼爽輕快的好風一陣陣的向臉上吹來，將多日的疲勞困倦，累月的炎熱，年事的老大，都勾消了去。我們覺著了，人生是多麼光榮的啊！當我們奔馳著越過那死火山口時，我們的坐騎也顯然的和我們一般，十分欣暢。

到了「不落窠」時，我們下了馬，一直走上山頂去，大約有七百尺遠近。假如我們不曾記錯，那我們便足足走了一百五十六個密步。路旁的鐵道，也曾幫助了一下，可是這終於是一個喘不過氣的辛苦的跋涉。火山口到了，口裏滿含著猛烈而悶氣的濃烟，十分洶湧的噴出來，更發著狂吼。我們簡直怔住了，這是多麼可敬可畏的偉大啊！人和它比起來，真渺小得不堪了！那烏黑而錯雜的裂口的周圍，堆積著硫磺的淤積，發著黃色。高一點的地方都顯著灰色和紅棕色，破裂而空無一物，——這真是一個污濁而可怕的地方！從前的土人們，對於這個火山口，無疑的一定以為是魔鬼們的巢窟，人們做它的犧牲不知過了多少年。現在這個火山口，已成了專為地下的火爐的發洩器，在它的形態和堆積著在四圍的硬了的溶岩看起來，我們可以想到它當初曾大爆裂而為害過。

看過了這些可怕的東西之後，你真不免懷疑著我們怎樣可以平安的走下去，坐在沙上，吃我們的夾肉麵包和煮熟的雞蛋。可是我們餓了，我們也平安的下去了，好好的飲食著，拍了一些照，然後回去。回頭的路可難走了，又長又熱，既疲倦，更痛苦。住慣了泗水那種地方的人，真不宜於這樣的跋涉。

我們騎著馬在那堪以多日回想的沙海旅行之時，也許我們覺得自己很年富力強，可是一回到家裏，洗過那熱水澡之後，我們便覺衰老多了。一面躺在長椅子上，一面談論著這回事，說——「這真是辛苦，可是很值得。」時，我們簡直疲倦得上氣不接下氣。一個多情易感的同伴加了這麼一句：「對呀，我們看過了「不落窠」了，現在所需要的是恢復我們的元氣。」

福島吧里記

(一) 火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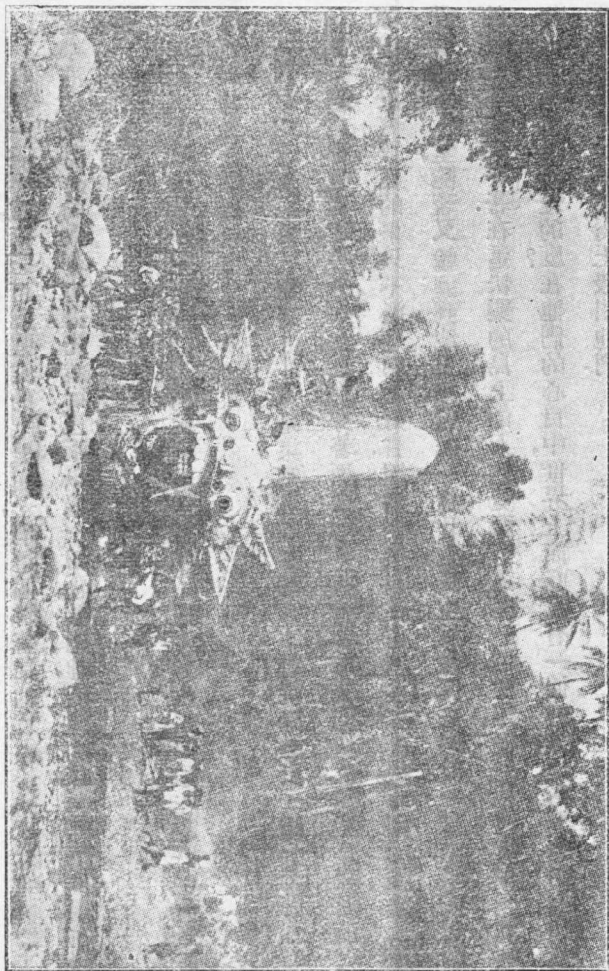
尖頂的塔，高高的伸出於柳林之上，裝飾得富麗堂皇，裏面裝著貴族人家的屍骸，預備

火葬。這些屍骸，都按照他們的階級，全身包紮成牛形。

猛然一聲吶喊，兩三百個強健的吧里漢子，將這個附著長的竹梯子的巨大的塔抬了起來，浩浩蕩蕩，奔向火葬場去。先繞行三匝，以避一切惡煞鬼神，不然之時，它們便會跟在後面。

死者的家屬和一切賓客，已高高興興的舉行過了盛大的喪禮，都跟在靈柩後面走著。僧道們却走在柩前。

所有 Karang Asm 地方——這是東吧里的舊都——這時都顯出一種「大好日」的氣象，處處都裝璜著。男男女女，也都穿著漂亮的衣服，帶著快樂的臉色，雖然是死者的火葬禮，却沒有舉哀的事，只不過是過大好日。因為他們相信，死者被火化後，淨潔的靈魂，馬上就會超升天堂，隨著又輪迴到地上來，變成一滴甘露，降生於人間，依然做一個吧里人，從新的更幸福的生存著。在這快樂的島上的人們，竟祇有這麼一個願望，便是死後再轉生為吧里人。這不是很奇怪麼？在他們的心目中，世界上簡直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他們這印度洋水潤著的小島，够得上吸引他們。



到葬火場去盛屍之怪物

且說那火葬場上，早已搭蓋好了兩座棚廠，靈柩一到，便將屍體安放在裏面。於是燒起猛火，奏著激越繁響的音樂，接著便舉行祀神典禮。從土瓶裏洒著 *Holy Water*（聖水），然後將土瓶打碎。與會的男男女女，都在那寂然無聲的僧人（*Redanders*）之前，獻著祭品，人數之多，幾乎走不完。等到天將暮了，於是將蓬頂移開，在靈柩下面點起火來，燒著大塊的木頭。一會兒，火燄便直冲霄漢。那巨大的尖塔，也劈劈拍拍的一同燒著，頃刻間便嘩喇喇的坍了下來，在月明之中，顯出一番特異的景致。

與會的男女們，此刻忽然急忙的散了，各自回去。原來現在是魔鬼出來的時候了，在黑夜裏，它們要散播各種疾病與災難於人身上，所以不得不避開。那火葬場上，頓時便冷寂了下來，只剩著一些餘燼，發著死滅以前的迴光。那些焚後的骨骸，要等到明天，才收集起來，送到海裏去。火葬禮便這麼完了，這便是我們初次所看到的他們的奇風異俗，幾多世紀以來，所保持不變的反基督教的靈魂主義者的奇風異俗。

（二）地勢與歷史

這非凡的吧里島的位置，在南緯七度五十四分與八度五十三分三十秒之間，正在赤

道之南，在東經一百十四度二十六分與一百十五度四十三分之間，它的全面積，包括附近的一些小島，共有六千方啓羅米突，人口多少，還沒有正確的數目，大致估計，約在六十萬至八十萬之間。

吧里人與荷蘭人最早的交際是在一千五百九十七年的時候，Cornelis Houtman 和他的同航者曾在吧里就攔些時，以後曾有過長期的友誼。一千六百零一年時，荷蘭探險家 Heemus Kerck 謁見吧里王，王賞賜他許多禮物，並賞給了一個美麗的婢女。據歷史所載，當時那荷蘭人對於這個婢女，並不怎麼歡喜，但也不便璧還，恐怕傷了王的美意。他勸那婢女逃走，可是海船上的生活，已使她快樂得不肯走，她拒絕了他的提議，無論好好壞壞，她都寧願隨着她的新主。

這樣一直到十九世紀，吧里人與荷蘭人的友誼不曾減退過。後來荷蘭人的遠征隊接連的遣來，這種關係才破裂。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龍目「Lombok」戰後，北吧里 (Boelelang) 與西吧里 (Djembrana) 入了荷政府的版圖，Karang Asem 和 Gianjar 王請求做「七州都督」(Stadhouders)，其餘的王，像 Kloengkoeng, Badoeng, Tabanan 和 Bangli 等，都差不

多還是獨立的。

這時在名義上，Klengkkoeng 的王，Dewa Agoeng 是各小邦的首領，三個 Anakagoeng 小邦臣服於他；然在實際上，他們都是各自獨立的，彼此不斷的打著仗。直到一千九百零六年與八年時 General Van Heutsz 總督才強迫的將他們的自主取消。Danti 王是和平的降服的，人民也沒有甚麼激烈的反抗；可是 Badoeng 和 Klengkkoeng 兩國王和他們的臣下及族人們，連女人和兒童都包括在內，聯合著攻擊荷蘭的駐軍，結果全都被索復槍與快砲打倒。當時不會馬上被打死的，都抽出自己的短刀來自殺了。這樣的屠殺 (Poppetan) 實在可怖極了。可是那慘敗的王子們，都情願死，不願被放逐。Tabanan 王和他的兒子都是自盡的。

南吧里全部於一千九百八年完全被荷蘭征服。此後和平與秩序便建立了起來。在種種改革之中，寡婦殉夫之事，所謂 Mesatya 者，也得以禁絕了。這種慘無人道的禮俗，在一千九百零三年時還舉行著呢。從那時起，聯絡全島的馬路也建築了起來。

(三) 未曾改變的習俗

可是古昔的習慣，現在也仍然在吧里流行著；不過這是十分動人的一部份罷了。譬如我們往 Karang Asem 時，一路上看到很多奇怪的寺廟，強健的男子，在頭髮上插著一朵紅的或紅白的花；美麗的女人，上身裸露著，生機活潑，神情舒暢，使人看了不勝愉快。這些都是吧里人的主要的特色。他們對於他們的簡單的生活，都能滿足，再不會想到要變更一下。

他們的這種精神，表現在他們的宗教上，道德上，音樂上和建築上。他們在宗教上是取的極端寬容的態度，所以婆羅門 (Brahman) 與西瓦 (Siwa) 教的僧侶之間，正如回教與中國教之間的一般，爭論的事簡直不存在。印度教很古就傳入了吧里，大約在一五零零年時，Modjopait 的印度爪哇王國衰微以後，印度教的勢力更加鞏固，帶著它的無數的神靈，合併在那原有的宗教之內。因此，無論在Sodak (堤) 上，海邊，山中，屋外，處處都建立著大大小小的神廟，以便祭祀。神們是最會傷害人類的，所以必須敬奉著，以便向它們求和贖罪。

無論是耶穌教或清真教的傳教士想要抓住這地方的土人，做他們的信徒，都是辦不到的。吧里的回教徒既然有限得很，而從前那唯一的改奉耶教的一個吧里人，末了也是殺了那教士完事的。

(四) 建築與寺廟

吧里的建築，主要的是一種裝飾藝術。內部的裝飾不知道，這或者是因為此地氣候溫和，人民都習於戶外生活的原故。便是祀神，也只在露天的廟堂裏舉行。在神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沒有貧富之分，高低之別，有著澈底的平民精神。

和古代爪哇對照起來，吧里人當時是沒有敬神的想頭，並沒有神廟，僅有些小壇建立著。他們以為在某種時候，有一種神，會和世俗一般的住在裏面。這種壇基普通是石頭的，搭著木架，蓋著植物神座和所謂 *Tiandis* 也是石頭的。

鄉村裏的廟，普通分為三進，那固定的神座或「*Djeron Dewa*」在第三進。第二進是一個長方形的 *Pendopo*（一種上面蓋著的敞廳），就是那「至高之國民」（*Bala Agung*）的會所，是村民討論村中公事的會場，原來廟堂（*Poent*）便是公衆生活的中心。第一進中，也有一個或幾個 *Pendopo*，裏面儲藏著食物，以備廟會之用。Gamelan（土樂隊）也在那裏奏著。這三進廟堂，是圍在一道圍牆裏面，頭門是拱圓形的。

嚴格的說起來，吧里人的建築藝術，就只限於這種牆壁與拱門。在這上面，表現著建築

與彫刻藝術的熱烈的活力，豐富而強勇，表現著世代傳襲下來的超凡與奇特的意義。

在有些顏色俗豔的拱門之內，我們偶然也可以看到一種大胆的裝飾，那是只有在這無拘束的豐富的熱帶環境之中才可以想像得出，承受得下。可是一個平靜的拱門或牆壁，它的精美，它的勻稱，是最能感動我們的。房屋和一切安排的諧和適當，真是超羣出衆。一株古樹，一叢矮林，一個小山，一道瀑布，一池湧泉，都可以包括在他們的圖案內的確，自然的環境，是常能激發建築的動機的。

以外還有一點驚人的事，便是這種拱門建築之時，從來沒有先打好的圖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成千成萬的廟堂之中，沒有兩個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這簡直是他們的歷代相傳的一種祕訣。

吧里有時候被稱爲「熱帶的希臘」，那的確是的。因爲在希臘，藝術與宗教是一致的，這裏也恰好如此。這裏的藝術就是自然，現代所喪失的古代的精神，即思想與感情的諧和一致，却在這裏保存着。他們的生活是多麼的充滿着快樂，人人都似乎快樂，人人都給快樂以發洩的機會。請看這些建築物罷，柔石的彫刻，泥土的彫塑，和磚石的建築，都祇是出於純

潔的創造本能。每一件創造一完成，他們就滿足了，在那被創造的東西上，再沒有旁的念頭。若說到保持這東西，那他們更是連極微薄的意念都沒有。因為這個原故，他們自己的住屋，不過是卑劣的茅舍，豬與狗都混在裏面，可是對於神却惟恐其不精美，精美到了極點，還似乎不夠。同時更不斷的建築神廟，一所剛剛完成，二所馬上便又接着動工。

(五)音樂與跳舞

在吧里的音樂與跳舞上，也和建築一般，可以得到同樣的慰藉。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我們曾在吧里勾留了幾天，南吧里的長官邀請我們去看過一次跳舞會，地點就在他的署前的鬥鷄場上。在強度的煤汽燈光之下，舞女們跳着 *Avda* 的歌舞，真是盡善盡美。我們在荷屬東印度居留了二十年之久，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盡善盡美的舞蹈。十二三歲的小孩和少年人，表演一個怪異的故事，神妙得使我們馬上便入迷着。魔土樂隊奏着神祕的曲子，穿着鑲金葉子的外衫，戴着金盔，佩着短刀的小孩們，一直跳舞到深夜。第二天，我們的主人地方長官，讓我們再在他的署門外看那些舞女們進去；然後引我們看他們的樂隊，一共有八個樂師，都已經奏了兩年的樂了，樂器是木頭做的奇形怪象。

的東西，聲音很純正。

(六)風景

吧里人的這種安適和平，快樂的藝術，和地方的景緻也是十分諧和的。

除了西部外，沒有深山，沒有大澤，一例是肥沃的小山與平原。原始的河流精巧的灌溉着，稻子是一次不了一次的收穫着。天日晴朗時，那漠漠水田中，白色的水牛正負犁而耕；那邊一點，農婦們在插田；更遠一點，稻子成熟了，女人們正在忙着收割。村中打稻聲和聞之時，正寺廟僧人祈禱之際，焚着香，伸着那留着醜陋的長指甲的左手，做出種種姿式。僧人們在各處售賣着聖水，尤其是 *Cina* 教的僧人特別多，他們的數量本來就遠過於婆羅門教徒的。在這種時期內，祈禱的鐘，不斷的敲着。

(七)風俗習慣

吧里的氣候既然這樣溫和，土地又這樣肥沃，人民自然也隨着而富裕，這些都表現在他們的家畜、飾物和衣服上，在這半島的別處是找不出來的。人人都有錢，不管是屬於甚麼階級。沿海地方，人民尤其富足。這從他們的房子的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的房子

全都是破破爛爛，媽媽胡胡，而且污衊不堪的，可是賽起鷄來，過起節來，吸起鴉片來時，大宗的錢便都出來了。

說到鬥鷄的事，到處的路邊，都有着戰鬥的鷄，盛在籠裏。未鬥之前，將鋒利的小刀綁在樹枝上，去挑怒它們，使它們相鬥，不到一方完全勝了不休。鷄主人還要將那鮮血淋漓的鷄頭，放在自己的口中吹着氣，想鼓起它的再鬥的氣力。在地方長官所允許的鬥鷄時候，常常有幾千人來看這種殘忍的把戲，好像看「小刀舞」一般的哄動着。在這種舞裏面，舞者舞到狂熱時，常用小刀劃開胸膛，往往流血而死。像這樣馴良和平的吧里人，爲什麼會歡喜玩這種流血的把戲，這對於我真是一個神祕難解的問題。唯一的解決，或者還是宗教信仰的深入人心。這種信仰，也常常讓姑娘們獻身於神，在那所禱與馨香的魔力之下，喪失了知覺，而成爲一個喪魂失魄者。

(八) 山地

高山地方，比較次一點。咖啡長得不怎麼茂盛豐富，不像那些山坡地方。可是對於旅行者也另有一種風趣。離了 Boelaleng 海口，沿着北海岸走，一路上的風景都很美麗。

路旁的寺廟，一個比一個精美，而 *Sarapat* 廟的顏色的富麗，裝璜的精緻，尤爲出衆。成羣而又壯麗的廟外，都有着清靜和平的花園，雪白的花兒正開着。可惜乞丐太多，未免煞風景。沿着山路，遠遠的聳立着美麗的 *Bis* 廟。我們騎着馬，先沿着海岸到 *Chingoads*。在洗馬池的旁邊，有一個男女分浴的浴池。入浴者都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可也很有規檢的，在那清水裏浴着，好一羣美麗的人體模型啊。

路越走越高，漸漸的高到了五千尺，童灑的山坡，靛藍的碧海，岸邊激起的白浪，形成了一副絕妙的景緻。突然之間，景色都不見了，原來那突兀的吧里山頂已在望中。這座山足有一萬多尺高。我們現在已到了一個大洞邊。這洞形差不多是圓的，直徑大概有十至十五個啓羅米突。在這洞的下面，便是把奮湖 (*Lake Bapat*) 再過去一點，把奮火山正在噴着濃烟，好像示威似的。這個火山曾經大爆發過多次，最近在一九二六年時，又爆發了一大串新噴火口，將把奮全村完全毀了。這村在一九〇九年的火山溶岩的橫流中，在一九一七年的大地震中，都不曾被消滅呢。現在的溶岩都已冷了，可是在半年之前，從 *Mount Bapat* 起，又噴出新溶岩來，漸向前移，一直將那莊嚴的官署和美麗的寺廟燒毀。

這裏的古蹟，顯出一片森嚴之氣，可是稍過去一點，沿着南海岸，在鄰近 Paratapan 噴火口一帶，風景在莊嚴之中，却也非常可愛。這裏的遠景之好，要算世界最美的風景之一。你如果能在這裏多待一下，最好找一個嚮導，到山上去看看那火山裂口，再上去看看那憤怒似的火山。

(九) 邦格禮 (Bangli) 與葛龍公 (Kloengkong)

由徑打馬尼 (Kintamanih) 向南走，很快的就到了邦格禮和葛龍公。這裏自一九〇八年被征服後，舊日王宮已被摧毀無遺，僅殘存了少數的寺廟和遺跡，使人想像從前在這裏經商的中國人（或葡萄牙人）和喝酒的荷蘭水手；此外，舊時土人的地方法庭也還存在着，天花板上繪着各種刑罰的壁畫，足使年輕的姑娘們看了羞得滿臉通紅。

近處有一所美麗的 Galael 廟和全島最高的一座塔。技巧的工匠們，聯合着在一種協會之下，製造他們的珍貴的貨品。沿着海灘，走向加朗阿森 (Kalong Asem) 時，一路的風景也很有趣。有一個歷史上的蝙蝠洞，壁上鑿着龕位，以爲祭祀之用。在 Koesambe 附近，是荷蘭的大將密撒爾 (Michiels) 於一八四九年時戰死的地方。

從這裏乘一段摩托車，然後乘馬或步行到 *Besiki* 的山上神殿。這是吧里的五個聖地中之一，這一路的風景也極美好。由葛龍公沿着南海岸走，*Denia* 島時在望中，風景十分的好，很不費力的便到了加朗阿森。有兩個貴族世家的死者正在那裏舉行火葬，我們得了參觀的特許。這種踵事增華，窮極富麗的禮節，由土官執行着，簡直近於荒誕無稽，予以難信。有兩個以前的貴族家庭的子弟，現在成了流犯的，也得了允許，參加這典禮。

(十) 其安浙 (*Gianjar*) 與峇塘 (*Den Pasar*)

其安浙在葛龍公之西，北與「當巴細合」相聯，風景之好，也不弱於葛龍公。我們在「阿家」看過一回跳舞之後，晚間騎馬去「第打恩補」。看那精美的古蹟。在那裏吃了一頓可愛的熱飯。清早站在平台上，便看見那吧里山頂遠遠的在波紋似的平原之外聳立着，把奪火山的烟，和那遠在古河道之下的神浴池，也都在望中。成羣的女人們，一個接一個的，彷彿一羣鵝兒，頭上各頂着一個大水瓶，裸露着上身，向着那在一株幾百年的古樹下的浴池走去。

更南沿着大路，在那圖畫似的「北格禮散」河的兩岸，有十座古代的石墓，這是最近

不久才發現的。由一條小徑走去，進一道樸質無華的石門，便是墓道。葬的時候是紀元一千年。附近有一所道院，也都是石雕的，同樣有着崇高宏壯的氣象。至於墓中人爲誰，誰葬此墓（第十個墓在岡中沒有指出來，是在河的更下游地方）那都不得而知。這孤寂的墓地，除了一對大古樹以外，甚麼裝飾也沒有，却自然能予人以深深的感動。

由此往峇塘——把東的故都——一路上所經過的地方，無數的寺廟，都各有一種不同的美。峇塘有海口，商業發達，一個吧里博物館和一個小旅館正在建築中。附近地方最有趣的是蝙蝠洞，巨象洞等等。

還有一個神墓，棲着幾百頭猿猴，據說是魔鬼們的住所，也值得一看。其餘如「記記」和「捫奈」兩處，也都有很好的古蹟。在「記記」的小旅舍的屋頂上，可以看到爪哇海，「布累倫」海口。由「捫奈」的口岸，可以看到巴里海峽和東爪哇的大火山。

漫遊之後，回到布累倫，此地土人的「文明」，真不由我們不注意。女人們都和爪哇的一般，穿着長袖子的外衫，掩着上身，羞恥的觀念這才又回復到我們的心頭。這在峇里陵——住着吧里與龍目兩島的人，也是一樣的。以外此地也不值得一看，除了可以買些美麗的

紡織物，黃銅，刀槍等等。

我們由「記記」的海邊上了 K. P. M. 的輪船，走了十四小時，便回了泗水，馬上又過着近代的忙碌的生活。（譯自太平洋雜誌）

Wajang Koelit (爪哇與吧里的皮影戲)

爪哇的皮影戲，在紀元一千年時便十分普遍了。詩人們在皮影戲上寫了許多的作品，觀衆們更專心鼓舞的去看它的表演。十九世紀初年，拉佛司曾描寫說：「觀衆的熱烈，幾乎不可思議。他們專心致志的，狂喜極樂的，往往可以看到通晚。」便是現在，無論在下層民衆中或上等階級中，不論有甚麼事情，皮影戲仍爲不可少的節目，老老少少的觀衆，都還在它的吸引中。

這種戲的吸引力，着實偉大，它吸引着這地方的全般民衆，已經過了一千年之久了。這一半固然是出於祖先的崇拜，因爲戲中的人物都代表着先人，演映的人好比一個僧道；同時却還有一種特別的魔力，那便是歷史上的事蹟，因爲是演的歷史事蹟，所以無論宗教與

文化怎樣變遷，而它的動人的力量，雖一世紀一世紀的過去，也絕不低弱下去。

凡是一種古時的習俗，經過了許多年代傳習下來，在形式與內容上，都僅有極微小底變更改革的，研究起來，一定很饒興味。

在沒有作深切的研究之前，很容易看出這種建築於民衆底思想與情感之上的戲劇的勢力，是何等的偉大。一方面，在這種關於此地人的內在生活之戲劇上，對於此地人的性質，也可以知道得很多。因此，一個人如果想研究爪哇人的性質與精神，最好讀一讀那哇陽（Wajang皮人物）文學。

這種戲劇，無論從那一個觀點上去看，總是最富於爪哇人的特性的產物，同時是詩的寶庫，而也是愛好荷屬地方與人民的歐洲人所滿心注重的。

皮影戲的人形都是皮做的。影幕是一塊白布，蒙在木框上，幕內懸着一盞燈。司演者的左邊，有一個長方形的木箱，盛着各種皮人形和別的道具，如馬匹，武器等等。箱子旁邊掛着幾塊木片和鐵片，在表演的時候，司演者交着兩腳，坐在箱旁，就敲着這種東西，表示戰爭中的吶喊等等聲音。司演者底左手上，拿着一個木槌或角槌，敲着木箱，指揮在他後面的音樂

隊。他的右邊，擺着箱蓋，上面擺着各種應用的東西。

從前的觀衆，都是坐在幕後的，僅可以看到那投在幕上的人形。現在不同了，只有婦女們坐在幕後，男子們都在幕前幕旁或樂隊之後。因此，他們可以一面看影兒，一面又可以看皮人物的本體。

每類人物都有一個領導的首領，全體合起來，數量是很多的。這些都是一種皮質的側面像，上面貼着金，塗着各種顏色。在人物身上安設着角質的支柱，在支柱上裝着木杆，以便豎在幕上。這種木杆常常是兩根，一根稍微裝得上一點。

人物的能動的部分僅是兩個手臂；表演的時時，便以手臂「說話」（表示）所以司演者對於它們的手臂的動作是特別重要的技藝。

這些人物中有一個可注意的東西，那便是「孤農岸」（Goenongan or Kajou），這東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爪哇的，一種是吧里的。它的上面有一個樹，枝葉濃密中，有一羣野獸與禽鳥。樹的兩旁，各有一只巨大的野獸，彼此怒目相向，作挑戰勢。

在吧里式的姑農岸，在巨獸之下，還有兩條大蛇（Naga），身體互相纏繞着，它們的頭

都是巨大猙獰的。

很多的爪哇式的姑農岸上，也有這種蛇頭，不是在巨獸之上，在巨獸之下的正中間，有一個門樓，兩邊各有一張門，每門之旁，各有一個著名的巨人把守着，持着刀，握着盾，門樓頂上的左右兩旁，各有一個大翅膀，另外的一種，不用翅膀，而用兩個張着口的大蛇頭代替，看它們的神氣，顯然要吞噬這房頂。

無論爪哇的與吧里的姑農岸，外形都是一張樹葉；不過爪哇式的頂是尖削的，吧里的



舉農孤的式里巴

是圓整的罷了。

在爪哇人的著作中所描寫的姑農岸的形式，從來不曾改變過，永久適用着，司演者在往將這種姑農岸當王宮的前門。

姑農岸上的樹，是

一個主要的東西，這在

爪哇式與吧里式都是

一樣的，這差不多是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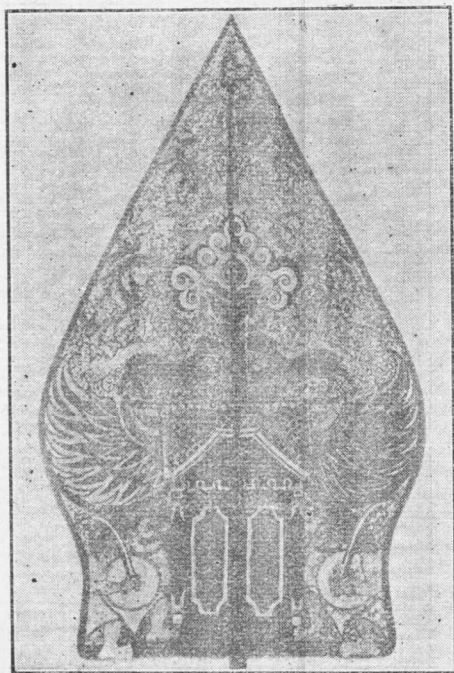
樹的象徵，奇奇怪怪的

滿佈着粗枝細條，花花

葉葉，菓實纍纍，夾着歌

唱的鳥兒，更有各種的芽兒，花冠，花球，花紋等等。

這在古代爪哇的 Ramayana 上是看得到的，現在在許多爪哇的浮雕塑物上還可以看到（如 Borobudur Prambanan Paratara 和其



爪哇式的孤農舉

他都是)

末了該說一說姑農岸的用處。大概姑農岸擺在幕中央時，是表示一種隔離的意思或換景，這時觀者便僅可以看到樹林（Kajon 即樹林）或風景（瓜哇式的背景往往是一個山，孤農岸即山）在開演之前，擺在幕前，演完之時，便翻過來將反面擺出。反面的顏色是紅的，所以也可以表示「火」。側倒擺著時，便是表示「水」。移向前面，上下擺動時，那便是表示「風」。

表演的時候，司演者唱着各種各樣的調子，同時也說明各個皮人形的任務。皮人形的談話，是借著司演者的口，代那些領導的皮人形敘述，說明，或唱祈禱歌，那些領導的皮人形，當然也要上場。

司演者的任務既如此重要，所以在正式執行職務之先，須得有多少年的訓練，要完全得到這種表演的學問，須得練習幾十種不同的技能才行。

這種皮影戲究竟從甚麼地方始創的呢？是瓜哇人自己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從外國學來的呢？或者是在外國人的指導之下產生的麼？

爪哇的影戲是從印度傳入的，有這麼一個斷語。假如這個斷語是對的，那麼，表演上所用的專門名詞，一定也是由外國傳入的了。可是，我們澈底研究之後，却得了一個證明，除了極少數的不大重要的部分以外，都純粹是爪哇人的創作，都是在爪哇人的最初的時代通用着的。就是所用的皮人物和它們的構造，也都如此。

哇陽 (Wajang) 之產生於爪哇，或者遠遠在印度勢力侵入之前，所以我們可以無疑的說，爪哇的影戲，是爪哇人自己創造的，和印度是完全不相屬的。再進一步說，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古代爪哇的文化是發生於印度勢力之下，如有些作者所斷定的。反過來，爪哇文化的勢力之在此地，如語言與 Cambodia 的文學之發達，為今日可注意之事實，尤其可以無疑的證明。

中國也有一種影戲，可是因為種種的理由——如工藝之不同，中國舊時色彩之缺乏等等——可以無問題的說，爪哇的影戲非學自中國人。

其實，僅僅因為別人有類似的影戲，決不能證明甚麼。許多事物，是一個民族或多數民族所發明的，彼此完全不相關聯，而在民族發展的過程中，無論在大體上與細目上，往往各

地都是相同的。

關於哇陽的歷史，我們已經敘述了一長篇，現在且談談 *Lakons*（本事）：

Ngroena-nroeni,

Watoe Goengeng,

Moempoeni.

這是三種基本的本事。他們的冒險事業，創造了許多不同的人物。他們是：天上的神們，地府的魔鬼，和爪哇的居民，人類。

一直從頭起，天神與地魔便是死對頭。這些霸王們再三再四的爭奪一個天上的仙女，天神們往往被地魔打得大敗，退藏於一隅，偶然，天神們也能將地魔們趕出天門，但是常常要求助於「一個有大權力的人」才能得到這種勝利。

人類因此得到了天神的許多恩賞。下面的三種本事：

Mikoekoelan

Sri Mahapoenggoeng

Batari Sri mantoek

就是述說這些的。據說，天神賞賜了糧食，從此地上有了收穫，肅清了害人的勢力，並教人以避害躲災的方法，更授人以鍛鍊腕力和役使動物耕種的方法。

那繼續不斷的，用災難疾病來害人的惡魔，在 *Batura Kala* 一劇裏，完全人性化了。這 *Batura Kala* 是天神的私生子，他和他的妻子 *Dewi Doerga*，已經得到了他的爲天神之王的天父的允許，可以在地上的人類中選擇他的犧牲。劇本裏將人做成了神的犧牲，同時却也指出避免惡魔的方法，告訴人們，災害是可以避免的。

皮影戲的形態，有種種不同，有一部分是表現爪哇民族的性格的。例如：眼睛很大，是表示英雄；頸項很長是表示下賤者；肚子很大，脊背彎曲，是表示可笑的小丑或陰險者；頭額方正，是表示神仙；這是僅從形狀的外表說，還有顏色和裝飾的分別，都可以表示他們民族性。還有從形狀和顏色方面，表現他們民族中的階級。他們的階級大概分兩種，即貴族與平民，貴族階級的模樣，大概額鼻之間很端正，鼻子很長，眼睛如杏子，瞳人可見。惡人則完全與此相反：額小鼻平，眼斜口闊，牙齒暴露，這些都是險惡的象徵，貴族所戴的都是貴重的東西，帽

爲金製，頭髮很多，挽髻於後，髮上亦戴許多貴重的飾物，耳上戴着鈴形的耳環，這是男子們用的。胳膊及腳脛上也各戴着金環，腰圍皮帶，前面垂下。他們有時戴金耳環，上半身穿大禮服，左佩短劍，赤着腳，這是表示貴族的武人。至於低賤的平民，裝飾當然完全相反，譬如：髮雖多而很亂，鬚子很多，上半身全裸，作赤銅色。男性與女性的裝飾也有很大的分別：男子的頭髮近垂，女子則鬚曲；男子胸前有時袒開，有時則否，上面無裝飾品，女子則胸上有許多裝飾品，大概袒開時多一點；女子衣服的长度在膝蓋以上，男子則無限制。這是一種大體上的很簡單的分別。至於詳細的分別，因爲劇情的不同，當然還有許多變化。

傀儡師（司演者）對於這種分別，都很明瞭，所以表演的時候，唱與做都能完全相符合，因爲必須如此，觀衆才能明白。總之，一方面皮形須做得好，一方面表演須得法，才能成功。現在有一部分傀儡師往往演得不大好，所以觀衆容易感到疲乏無味，以至於欲睡。傀儡師爲要迎合觀衆的心理，便唱許多淫詞，弄得與劇情不相吻合。這不是皮影戲的不好，乃是傀儡師的不高明。

（本文以上各節，是從本年（一九三〇）二月份的太平洋雜誌（Inter Ocean）

譯出來的，從本節起，是從日本人松源所著的「爪哇之人形劇」中節譯的，見解不同，所以論斷不免有相衝突的地方，爲便於研究起見，所以並存着譯者。）

皮影戲在馬來文裏，還有一種叫法，叫做 *Wajang Poerwa Poerwa*。這個字在爪哇歷史上是很古的，是從 *Purwa* 這個字演變出來的。據傳說，這個字在爪哇古時很通行，古代印度敘事詩當中，有一章詩的名字也叫做 *Purwa*，也許皮影戲用的這個名字，便是從這裏採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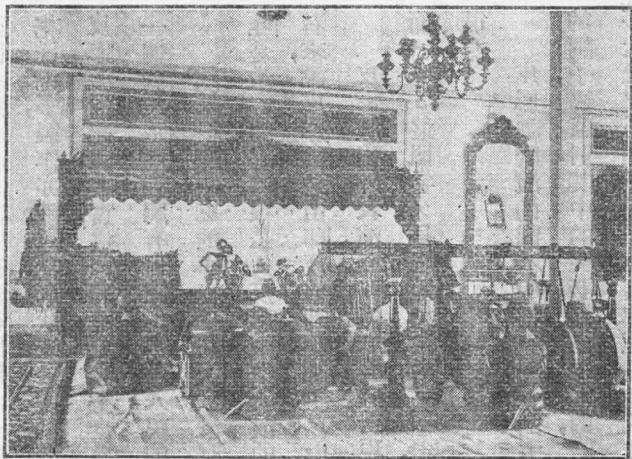
許多人說，爪哇古代文學上已經有這個字，那麼，皮影戲的發源，當然也很古了。其實爪哇影戲的起源，決沒有這麼簡單。固然，我們不能肯定的說，他們是從那裏學來的；但是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受着各種民族的影響。如中國人，英領印度人，土耳其人等，都有皮影戲，他們都先後到了爪哇，當時會帶來表演，於是爪哇人便模倣起來。據人推測，皮影戲先從印度傳到馬來半島，再從馬來半島傳到爪哇，這也有一部分根據。從前的民族，都是崇拜神的，神權非常偉大；一方面更崇拜祖先。因爲崇拜祖先，於是用皮做人形，映在幕上，表示祖先的下降。有時候，家裏遇着甚麼災難，他們便將這種皮形請下來，當面祝告，然後點起香來，表示災

難已被祖先祓除。這種在當初都是由家長做的。後來印度的和尚以此爲專業，到各地表演，花樣漸多，製作亦較進步。形狀既多變化，於是表演起來，帶了一點戲劇的意味，也就是後來皮影戲的起源。其實這種理由，大概全世界的皮影戲都差不多，爪哇自然也不能例外。這是一個對於爪哇戲劇有研究的爪哇人說的。

如果根據歷史的事實講，在回教沒有到爪哇以前，婆羅門教已傳入了。婆羅門教在爪哇是最古的，歷史很長久。皮影戲中所演的劇情，所含的婆羅門教的色彩很濃厚。從這一點看來，說皮影戲是由印度傳到馬來半島，由馬來半島傳到爪哇，似乎是比較可靠的。

皮影戲出外表演時，叫做 Lakon，與現在馬來話中的 Lakon（銷行）只差一個字母，而 Lakon 這個字又是爪哇最古的一個字，不過以後略有演變罷了，這可見皮影戲的起源很古。

皮影戲所演的劇本中都有一定的方式，劇詞當中，分賄誦、會話、恐嚇、情詞、笑話和種種的調子等區別。其中的笑話都是很古的，似乎多是從古代文學中摘取下來的。表演中有許多大肚皮長頸子的怪物，這都完全是爪哇式的人物。但所表演的事實，却多是印度古代詩



隊樂爲者後其 人演司爲者坐前 時演表影戲皮

歌中所描寫的英雄事業。劇本中還有一種關於太陽神的神話，這是取材於婆羅洲的一種傳說。雖然在印度與爪哇也有同樣的，但內容都不如婆羅洲的精美。由這一點可以知道皮影戲的人形雖是爪哇式的，而劇本的材料却不一定是爪哇的。

表演皮影戲，有時也有一種說明書發給觀衆，使觀衆們事先了解那一段是笑話，那一段是會話，那一段是對罵，那一段是恭維，以便表演時容易明白。說明書的最大目的，還在恭維貴族階級，以引起他們的高興。這是出演時的簡單的規例，其餘瑣細的還很多。從前出演時，規則很嚴，看客不得叫噪。

批評，現在則一面演，一面批評，已成了習慣了。

至於皮影戲的正式劇本的材料，除了直接採取詩歌、散文、普通的傳說及世界的故事以外，大概可以分出兩大類來：第一類是用演義的方法將古代的詩歌解說出來，編成劇本，或譯成高等的與普通的爪哇話；第二類是整個的從散文中摘取下來，編成有統系的劇本，例如吧里島常將整篇的故事或全部的詩歌編成一本戲。換句話說，第一種是將許多零碎的材料湊合起來的，所以事實都很簡單；第二類則內容很詳細。不過在劇本的價值上說，却各有各的精彩。

此外爪哇戲劇的材料，從他們的最古的歷史上神話上所採取的也很多。主要的材料的來源，也可以分兩種：第一種，是爪哇古代的純粹神話（自然其中馬來神話也很多）；第二種，是關於印度的傳說，和印度的兩種最有名的敘事詩。現在的爪哇戲劇中，關於印度的傳說的劇本也還不少，但如果要真正指出那一個劇本是出於印度，却也難很。關於這一點，現在已有一部分被人調查了出來，這與本文沒有大關係，不必多說。

皮影戲當中，另外還有一種，叫做 *Wayang Gedolek*，這是起源於馬雅拍他王朝時代，在

十三世紀的後半葉與十六世紀的開始時，與哇陽姑力並行發達。這種戲的劇本，多半取材於印度和爪哇的傳說。但 Ge लोक 是一個爪哇字，劇本所帶的爪哇色彩也很濃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這種戲是起源於爪哇的。

這種戲用着假面，並有種種化裝，所以有人把它列入傀儡戲一類。其實不然，因為表演之時，不過裝飾稍和哇陽不同，比哇陽簡單。譬如：頭髮結成螃蟹式，表示女人；帶劍表示男人；其餘稍加奇怪的裝束表示神鬼，和普通露天所演的戲差不多，也許便是露天戲的模倣。再則這種戲的表演法，和猴戲差不多。有些地方，乾脆就用猴帶着假面，代替皮人在幕內表演。

哇陽戲劇的主要的材料，雖然以印度的文學作品爲主，可是純粹的爪哇文學的材料，也採取了不少。大概所採取的主要的成分，約有下面幾點：一，關於國王的事情；二，關於女神的事情；三，關於女豪傑與男英雄的戰爭；四，英雄戀愛一個女人，中途踪跡不明，以後經過種種冒險，才復得團圓；五，有一種神有時化成很漂亮的男子，也有的化成美女，以後發生愛情；六，有時一個國王領着一羣奇奇怪怪的武士出來，有許多戴着圓筒帽子的軍隊跟隨着。

荷印國有鐵路略史

荷領東印度鐵路的修造，因為國家與私人間的競爭，阻礙了不少的時候。

爪哇修造鐵路的計劃，遠在一八四〇年之時。直到一八六二年以後，才允許私人經營的荷印鐵路公司在中爪哇修造一條路線，從三寶壟 (Semarang) 到梭羅 (Solo) 和日惹 (Djokja)。這一條路，到一八六四年才動工，共長二百六十啓羅米特，完成於一八七三年。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開始通車。

兩年以後，荷蘭政府才覺醒過來，決計發展她的殖民地，於一八七五年四月六日成立一個議案，撥出一百萬盾，做在爪哇修造國有鐵路之用。

掌理這件事的是皇家工程司團的 D. Manschalk。第一次着手的，是由泗水 (Soerabaya) 經過岩望 (Pasiresem) 到瑪郎 (Malang) 的一線。於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竣工。由泗水到岩望的一段路，於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六日，由總督 Van Lansberge 舉行開車典禮。國有鐵路，首先從爪哇修起，以後才漸次推向外島。修造的快慢，完全以荷印財政情形

爲轉移，因此，爪哇的兩個最大的商業中心地點吧達威與泗水之間的路線，經過萬隆，日惹與梭羅，直到一八九四年才完成。這種工程，無論在爪哇或外島，當時並沒有想到它的直接和滿意的報酬。有許多路線，修造的動機，或出於便利軍事交通的觀點，或出於增加地方財政的觀點，實際造成多年之後，都還沒有利益可收。

荷印鐵路公司由梭羅到日惹的一線，共長六十啓羅米特，路軌寬度爲一·四三至一米，而國有路軌的寬度却是一·〇六七米特。這對於東西兩部貨物的轉運上，十分不便；到一八九九年時，另造了第三線，才將這個障礙打破。

加拉橫——巴打拉朗與芝甘北——井里汶——高羅夜間的路線，是分別於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二年動工的，以便減縮吧達威與萬隆和泗水兩個大埠間的距離。一方面，於一八九六年時，萬丹的鐵路也開始修了起來。至於勃良安的南部，也建造了萬悅與芝朱朗一線。

全爪哇的國有鐵路，於一九二七年之末，都完全通了車，共長二千七百五十五啓羅米特，軌道的寬度，一律是一·〇六七米特。這些路裏面，雙軌的有一百八十啓羅米特。此外則

電力車路線有一百二十啓羅米特，軌道的寬度爲〇・六〇米特。

由日惹到梭羅，國有鐵路公司在荷印鐵路公司的路線旁邊另築了一條專線。

全爪哇島上的國有鐵路修造費用的總數，算到一九二七年年初，已將近有四萬三千三百萬盾了，這是在荷屬羣島鐵路費用總數五萬五千〇五十萬之外的。

廉宜的水力，在爪哇與外島都頗充足，因此，利用水電的電車路，雖然因歐戰而延緩了，可是不久的幾年前，毅然的動了工。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由官冬墟往丹絨不略（均在吧達維亞）的電力車路，行了開幕禮，以後繼續的進行，由吧城到茂物的電力車路，也已完成了。（按此線是一九二九年開行的。）

蘇門答臘建造鐵路的動機，與爪哇完全兩樣。在最初的兩條路線中，一八七六年動工的阿齊電車路是因爲軍事的需要；而一八八七年動工的一路，是因爲要將吧釐高原（Padang Highlands）的阿姆必林（Ombilin）煤礦的煤運到恩馬哈芬（Emahaven）海口。

以後慢慢向東部進展，阿齊路於一九一九年之末，在Besting地方與商營的日里鐵

路公司的路線銜接。

南蘇門答臘的鐵路，於一九二一年時才決定建造。在 Osthaven 與 Palembang 兩處各開了一線，軌道寬度爲一·〇六七米特，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這兩條路聯接了起來，通了車。

西里伯島的第一條電車路，由孟加殺到 Takalar，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開關的。荷印國有鐵路的總長，算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已通車的，普通軌道的（寬度爲一·〇六七米特），有三千五百四十六啓羅米特；狹軌的（寬度爲〇·七五米特）有五百一十一啓羅米特；更狹軌的（寬度爲〇·六〇米特）有一百二十啓羅米特；寬狹兩種合起來，共有四千一百七十七啓羅米特。

國有鐵路公司在蘇門答臘修造了很多的汽車（摩托車）路。在蘇門答臘這種廣大的富庶的地方，要使交通發達，本應修造鐵路，而且十分需要鐵路，可是爲了財政與技藝等原因，不能馬上着手，所以先修汽車路。旅行家乘着國有公司的汽車，遊覽這個地方，也一般的有着無窮的興趣，而且汽車的使用，也一年比一年的發達。

在一九二七年之初，國家鐵路公司的汽車路，在吧能邦省（華僑通稱爲巨港或舊港）的有五百七十六啓羅米特；在奔牯能省的有五百〇九啓羅米特；在蘇門答臘省的東海岸與西海岸和打班奴禮有七百五十六啓羅米特。總共有一千八百〇七啓米特。

國有鐵路公司所有的全荷屬的汽車路，已經行駛貨車客車者，在一九二六年內，共有二百十二萬二千一百〇八啓羅米特。

由棉蘭啓程，旅行到 Fort de Koock，一路上風景是很好的。奎霸湖的水色山光，十分秀美。巴禮山綿亘如練，亦爲必經之地。

Fort de Koock 是吧當的首都，是遊覽的中心地點，由這裏可以到各地去遊歷，如 Harau, Kerbo, Singkarah 湖與 Manindjan 等。

由 Fort de Koock 到吧當，有火車可達。由奎霸湖起，一路都有很好的旅館。

奔牯能到吧能邦的另一條路，乘着國有鐵路公司的摩托車，從另一面經過吧里三山，四周的風景，也都是可愛的。尤其可愛的是雷馬當和思帝家山峽，補魯賓朗和打朗吧當，霸革阿拉和細米多等地。

吧能邦也是一個極有趣的地方，寬而且深的母洗河，是運輸的主要機關，是商業的中心點。大部分的住宅與商店，都建於河岸，面向著河。此地在母洗河內地約一百啓羅米特，有國家汽船公司的快輪通吧打威。由一九二九年起，皇家荷印航空公司更設立了一條航空線，每星期來往吧打威一次，交通更便利了。

荷印國有鐵路局為達到最高的效能，期求事權的一致，現任總理 Ir. w. F. Stargaard 將該局分成下列三部：

- (一) 爪哇鐵路電車路局；
- (二) 外島鐵路電車路局，包括國有汽車局；
- (三) 建造部，包括測量與建造兩種事業。

總局設在萬隆。爪哇路局是按照上面的原則組織的，分成東西兩部，設於萬隆及泗水兩處。這種分局又分為管理與技術兩部，管理全路事務，沿線各段，則分由各支站管理。

東西兩分局，只管執行的事務；至於建造與佈置等事，都歸於萬隆的總局，而萬隆，P.O.s. twoedjo, Madiaon，泗水與Djember，大小六個新式工場，也通通直轄於總局。

外島總局，分爲蘇門答臘西海岸、阿齊、巨港（即吧能邦）的鹿卑洞和孟加殺五分局。總局的總理，受萬隆工業部的支配，用一個秘書，這秘書同時就是中央路局的局長，這路局所包括的是倉庫課，稽查課，總務課等等。

鐵路局爲使內外各地人士知道荷印交通情況起見，在各種報紙雜誌等定期刊物上登着精美的廣告，在國內外各展覽會裏展覽，仿照美國式的 Fodor's 辦法，用荷英法各國文字，編印大量的小冊子，分發各籍人士。近三年中，「遊爪哇與蘇門答臘」，「爪哇鐵路」，「南部鐵路」，「海岸之間」諸小冊子都已編好分發。

同時國有鐵路的摩托車局，對於蘇門答臘的中部及南部的一切風景，也印成優美的廣告散發，以引起旅行家的注意。

爪哇方面，因爲人口的稠密，地產的豐富，實業的發達，運輸的繁夥，使鐵路事業，發展得非常迅速。東爪哇、中爪哇與西爪哇三部的特別快車與普通快車上，都有最新式的客車與餐車，每天行駛著。一路多半爲山地，風景都極優美。平原很少，風景也較次。短距離的地方之間，旅客普通都是搭乘客貨混合車。貨物則由這種混合車與專門貨車運輸。

爪哇交通的中心點，都是沿海岸的市鎮，如吧達威與泗水，都有新式的海港，有大宗的貨物出入；其次是三寶壠；再次是芝拉扎，日惹與高隆。以外的地方，因為建造鐵路與電車路都太昂貴，都已修了摩托車路。

一九二九年鐵路的最大發展，是經由日惹的吧泗一日快車的創始，乘客祇須十二點半鐘，便可以到達吧城或泗水，從前是必須中途在高隆或日惹住一夜，次日始能到達的。

荷印的交通運輸

「十八世紀之前，使社會的各方面的溶和最多缺憾的主要原因，為我們的祖先所感到的極端的困難的，是各地的交通。在各種發明之中，除了活字與印刷機以外，對於我們人類的文化貢獻最大的，是縮短地方距離的發明。每一種交通的進步，在道德與才智方面的，正如在物質方面的一般，裨益了人類不少。不但種種天產物與工藝品的運輸省力而容易，並且還掃除了國家與各省之間的種種嫌忌，而將所有的家族都團結了起來。」——Lord Maucalay 的「英國史」——

一個地方的交通運輸，如陸路、海航、航空的發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像荷領東印度交通運輸發展的結果，已經成了遠東方面的最發達的地方，而爲人所注意了。

各地方的福利，全靠商業的發達，全靠交通運輸的方便。便是在往昔的時代，當局者也很早就認識了要開拓一國的天然富源，一定要有運輸的工具，將出產物由出產地運到海岸，運到世界各國的市場。這個結果，便成了今日荷領東印度的路航制度，無論內島與海外的航政路政，都可以比得上世界各國。

爪哇在荷領東印度中是發展到最高度的一個地方，路政尤其完美。可是蘇門答臘却不足以語此，那是所謂「將來之國」，尙有待於將來的努力，現在還沒有完備的路政，雖然一年比一年的進展。

大宗的預算，包含在常年預算表裏，爲建造爪哇、蘇門答臘和各外島的路途之用，國家工務部裏依然有浩大的建造程序，以待完成。三百年以前，這殖民地的路政，是採取一種比較廉宜的原始的方法；自由使用的勞工與河石都很饒足。幾千名土工，被派往修築郵路，這種路現在仍是爪哇的交通要道；這是一種固定的勞作，每隔一碼遠的地方，將一個土工控

在樹上，強迫作工。到了現在，路工已經是工錢勞動者了，只有鄉村間的道路，依舊要居民負責修治。路基現時仍用著河石，不過上面鋪了瀝青——本地所產的——工人的工作，因為應用著新式的器械與機器，便也輕鬆了。

現在我們登山一望，可以看見寬整的柏油路，由五千尺的下面通到山上旅館門前，超出海面很高。有些地方，原來的道路，特別的陡峻，現在是沿著山麓通過的，要不，就是迴環紆轉的繞著山走著，景致的美，反而無與倫比。

讓我們回頭看看二十五年前的情形。牛車載著樹膠、糖、茶、咖啡、菸草和旁的出產物，慢騰騰的運往火車站；兩輪的車馬，如那大家所知道的 *Sato* 和 *dos-ardos* 運載著旅客們，由甲村到乙村。種植者和商人們乘著各種四輪馬車兩輪馬車等，到工作地去；*Sato*, *dealmen* 和 *achos*（均為馬車名）往來於街頭鎮上，以備雇用，事事都很緩慢的進行著，發展自然也同樣的緩慢。

現在，何等的不同了！強大的摩托車，裝載著五噸或五噸以上的貨物，風馳電掣的下去。「阿馬」或無論他的名字叫甚麼，再不須費很多的時間，坐在那顛簸不休，不舒服的馬車

上，到遠處的鄉村裏去看他的父母了；迅速而舒適的長途車載他到目的地，只須有從前他的父輩和祖輩所費的十分之一的時間便够了。種植家和商人們都有自備的摩托車，載他們到工作場所去；而最新的歐美製造的各式各樣的摩托車，亦往來於各處市鎮的街上，以備雇用。

現在荷領東印度地方的摩托車已不知道有多少了，一個新的市區一開闢，摩托車馬上便增加了起來，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摩托車的運輸馬上成了必需。有人說過，摩托車對於文明和世界的進步，比起歷史上的任何原因來，影響都大些，這是十分真實的話。荷領東印度的情形，便可以證明。

修築道路與使用摩托車彼此相因而一致；後者因前者的設備而發生，前者因後者的需要而發達，做成功一個無窮無盡的連環，連結著產地與市場。這樣的結果，便是人類福利的增加，力量的增加，而它的便利，更爲從前所絕對沒有的。

土人在這樣一個短時期裏，就慣適了摩托車的交通，真是可驚得很；所有的出租車，雜力車（*Taxis* 即運貨車）和百分之七十五的私人自用車，都是由土人駕駛；而在修車店

裏，土人機匠，在歐人指揮之下，也都做著和他們的西方的同業者一樣的工作。兩三年前設立丹絨不略的摩托車公司，僱用著一千名以上的土人，製造美國式的摩托車，他們對於各種工作，都很快的便諳練了。

摩托車交通運輸的發達這樣大，必定影響到鐵路，這是很顯明的。可是鐵路局也在各方面採取了競爭的武器，開行摩托車，使各村各鎮和鐵路聯絡起來；而且更進一步，在那些在發展的階段上還不許建築鐵路的地方，在棉蘭與吧當之間，國家鐵路局的摩托車常川開駛著。

不過，爪哇最近的長途車的發達，國家鐵路局雖採取了這種辦法，終於是一個咬不動的硬果。幾十部私人長途車，按時行駛於各處市鎮間，車子既多，乘客自然有權自由選擇，尤其是一般土人乘客，國家公司無從叫他們必乘自己的車子。有許多離火車站極近的村莊，長途車也沿途停下，因此，乘客更覺乘長途車方便。而長途車的票價通常又很便宜，火車票價雖也有幾線減低了，可是至多也只能扯平一點。無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事實總是這樣的，土人有自由選擇乘長途車的權，這種情形而且必定隨著長途車的經營者一同繼續延

長下去。

這種營業競爭，到了近日，已不僅限於乘客了。近年以來，貨車發達的快，差不多和客車一般。以前的出產物，必須先運到火車站，然後由火車站運往碼頭近處，再用別的方法運到船上，現在是可以直接由出產地一氣運往碼頭，省掉了兩重麻煩。還有一層，有些容易腐爛的物品，運輸時間的縮減，更明顯的極端的重要。譬如由岩望到多沙粒一帶，是馬鈴薯、菜蔬與鮮菓等的出產地，鐵路附近，菜蔬與鮮花等尤其產得多，最要新鮮的運出去。這種東西多半用牛車運載，多沙粒的氣候雖然很涼爽，花摘下來久一點不要緊，可是要早早的趕上市場，得到專賣的利益，便必須等候那定時開來的長途車。

上面所說的園藝區域，不但要供給泗水與附近各地方的市場，並且還要運往新加坡和各外島去。要使得各處市場的銷路發達，便要迅速的裝運，如果不能按時運到，那一定是交通上有問題，而無由發展。

可是不論摩托車怎樣發達，鐵路終還是鐵路，還是發展此地的主要的原動力。爪哇的最早的國有鐵路，是遠在五十年，於一八七八年建築的。在這條鐵路之前，有私人經營

的荷印鐵路公司於一八六二年建築的山三寶壟到梭羅與日惹的一條路。從那時起，荷印的鐵路建築，便迅速而勇猛的進行起來，雖然中間因為當地財政的困難，也曾停頓過。

爪哇在各島中，是最發達的地方，所以鐵路的建築也特別廣大而足用。這可以清清楚楚的從路線的長度上看出來，一九二七年之末，國有鐵路已有四千二百八十九啓羅米特之多，其中有二千七百八十一啓羅米特是屬於爪哇的。建築費的總量，已經超過了四萬五千萬盾了。

國有鐵路局之外，還有五家私人鐵路公司，也在爪哇修造著鐵路，那就是：三寶壟的安那鐵路公司，東爪哇鐵路公司，Seraoedai鐵路公司，三寶壟井里汶鐵路公司與荷印鐵路公司。前列兩家公司專修造電力車或地方車的路線，他們有種種的限制，如速度等（每小時三十啓羅米特）。在許多地方，他們的這些鐵路，都是沿著公路的，可是他們依然有幾百萬名的乘客，幾十萬噸的貨物運輸。他們開行於產糖區域，所以對於糖的運輸有很大的用處。

國家鐵路局，感著不斷的發展的必要，不但盡可能的如期用火車運輸各種堆積的貨

物，並且還應著旅客的需要，將蒸汽車改成電力車。第一條電力車路，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即荷印鐵路五十週年紀念那天開行，往來於丹絨不累（吧達威海口）與千冬墟之間，以後吧達威市內市外的路線，都改用電力車，吧達威與茂物的電力車，無疑的本年（按指一九二九）年底也可以開行。這條路一改用電力，在吧達威辦事的人，可以在氣候涼爽的茂物，每天乘電力車來去，路上所費的時間，較之以前，可以由一點多鐘減省到三十五分鐘。這種由蒸汽改爲電力的地方車，結果非常的圓滿；土人乘 *Kreta Listrik*（電車）者，正和鴨子入水一般的熱心。

爪哇的鐵路還有一個更大的進步，便是吧泗間的一日通車。以前來往吧城泗水的商旅，中途必須在萬隆或日惹住宿一宵，第二天才能達到目的地，現在是沒有這種困難了。

民用航空的開辦（以後再細講）可以使旅客們由吧達威航空往三寶瓏，然後乘火車於本日到泗水（由泗水回來亦然）這無疑的影響到鐵路局，不能不決定開行吧泗間的一日通車，因為吧泗間的交通，既可以由航空一日到達，那麼，鐵路局要維持這條長距離的路線，使得另想方法。而一日通車的開行，尤無疑的可以將那大批的飛機搭客拉回火車

上來，無論如何，火車總便宜得多，一般居民的經濟能力，還不許他們乘那昂貴的飛機。

這裏的一日通車，只於白天開行，大概要費十五小時。至於夜車的開行，鐵路當局者雖然時常在籌備，但似乎不能成功。因此，爪哇的旅客們不能不依然在熱得要命的白天裏旅行，徒然羨慕著英屬馬來半島的旅客的能逃避熱帶的炎威，在新加坡、吉隆坡與檳榔嶼之間，有夜車可乘。可是，在瀏覽的觀點上說，還是寧肯乘日車，有機會欣賞爪哇的自然美景；當火車蜿蜒於山間之時，你可以憑窗眺望，將許多勝景收入眼底，這樣，也就足以補償你的炎熱與塵土飛揚的不舒服了。

外島方面，鐵路事業還在幼稚時代，僅有少數的電車與火車路，聯絡著口岸與內地。兩三年前在南蘇門答臘開闢的巨港與的鹿卑洞的鐵路，是蘇島開闢的最大的樞紐。

自荷、英、西班牙與葡萄牙為爭海上主權，而在遠東海戰之時以來，荷領東印度的福利，即全靠著海上的交通。這不但在祖國方面，即在內島各地也如此。試看看東印度的地圖，馬上可以覺得此地好比歐洲和美國。如果將東印度地圖放在美洲大陸的地圖上，你便可以看出，北蘇門答臘恰好在美國的西海岸上，而新幾尼亞便伸入了大西洋；再將東印度地圖

放在歐洲大陸的地圖上，那麼，新幾尼亞便相當於小亞細亞，而蘇門答臘便遠伸出於西班牙的海岸以外。由此可見要將這散漫羣島的各地聯絡起來，將牠們的出產物貢獻於世界市場，必須有完善的水路交通。

這雖然是對於水路交通運輸的一點粗淺的概念，足夠說明航路的重要了。一直從最早的時候以來，人們就祇知道有 *Nederland* 和 *Rotterdam Lloyd* 的航船，新式的汽船與摩托船，這兩種荷蘭王家郵船，定期的來往，帶著開闢的先鋒和西方的製造品到東印度來，帶著東印度地方的粗製品和久住於這熱帶地方的西人回歐洲去。尼德蘭公司有九艘定期郵船，總噸數大約有九萬噸，以外還有三十一艘貨船。現在製造中的還有兩艘，每艘各有一萬九千噸，這在遠東航線上，可以列於最壯麗偉大的郵船之內，船上設有游泳池，升降梯等。拉特丹魯意公司有八艘郵船，二十八艘貨船，和尼德蘭公司聯合著，每週由荷蘭與東印度各開行一艘郵船。

在這兩家王家公司之外，還有許多外國船隻，也定期的來往於東印度，屬於英德日美諸國。

可是，這個殖民地的經濟利益，仍操在最大規模的 K.P.M.（王家航空公司）的手上。這公司航行於海洋、內島、沿海與內河，往來於東印度羣島各埠碼頭的，至少有一百四十艘船，按著各地的需要，大小重量不同。海航路線，著括澳大利、新加坡、香港與檳榔，內島航線，包括著全島各要埠各海岸。

一八二五年的時候，荷蘭的第一艘明輪的汽船開到泗水，並向三寶瓏與吧達威作處女航，這是荷蘭東印度汽船航行的開始。一八五〇年時，荷印汽船航空公司向政府借了一筆債，以為建造第二艘汽船之用。同時以私人的資格，和政府訂立了一個合同，取得航行於東印度羣島各地之權。一八六五年時，政府招人開辦荷屬的大規模的航務，路線之長在四萬里以上。這件事落在倫敦的一家 Mr. H. C. Robinson 公司手裏，以後又轉讓於荷印汽船公司。可是荷蘭人的一般意見，都不以內島航行權操於外國人手中為然，於是於一八八八年將舊有的兩家郵船公司合併，組成一個荷蘭船公司，名為王家郵船航業公司（按即現在的 K.P.M. 公司）。

K.P.M. 成立以後，不斷的改進，到了今日，牠的航業與船隻，已經是世界聞名的了；而

在舒服、迅速、安全與面積種種方面說起來，所有世界各國的同等的船更沒有比得牠們上的。在所有東印度地方各口岸和鄰近各國各地，無不有黃燭函和 K.P.M. 的旗幟的船隻。這種船隻，往來於內島各處，澳大利，馬來半島和中國各口岸，每年將近要裝運一百五十萬名的乘客，三百五十萬噸的貨物。

郵船的交通運輸，對於荷屬經濟利益上的價值，無由用數目字表示，但可以從航業發展的迅速與今日荷屬物產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地位的廣大上面看出來——這種地位是由於有廣大而有力的航業而得來的。

現在我們要說到最近最新式的交通工具——飛機了。循著增進發展的政策，荷領東印度也和她的母國一般，隨即認識了航空交通的價值。因此，在遠東方面荷屬首先開闢了民用航空線。

荷蘭王家航空公司 (K.L.M.) 的分支 K.N.I.L.M. 荷印王家航空公司) 於是設立了起來，從事開闢荷印的航空線。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荷印航空的開幕禮由總督 H.E. 在吧達威的航空站芝里力丹飛機場舉行。現在開行了的航空線是吧達威與萬隆

間每日飛航兩次，吧達威與三寶壟間每日飛航一次。吧達威與巨港一線最短期間亦將實現（按現已飛航）而泗水飛機場，也希望在本年（一九二九）年終以前建成，那麼，吧達威與泗水一線，也可以航行了。

棉蘭與新加坡間的飛行，正在計劃中（按吧達威與新加坡間一線已於一九三〇年二月開通，即上述之吧城巨港線之延長）將來亞洲與澳洲間的航行，當然也無疑的會開行的。

航空搭客之多，直出人意外，萬隆與三寶壟一線，每月平均竟有一千二百名之多。此外貨物與郵件也多搭乘飛機。這種飛機，有三個摩托（Motor）發動機，這在熱帶地方是非常的適宜而且有力的。

前面已經說過，吧達威與三寶壟間的飛航，於商人們是極便利的，因為他們要在最快的時間內到達泗水，飛機趕上三寶壟開泗水的火車，可以使旅客們改乘火車於本日到泗水。將來泗水的停機場修成之後，那麼，來往於吧泗之間的時間將更加大的減省。

航空交通之便利，可以從吧達威與萬隆的飛航上覺到。平常由吧隆，乘火車須費四

個半鐘頭的時間，現在乘飛機只須三十五分鐘便够了！

荷印的航空事業雖然還在幼稚時代，可是已經算得發展得快捷了，而將來的進步，尤其不可限量，這當然與當地的經濟的進展和鄰近各國各地的情况有著分不開的密切關係。荷印與荷蘭的航空交通，於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開始。以後每十四天之內，由荷蘭安姆司特丹來回於爪哇一次，作為一條固定的路線。這也是荷印交通上的一個大進步。

在以上各節裏，我已經盡力的將荷印現在所採用的新式交通運輸工具和它對於地方與實業的發展的關係說明了。所有海、陸、空間的交通運輸，都迅速的採用了最新式的方法與工具。土人都都醒覺了，知道利用西方的交通運輸工具，改乘摩托車、電力車、輪船與飛機等，而廢棄了老祖宗所用的古法，明曉了新式的交通運輸的時間既經濟，金錢又節省，而給予社會的福利尤其偉大。

萬丹的回憶

萬丹 (Banjam) 是荷屬爪哇的最西的地方，西濱巽達海峽，北臨爪哇海，東接吧達威

與勃良安南接印度洋，包括著巽達海峽中的勃合司與得瓦信頓兩島。居民很多，其中有中國人、歐洲人、阿刺伯人和別的亞洲人。土人是巽達族，只有北部與昔朗區內是爪哇人。女人們的身體雖小一點，可是都十分齊整完備，柔軟的身材，苗條的肢體，有著一種自然的美麗，而為西方的白皮膚的姊妹們的衷心所豔羨。

萬丹沿海岸一帶地方都很低窪，潮濕，北部地味最肥沃，大概都是一帶平原，而中央有著山羣，加朗與普洛沙禮兩個死火山便在這山裏。西北角上有 Celebes 山孤懸著，南部有根擋山脈，延入勃良安各種河流，都有下游河口可以航行。種種沸泉和冷熱兩種礦泉都在萬丹中央各地。加朗山的山脊上有一個大火山湖，叫做 Digo，大部份已由政府於一八三五年時吸乾，開成了稻田。

豆子 (Katjang)，穀米與咖啡是主要的農產物。米尤其是東方人的主要食物。極目四顧，水田漠漠，好比許多湖沼，綠草小徑，縱橫其間。近處則椰樹好像大毛帚一般，屹立於地上；而竹籬茅屋之外，則溪流蜿蜒，遠入於樹林中，溝壑錯縱，得以無泛濫之患。

在早晨的太陽剛剛出來，還不曾將田間的霧氣收盡以前，農夫們便荷著犁，趕著牛，下

田工作。犁田之時，泥沙都翻出水面，牛的膝頭齊著水，在那差不多全沉在水裏的犁頭前遲鈍的走著。婦女們都在那水泥田裏彎著背，敏捷的插著秧。

他們的農作，和季候差不多沒有甚麼關係。蓄水啦，犁啦，耕啦，種啦，耘啦，收割啦，都依次的進行著。收割之時，婦女們的工作更無限制而須耐煩，須用小刀子，將那許許多的稻穗一球一球的割下來，然後紮成一捆一捆的收藏。農夫們由耕種以至收割，時時都須小心留意，而工作得腰酸背痛。

萬丹沿海一帶的漁業與商業，從前也很興盛，自從一八八三年格拉加的火山大爆發，便摧毀了，大部分的海岸線與沿海的市鎮，如茶令經、安也、几等都被洪水毀滅了。格拉加是巽達海峽中的一個小島，在蘇門答臘與爪哇之間。由一八八三年五月到八月，火山大爆發，嚴重的情形為近時所未見。全島的三分之二都完全炸散了。馬上成了汪洋大水，淹沒了兩萬居民。

一八七九年，萬丹的家畜大起瘟疫，傳染到居民身上，十分危急，足足死了五萬人，萬丹的幸福大受影響。

萬丹共分五區，即昔朗、安也、几、板對格朗，假令今與累把。主要的市鎮是昔朗——萬丹的首府——芝累港，板對格朗，門內司與朗加司卑擋。昔朗位於萬丹灣附近二又二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往吧達威的大道上。昔朗的埠頭，在萬丹灣內，叫做加朗幹都，連接著萬丹故鎮的舊址，是往時萬丹王國的首都。在吧達威建立之前，這裏是荷屬東印度的主要商埠。在這舊址上，還有從前的胡椒倉，那是一個老倉廠，叫做 Fort Speelwijk，還有昔日蘇丹的砲台，一所完整的回教堂，想是一五六二年至一五七六年間萬丹的第三代蘇丹所建立的，裏面有許多的萬丹的國王的陵墓。

不久以前，梅拉地方建築了一個新海港，有一艘 K. P. M. 的輪船，與東南蘇門答臘的商業要鎮的鹿卑洞相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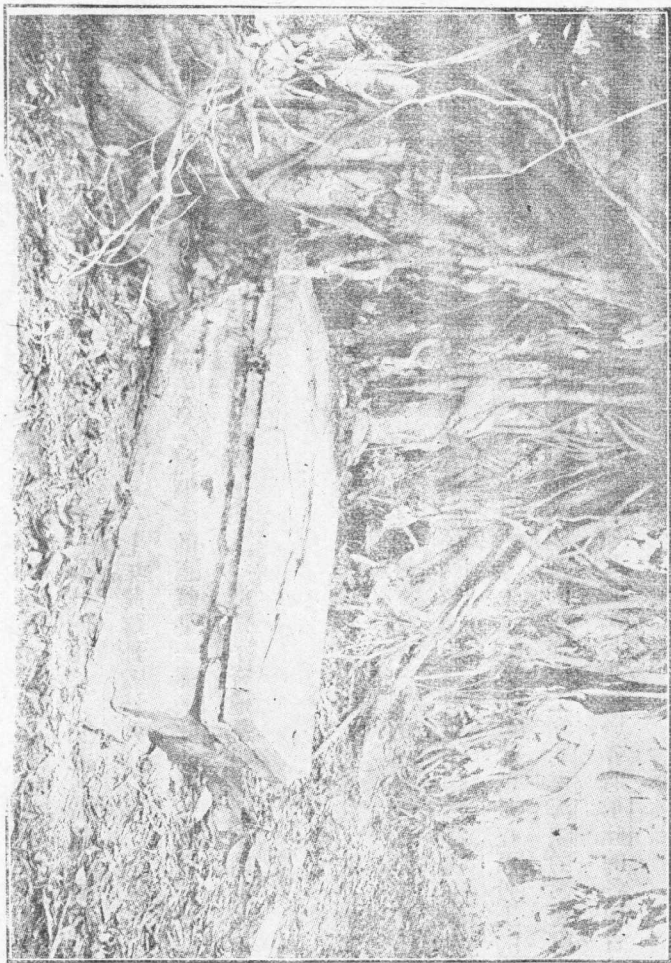
萬丹在被荷蘭人征服以前，是一個強有力的回教國，國王擴張他的版圖，一直到婆羅洲與蘇門答臘。一五九五年時，荷蘭人逐走了萬丹的荷葡萄牙人，將萬丹作成了第一個殖民地。一六〇三年時，荷蘭人在此地設立了一個商號，直到一六八二年才被驅逐出去。一六八三年，荷蘭人廢蘇丹為臣屬，建築 Speelwijk 砲台，宣布這個埠頭為荷蘭人所獨有，取消以

前的開放政策。從此以後一百多年間，萬丹爲荷領東印度的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一八一一年，吧達威降服於英國之後，萬丹亦起而繼之。到一八一四年才又交還與荷蘭人。兩年以後，此地的商務移往內地七里之遠的昔朗。一八一七年，此舊址毀於火。

Cheat 所著的辭源上說：「萬丹」這個字的意義是一種爪哇的鳥，「萬丹鳥產於」萬丹。」萬丹是一個地名，在爪哇島的極西邊境上。『這個字普通是指各種小鳥，但也可以當小巧的人講。』

萬丹居民，都聚居在各處村莊裏，每個村莊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家庭生活井井有條，上等社會多行多妻主義，下等社會多爲一夫一妻，這差不多是一定的。這無疑的是經濟力的關係。居民多信奉回教，是比較原始的寬容的一種回教，極崇信自古相傳的靈魂不滅主義。

一五〇九年六月，荷印第一任總督 *Cornelis Houman* 到爪哇來，就是在萬丹上的岸。此後不久，萬丹的商業便發達起來，而且繼續的興盛，因爲地位正在巽達海峽的衝要處。中國、印度和阿刺伯各國商人都帶著大宗的貨物航海到萬丹來售賣，各將爪哇的各種貴重出品帶回本國去。



一六七三荷蘭人死屍之墓 中 指揮普特 Hugo Plofer 之遺骸

那個時候，西爪哇的兩個強國，便是萬丹（或Banten）和馬打拉（Mataram）

當時萬丹的葡萄牙人很多，很誠懇的歡迎荷蘭人到來，可是這種友誼不久便破裂了。一五九八年時，荷蘭人重來萬丹，便下了一個決心，要無限期的長據下去。他們要獨佔此地的商業，和別的商业上的貴重的出產。於是各處的貨物都集中於萬丹，然後運往海外去，萬丹便成了一個重要的商埠。

當時的荷蘭人，不須用武力對付土人，並且於一六零一年時還須抵禦葡萄牙人的攻擊，於一六零二年時抵抗英國人。一六一七年，法國人到了萬丹，也和荷蘭人起了衝突，荷蘭人賠了他們一宗賠款，才得罷休。英國人爲了種種原因，將他們的在馬六甲（Moluccas）的商業中心放棄，而在萬丹設立總公司，一直支持了多年，認真的和荷蘭人競爭，並彰明的幫助一切走私漏稅者。那時荷蘭人覺著萬丹這個地方不再安穩了，爲要從這地足以致致命的競爭的勢力中掙扎出來，於是將他們所住的地帶築起一座紅磚的城牆，在城邊懸著各種禁令。各河的口上，都用竹柵封著，城內有三條大街，三張長開的城門，城內的草場上有一所回教堂，土主的王宮和荷蘭官的官署也都在這裏。

一六零九年第一任總督被任爲印度會的商務總監時，即駐在萬丹城內，這很清楚的表示出這塊殖民地怎樣的重要了。

一六八五年，建築了一個石的砲台，名叫「Spe Iwijk」這或者就是用的總督 Speel-dijk 的名字。貨倉，兵營與官署，都在這砲台裏面。

到吧達威興起之時，萬丹的商業便漸漸的衰殘了，後來竟完全喪失了在商業上的重要地位。這種不幸的轉變，全是因爲它的港口的淤塞。它的河流有一個時候有二十密特寬闊。現在是不到三密特寬了。

萬丹在歷史上是荷蘭人在爪哇的第一塊殖民地。至於荷蘭人最後離開萬丹在甚麼時候，便不能確實斷定了，或者當在 Marshall Daendels 總督時代也未可知。

遊蘇甲平眉

早幾天，尸先生便約我們，「假如高興，禮拜六下午，可以和尸先生同到新耶拉雅去走走，那裏氣候的涼爽，晚間已近於冷，便是在白天的太陽之下緩步，也不會淌汗。」

——比萬隆怎樣？

——萬隆熱得很呢！

正感覺著生活枯燥，不知到甚麼地方去走一下好的我們，自然不免心動。可是到了禮拜六，印先生問我們準定何時啓程時，我們聽了須乘兩個鐘頭的摩托車，須住六七盾一晚的荷蘭人開的旅館，又須六七個人同擠在一部車子裏，我們便猶疑起來了。路途太遠，費用太多，車子坐得不舒服，這三點便成了難解決的問題，終於印先生不耐久候，而代我們決定不去。

——我們到蘇甲巫眉去吧？△君，你還不會去過呢。

——我也不曾去過。——X君同意。

於是決定乘下午四點十八分的電力車前去。

電力車比火車更快，我們想，不過一點鐘便可到茂物，然後換火車或摩托車到蘇甲巫眉，晚邊便可以到達。誰知這一班電車是特別慢車，遇站必停，停必幾分鐘。大搖大擺的到得茂物時，雨後的天色格外顯得不早，到蘇甲巫眉的火車已沒有了，摩托車非七盾多不肯去；

而剛由肥城趕回點四十分的快車到茂物的丁君又告訴我們，這一路盡是山路，上上下下，很費時間，恐怕不能很早的到達，六七盾的車費並不怎麼貴；於是我們又猶疑起來，而在茂物歇下了。

晚飯後，小雨初霽，月色微明，植物園的門口雖那麼冷靜，我們却有興夜遊。從頭門一直沿著樹蔭往裏面走，在荷塘邊的月明中，著實欣賞了一會。四圍冷靜靜的，再不見第三個遊人，只聽得一片流水聲，彷彿松濤一般的悅耳；幾只白鵝尙未曾睡覺，在水裏慢條斯理的遊著，也似乎愛這月夜的景色；雨只墮了似的鴨子，站在池邊草地上，嘶嘶的伸著頭叫了兩聲，似乎在向我們問訊。山這裏下坡，遠遠的望見幾點火光，我們以為是遊人將近噴水池，三個馬來苦力，聽了我們的腳聲，忽然都站了起來，一個將火把拿起，一個將電筒捏著，一齊照著我們。我不覺嚇了一跳，「難道這園裏有強盜麼？」他們看清楚了我們之後，才告訴我們說，現在已過了七點，不能進園來遊了，請我們趕快出去。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可是我們已經遊了一長段了，這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茂物比吧城當然冷靜得多，加以入晚下了雨，街頭行人更少，更顯得冷落。然而這正是

住慣了喧囂的吧城的人們所喜愛的夜呀！旅館門前一片空地，幾株大樹，靜悄悄的睡著，很少車馬去吵醒它們；旅館的左邊和後面，都臨著深谷，谷中樹林之內，有更多的人家，山水之聲，洪洪然徹夜不絕，在雨後的月明中，微有幾點燈火，以外便是一派寂靜，使人聯想到鄉村的幽居，使人回想到北平西山上避暑的情景，松風水月，何等清華！

早晨的植物園，特別有一番新鮮的氣象，空氣的清新，尤使人愉快。高樹叢林間，時時流露出種種悅耳的鳥語，遠遠傳來的雞聲，似在共同贊美這清晨的美景。蓮池迎著流水處，三只雪白的鵝，正在悠然的浮著，有時被急流衝激，身體橫了過去，然而輕輕的將紅掌一撥，又逆游了上來，似有說不盡的自得的樂趣。

噴水池的水管，似乎生了病，力量微弱得多了，只低低的噴出幾道泉來。我們正在凝神細賞四周的景物，忽傳來幾聲弦索，原來池的那邊來了幾位遊者，正在和弦，預備奏他們的快樂之樂。馬來人真會享樂呀！

不知是入資還是迎親，一輛二十世紀的摩托車中，坐著一位黑臉漢子，頭戴烏盆帽，帽上披著紅纓，身穿清時代奴隸式的袍褂，腳上不知登的甚麼粉底朝鞋，可惜看不到乍看

了，使人疑心是演舊戲，是幾百年以前的古人復活！這才是真真的東方文明呢！真丟盡了我們同國人的臉！等一會行廟見禮時，還不知要怎樣的三跪九叩首呢！

原想趁下午兩點三十分的電力車回吧，恐怕時間太晚，來不及料理本日的工作，特別提早於上午十一點半時，雇了一輛 *rickshaw*，預算在午後一點以前趕回來。不料走到半路時，後輪忽然破裂了，修理修理，足足耽誤了半點鐘。再開行時，依舊是破的，原來沒有修好。一只脚受了傷的老虎，哼哼的在路上走著，怎不使人驚異？關心的路人，尤其是小孩們，遠遠的便看出了車子的毛病，高聲的警告車夫。

車輪越走越不成了，再停下修理，依然無結果。走了一陣再查看時，外輪已經快碾破了。得了一位居民的幫助，才將那車夫幾次試拔，終認爲無法拔出的螺絲釘轉了出來。拆開車胎看時，不但內胎已成粉粹，便是外輪也已破裂多處了！因循苟且的車夫，也知道不能再裝入內胎，於是想出了一個聰明的特別的辦法，割些青草塞在外輪裏，只引得經過的車上的人們大笑！走不了幾丈遠，青草被壓扁了，車輪依然不行。聰明的車夫，忽又想起前輪所受的壓力比後輪輕，想將破的後輪換到前面去，於是又停了下來，費了很多的工夫，將前後輪都

拆下，哈，誰知大小不合，根本不能對調！這時已經午後三點半，我們再不能不另外想方法了，恰好後面來了一部長途車，便攀了上去，擠在一羣鄉人中，這才於四點多時到了吧城！

我們不肯搭電力車，因為要速，誰知反而遲誤了很多的時間，孔二先生說：「欲速則不達，」我覺得應該改為「欲速則必搭。」搭著，搭電力車也！

穀物的傳說

古昔的時候，吧里有一個國王叫做 Maharaja Wene，他是一個極殘忍不仁的人，特別是對僧侶們不好。因此，他為人民所痛恨。有一天，僧侶們決心要痛打他一頓，將他處死。乘他走出王宮之時，大家一擁而上，果然便將他打死了。可是，看啦，被打的他，口裏竟生出一個小孩來了，他們便叫這小孩為（打）Pretu，（吧里話叫打為 Pret）。

這怪孩子居然順暢的生長著，一轉眼便到了中年了，他很仁慈，好義，正直而又聰明，總而言之吧，他有種種美德，使他成爲一個完人。不消說，人人都歡喜他，尊重而又敬畏他，因為大家都認識了他的偉大和才幹。於是他被舉爲吧里王，繼承了 Maharaja Wene 的王位。

那時候，吧里人民的食物，只有甘蔗汁一種，別的全然不知道，這位新王對於這種食物很不滿足，想再有一些別的好一點的。可是他曉得別的食物到底是些甚麼東西，於是他去求教於地神，她的名字，叫做細帝（Sat）。他堅決的向細帝說，假如她肯做，她一定能够幫助他，同時他用著恐嚇的手段，叫細帝找出一種比甘蔗汁更好的食物來。細帝被他嚇怕了，便變做一條母牛，想要逃走。可是她經不起他的繼續的窘迫，終於軟化了，服從了他。她從此叫她自己為 Pretivi（扑打），因為她被 Petu 征服了。

國王重復向她說明他所需要的東西，叫她去辦。她答應了，變成一隻母牛漫遊人間去尋找。她叫國王去見印得拉（Idra）神，求他使土地適宜於生長旁的食物。同時並進一步要求他，傳授耕種的方法。她固然已經被說服了，她必須變成一隻母牛，才能使他達到目的。可是他又有何方法可以使印得拉來幫助他呢？這件事如果辦不到，Pretivi（她的名字）也是沒有方法幫助他的。

國王為要達到他的目的，於是馬上跑去找印得拉神，硬要印得拉答應他的要求。印得拉看了他這種粗蠻無禮的舉動，不覺心中惱怒，便給了他一個拒絕。於是國王便與印得拉

交戰起來，印得拉打不過，逃往天堂求救於衛施奴（Visnu）神。可是衛施奴不在，只會著了他的妻子司禮（Shi）。司禮告訴他說，她的丈夫已投生於人間，做了國王，名叫 Peria。並且說，不久她便要去找他呢。印得拉無法，只得去求救於最高的天神西瓦 Siva。同時司禮也已下了天庭，找著了她的丈夫。

這時婆羅門神看到了這種惡戰，恐怕自己受波及，爲了自己的利益，於是便派了四隻鴿子送種子給國王。那四隻鴿子是：一隻普通鴿子，一隻小圓鴿，一隻野鴿，一隻班鳩。第一隻帶的是黑種子，第二隻是白種子，第三隻是黃種子，第四隻是紅種子。

鴿子們飛到半路時，遇著了一個妖怪，要搶劫它們的種子。那第三隻野鴿子便和它戰鬥起來。不料口一鬆，它所啣的黃種子便滑落了。於是四隻鴿子馬上飛回去，告訴婆羅門神。婆羅門神聽了大怒，便念了一遍咒語，使黃種子不能養生食物，僅可以產生一種顏料。因此這種種子生出一種糞黃來，現在還用以做黃顏色。

其餘的三隻鴿子，現在又很快很小心的飛往國王那邊去。在路上遇著了司禮，她也正要到人間去。於是鴿子們便要求她和它們一同走，以便保護它們所帶的種子。後來，鴿子們

與司禮都平安的見著了國王，國王接到了這些種子，好不高興。可是怎樣種植呢？他依然不知道，於是他又去請問印得拉神。印得拉神知道拗不過他，便叫另一位神去教他。那位神便告訴他怎樣使土地適宜於耕種和怎樣使用牲畜的方法，並告訴他怎樣播種，在甚麼地方播種。依照他的方法，將黑白兩種種子種在水田裏，將紅種子種在乾土中。那兩種種子生出一種小植物，所結的果子，便是穀。以後叫做稻子；黑種子生著黑穀，以後叫做Uci。紅種子生著紅果子，便是所謂 gaga（可可？）的。

司禮做了穀物之神，非常盡力的保護著穀物，一直到現在她有兩個僕人，是一男一女，他們變成 Ketela（黃豆？）與包粟，時時刻刻都在她的身邊。因此，黃豆與包粟在吧里地方常混在米飯裏當食物，而並不是一種奢侈品。

照吧里的傳說，穀物的來源是這樣的。

遊新當拉雅 (Sindanglaja)

長期的旅行，時間與事實都不許，短旅却又苦於沒有新的地方好去。惟一的茂物，已遊

得膩了。據說，新當拉雅在衆山中的山頂上，風景好，氣候涼，另有風味，拜六去，禮拜可以回來。因此，又引起了遊興，決計將這一個 Weekend 消磨在那兒。

拜六下午三點，由吧城乘摩托車（自然是揩油的）出發，我和印、日兩位坐在後面，君坐在車夫一排，倒也不十分擠。到茂物的一段路是走得最熟的，不覺得怎樣有趣，雖然我的眼睛仍然在不停的眺望，好像有特別的好風景在前，恐怕錯過了似的。過了茂物，漸次走向山頭，漸次走近那白雲封住的高山，越走越高，風景也隨著地勢而變化不定。山地總是特別多雲霧，威權最大的太陽，也無法似的，從來不曾痛快的照徹滿山，僅能蹈瑕抵隙的從雲縫中透出一絲一團來，將蒼鬱的青山光明幾處，以外的地方，仍讓白雲封鎖著。車行愈高，漸也從雲霧中走入了陽光照處；一會兒，又從陽光中走入了雲霧中。路途的迂迴曲折，上下不定，也和風景一般的多變幻。指路的木牌，不遠便有一個，忠實的指示行者以前路，使人一看就知道應要放慢速度，準備下坡或轉彎，或加足力量，準備上坡。古人有兩句詩，借來形容這一路的景致倒非常的恰切——

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上山下山，正在走得起勁的時候，靠近我坐的這邊的右後車輪，忽然冒起烟來，發出一股樹膠的臭氣。我還不曾想到是甚麼原故，坐在前面的叻老先生已覺出了，馬上叫車夫停車，跳下車，舀著路旁的山水，往車輪上直潑——原來車輪被摩擦得太利害，已由發熱而燃燒到車輪了！散在路邊的幾個馬來人，都只在談著閒天，並不注意這小小的火警。大概這於來往這裏的長征的車是很普通的事，他們已看得慣了。

叻君居留此地的資格，比已有十餘年的居留的叻老先生的更老，走過的地方似乎也更多，而且都很熟悉的，一路上滔滔的談著，頗有趣味。據說，由這條路經過新當拉雅、剪玉，而到萬隆，是從前的吧隆交通的要道，也就是從前的軍路，那時由萬隆乘馬動身，要走四天才可以到吧城呢。

平常由吧城跑到茂物，覺得茂物的氣候很涼，現在由茂物再往山頂上走，才知道茂物並不怎麼涼，越進入山裏，越覺涼風習習，吹得滿身清快，好比在國內度江南之秋似的。山花野草，紅綠雜陳，風景尤覺秀美。

新當拉雅到了，山口路旁的清水塘，是公共的游泳池，據說每次只須給兩方半錢，便可

以自由游泳；然而這般涼的地方，我恐怕不敢跳下水去，另一邊的一片房屋，是荷蘭旅館，每天要費二十幾盾，那我們窮小子，是休想領教的。入口後，也有多少商店，大一點的都還是我們的同僑開的，門口寫著大大的中國字的招牌。一所屋頂上飄著旗幟的洋房，車夫告訴我們說，是 *Toean Besar* 的別墅，原來荷印總督閣下正在這裏避暑。

我們的目的地——△先生的寓所就在離這別墅不遠的路旁，雖然不過是普通的幾間房子，然而在這山清水秀，氣候優美的大自然中，有這樣一個居所，已够舒服了。院子裏的玫瑰正開著花，咖啡子青青的結在枝上，還不會熟透；鄰家菜園裏滿植著包心菜，有的剛剛用繩兒繫著，還不會包起來。據說，這是此地的最好的出產之一。屋後有山水，聲潺潺可聽，清而冷，味也不惡。飲料與洗滌，就用這種水。

剪玉是不曾到過的地方，就在山下，我原想到剪玉去住一夜，明天趁火車回吧，可是他們幾位都要連夜趕到萬隆看勸業會去，我獨留在剪玉未免無味，便也只得和他們一路走。

由山上下來，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到了剪玉市，早已萬家燈火，稍爲耽擱一下，便又開始

長征一直在亂山中馳驅上下，走了將近兩點鐘才到萬隆。從山頭下來，正如茂物一般，萬隆並不覺得十分涼快。

吃飯沖涼後，已經是九點多，據說勸業會十點即收場，今晚是來不及看了。其實我去年已看了個十足，反正不過是那們回事，不看也想像得到，不如早一點休息，回復半天摩托車的勞頓。

我每回到萬隆，都是住的東華，因為那邊房子比較好，主人又很熟識；這回到得太晚，又逢著勸業會中的拜六，各處來的遊人很多，東華已沒有房子，只得在一家較小的東閣住下。隨便挑了一間樓下的房子，以為反正不過住一晚，沒有選擇的必要，誰知這一夜才糟糕呢！

朋友們走了，十二點鐘一响，我便關起門來睡覺；可是翻來覆去，只覺得頭暈氣悶的，再也睡不着，怎麼回事呀？起來開門到走廊上走走，忽覺得精神爽然，原來門窗緊閉之後，沒有充分的空氣流通，僅僅門上有一排小窗，而又蒙着鐵紗，空氣那裏够呼吸？和門一般，沒有鐵柵，開了就洞開，沒半點遮欄。打開睡吧，在人雜的旅館裏是萬萬不行的；不打開又實在睡不下；這樣真弄得我沒了主意。我關上門睡一會，又爬起來坐一會；再又關門睡覺，再又爬起

來開門，好不煩悶！假如這時有車回吧城，我必定馬上跳上去！

兩點以後，實在疲倦得不能支持了，這才勉強的睡了下去。可是四點多時，樓上的貴客，忽然起來大拖木屐，在沒有地毯的薄樓板上，「如履平地」的去一去亡去一亡的走着。接着一陣倒水聲，更响得熱鬧，原來是他老先生小便！我被他這一驚吵，睡神不知逃到那裏去了，只得又起來開門吸空氣。過了一會，好容易再睡下，可是不到一點鐘，樓上的木屐又大响特响起來，而且還夾着箱籠桌凳的移動聲；他老先生似乎着了一點涼，時時發出幾聲痛快的噓噴。原來天色將亮，他老先生預備走了！我在這種絕無顧忌的木屐下的樓下，當然無法再睡，只得也陪着他老先生起來，恭候他老先生發了駕後再打主意。木屐聲停了，大概行李已經理好，衣服已經穿齊，正在換皮鞋了。果然，一兩分點之後，樓上換了皮鞋聲，同時一對木屐似乎從半空中掉下來的一般，同在樓板上發出一聲巨响！大概是老先生順手將它們丟開的原故。他當然絕對不會——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會擾亂旁人的治安。他是只知道自己，不知道以外還有人的！我真恨不得將他抓來關在我的房子裏，我照樣上樓去拖半點鐘的木屐，然後再將木屐狠狠的往樓板上一扔，叫他嘗嘗這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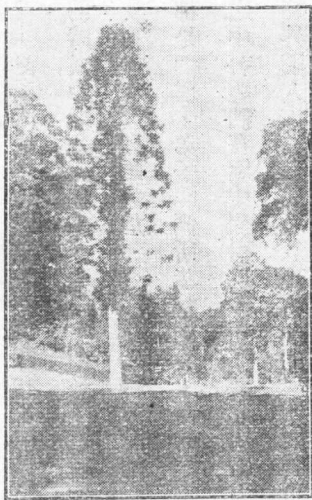
清早的空氣，清新得使我將睡眠不足的精神也提了起來，蹲在院角上籬柵下的井旁洗了臉，便獨自出門去，信步走着，欣賞這裏的朝景。流水橋邊，晨曦雖照著了一面，可是微風吹來，仍有冷意，彷彿秋風似的，我竟不知不覺的將兩手插入了褲口袋裏取暖！在馬路上繞了不少的彎，走了不少的路，半點鐘之後，覺得略略疲倦了，（可並不熱，）才順便在路旁的公園裏坐下。這裏真是一個好地方，不但氣候涼，便是這種公園，也是吧城所沒有的。

八點多鐘，回到旅館裏，卍君到芝馬處去看朋友，我懶得同去，預備睡一會，等他回來，一同動身回吧。不料來了幾位朋友，談得高興，睡神既逃得無形無踪，卍君又再也不着急，直等到十二點多才興匆匆的回來，我想早一點回家的計劃，便不能實現了。

回來時，仍走昨天的原路，下午一點十五分，由萬隆啓程，兩點四十五分到剪玉，三點十五分由剪玉上山，三點四十分到新當拉雅，五點三十七分由新當拉雅動身，六點五十五分到茂物，吃了晚飯再走，到吧城時已晚間九點一刻了。

山頂雖然很涼，午後一兩點鐘，似乎也是馬來人休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居民，有的在午睡，多數都是家人男女坐臥在前廳的地板上，悠然的在翻頭髮，捉虱子，有的男子伏着輪

下，將頭枕在妻子的腿上，讓妻子給他搜捉着；有的女人坐在地上，打開了頭髮，讓小姑娘站在後面細細的爬搔；由萬隆動身不遠的一段路上，幾乎家家如此，戶戶皆然，大概那正是捉虱的時候。這真是太神妙了！據說，每個馬來人的頭上都蓄着虱子，的確是蓄着他們雖時常叫人捉，但並不要捉盡，也不要設法將它們消滅。他們認為頭上有幾個虱子，叮叮癢癢，很有趣味；而閒暇之時，叫人這麼爬爬搔搔，更有不可名狀的舒服之感。所以每人頭上都得蓄幾個！這真是太神妙了！



吧督行署前面之風景

藝術了？！

萬隆的晚晌，回時却又是趕回吧城的午后，時間都不許逗遛；只得順着車路隨意望望。記得有人說過，「凡是華僑所到的地方，便是菩薩所到的地方。」這便是說，凡有華僑的地方，必有神廟，像吧城的甚麼「金德院」，「觀音堂」，「玉蓮堂」等，便都是這類的神廟。剪玉

地方也不缺這種色彩，當他們幾位下車在一家店裏休息喝濃茶的時候——「君是最嗜好這種茶的，雖濃得又苦又澀，也要贊美，而且非喝完不可——」我一眼看見了對面的廟宇，便走過去拜望：鐵欄杆內是一個小小的院子，再進便是神殿，似乎是叫做甚麼「福德廟」——記不清楚了。神座上的菩薩，都有名稱，只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大伯公。我正在隨意瞻仰的時候，老先生也來了，先脫了帽致了敬禮，便想找廟祝，但廟祝不在。他便自動的抽了一支籤，接着又打掛，對於菩薩沒存半絲敬意的我，只得趕快退在一旁。廳上擺着三四個轎亭，都是「信士弟子」們所恭送的。看上面的聯語，明明是專作抬菩薩出巡之用的。大概一年之中，菩薩們在廟中坐得屁股痛了，要在馬路上見見陽光，看看風景，對輕易不進廟的土人和外國人露露臉，表現表現古國的文明同時：可以想像，出巡之時，旗傘執事，香爐寶劍，必定隨着「肅靜」「迴避」的虎頭牌，同在馬路上和皇帝時代的縣大老爺下鄉踏案一般的威風！其實現在的大老爺早已不乘綠呢或藍呢大轎，而改乘包車或汽車了，此地的「信士弟子」們，自己所乘的也盡是馬車汽車，並沒有轎子，恭獻與菩薩的，似乎也應該改爲汽車或馬車才是。不然，菩薩出巡之時，一切妖魔鬼怪假如都跳上了「Taxi」，菩薩們怎能捉得到

它們更怎能爲我們僑胞保清吉？這便算是我遊剪玉的一點感想。

現在應該上新常拉雅了。由剪玉到新常拉雅路程一共是十七啓羅米特，全是彎彎曲曲的山路，路旁的畫着Z字指示轉彎的路牌，有時一連畫着兩個，我們一看，就知道一連有好幾個彎兒，須慢慢的繞過，爲預示下坡或上山，路牌上也畫着符號，這麼一挑／表示：上；這麼一撇＼表示：下；倒很方便！路旁——不但此地——還有一種木牌，上面寫着JMC，大概是Java Motor Car的縮寫，據老於南洋世故的旧君說，當初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全爪哇摩托車公會，請全爪哇的有摩托車者都加入該會，以便互相聯絡扶助，做一個大規模的團體。這JMC的路牌，便是該會設置的，後來不知因爲甚麼，沒有成功，這段話似乎不大可靠，因爲會並沒有成立，怎會先有這種路牌？我想這只是這裏的國家公路局的一種標識罷了。

伊力兩位先生是特來給△先生的小姐診病的。△小姐爲了有點肺病似的病，特由吧城跑到這山頂來養息。這裏原有一個女子肺病醫院——男子的在芝沙露亞——她在院裏住了兩個月，不但沒有養好多少，反而精神上不舒服，原來院裏的看護婦不怎麼懂得她的職務，時常會惹起病人的煩惱，因此，△先生只得租一所房子，讓她靜養，改請中醫診治，也

因此，一路之上，我的耳鼓裏所聽到的，多是黃芪黨參，肝木腎水之類的醫學上的大道理，幾乎變成了一個旁聽學徒！

△先生高興，領我們游覽，給我們指點四圍的風景。總督行署對面的一帶山，中間低平，兩頭略略高起，並不像一個甚麼動物，却硬生生的被人叫做「馬形山」。日君因此感慨的說，外國人雖不信風水，建築房屋之時，也少不了選擇優秀的形勢。這話也自有幾分道理。山上的流水頗多，有一條最清潔的，是山上的最好的飲料，十分冷冽。過了總督行署不遠，另有幾所公事屋子，那便是郵電與電話局。又一面的坡下有一個修砌整齊的水池，池中央有小亭，亭中有棹椅，佈置得很雅致，那是屬於旁邊的茶廠的。路旁隙地，除了雜樹野草和花圃外，都是菜畦。據說，這裏的包心菜很好，顆兒也很大，運到附近各埠去的很多。菜畦裏果然種着不少的包心菜，有的已包好，有的還剛剛被用兩根索兒交叉的鬆鬆的裹着，原來它們並不像我國北方的大顆的黃芽白菜似的，不會自己包起來。△先生為不負這種好菜，特託一位熟識，代一位在勿里洞的朋友買一担，以便帶回勿里洞去做送人的禮物，這倒饒有田家風味。『這個地方，總而言之，不愧是一山清水秀，柴近水便』的好所在。△先生說，其實說句

不嫌煞風景的話，像這樣的地方，我們可愛的祖國何止找得出一千一萬祖國的地方，假如能照樣的整理，只有比這裏好，只有比這裏高，何至於不憚煩瑣的來贊美人家的地方？只可惜祖國年年征戰，處處殺伐，不知那一天才有餘力來做這種工作！真叫人「不勝感慨系之」。

離新當拉雅不遠的山頂轉彎處的路邊，有一個孤亭，登亭一望，山下景色，盡收眼底，烟雲變幻，頗饒奇趣。柱上，樑上，題名的不少，幾乎都被刻劃滿了，可以知道來遊這裏的人之多。所有的都是外國字，我想，也許有不少的回僑名字在裏面，不過都是簽的洋文名罷？我遍找中國字，四周都沒有；後來抬頭向橫樑上探望，不覺一喜，原來有用黑墨寫的三個整齊的中國字——梁炳農！

過這裏不久，走過另一個山邊，路旁地名牌上寫着 Goenoeng Mas，却原來是一座「金山」（Goenoeng 是山；Mas 是金。）可是望過去，也不過是普通的青山，並沒有半點金氣。向前直望，一覽看到山下的原野，這時却有一番奇偉瑰麗的景致！血紅的夕陽，被暮雲截成了多片，遠遠射在山麓水田中，反映出一派金光寶氣，閃爍變幻，在烟水蒼茫中，與水田聯成一片，遠遠的耀着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分不出那是天，那是田，那是夕陽，那是反影！好哇！這才

是自然的奇景，宇宙的傑構！這才不負兩日的長途奔波呀！

英屬馬來半島與荷屬東印度

地理

在亞洲的極南部，界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伸出一個半島，就是現在的英屬馬來半島，包涵着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及土王自治地。再南一點，有一大羣海島，包括五個大島及無數的小島，這就是現在的荷屬東印度，也就是昔時歐洲列強劇烈競爭的場所。這五個在世界上佔有相當地位的大島，就是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西里伯斯和新幾尼亞。其餘的小島，就是小巽達和摩鹿加等。

這一羣小島和它的鄰近的大洲的關係怎樣，常成爲一個爭執的問題。據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和自然學家一般的見解，都以爲在以前有一個時候，蘇門答臘、爪哇和小巽達島，是和亞細亞洲相連的；而婆羅洲、新幾尼亞、西里伯斯和摩鹿加是澳大利亞洲的一部分。這種結論，是從各島及各洲間的植物動物上細心比較及地質的構造上研究出來的。這種理論，

現在還可以拿許多實例來證明。譬如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及爪哇等處的老虎，馬來半島及蘇門答臘的象，在婆羅洲，西里伯斯及新幾尼亞等處是找不出來的。反過來，澳洲的鴨嘴獸及新幾尼亞的袋鼠等，在蘇門答臘及爪哇等處也找不出來。根據這個事實，本文只須側重於爪哇與蘇門答臘一方面去討論便够了。因為在這兩個荷屬的島裏，就可以找出英荷兩屬的不同例證來。

馬來半島與東印度羣島現在是分別在英荷兩國統治之下。雖然彼此之間距離很近，由星加坡到八打威的航程不過三十六小時，而以往的地理上的關係也很密切，可是它們之間有着極不相同的地方。它們同在蘇彝士運河以東的各國中，各有着自己的特點，它們往時所受的是同一的外來的影響，而結果彼此不同，這不同之點更覺得顯著，這是最近三百年以來所造成的。

歷史

講到英荷兩屬的歷史，在距今二十五年以前，連中世紀時代的事蹟還很少人知道。那時地埋藏的秘密，還很少發掘出來。以後才漸漸的強迫的將那些埋沒了的寺廟及宮殿

等古蹟發掘。雖然這些史料還沒有蒐輯齊全，但已經够證明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及爪哇這三個地方，在有幾世紀之中，是受的同外的影響。雖然我們早已知，印度人初入爪哇之年，在紀元二百年至四百年之間，可是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以前之同屬於一個大帝國的統轄的事實，却直到十年以前，發覺了一些雕刻物後，才有了一點眉目。Coetes 教授參考其他各種雕刻物之後，說明克里微家雅 (Crivijaya) 和蓋能得拉 (Calendra) 兩個字的意義，然後才明白克里微家雅帝國的蓋能得拉朝，是在第七世紀中葉到十四世紀時代；首都的地址，在現在的巨港。當時在巨港曾設立了一個佛教大學。這個帝國的版圖包括著蘇門答臘全部，爪哇大部，馬來亞全部及印度的一部分。這些地方，統治於這個佛教的大帝國之下，歷時有七百多年。當時的首都巨港，被視為學術與文化之重心。照理，這個地方應該遺留有不少的陳蹟，可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我們簡直一點都不知道以前有那麼一個大帝國。這種發現，還給我們解決了以前視為神秘的許多問題，但顯著的帝國的陳蹟，却始終還沒有。

克里微家雅帝國衰亡之後，爪哇帝國摩覺拜 (Modjopait) 誕生於東爪哇。慢慢伸張勢

力，幾及於全東印度及麻六甲，這是由一二九回到一五二五年的時代，及後回教勢力東來後，才衰微下去。一五二五年以前的史冊，還記載着十二世紀中葉的時候，馬來民族和巨港移民才遷於馬來半島的尖端居住成立一個城市，叫做星加坡拉（即星加坡）。他們的首領是 Sri Turi Buwana 後來，爪哇人攻襲星加坡，正是爪哇帝國興盛的時代，這便是爪哇帝國向外發展之一幕。同時巨港人民既移向外島，似乎亦可以證明那便是克里微家衰落落的時代。後來，星加坡被爪哇人攻下以後，馬來人都退往麻六甲，一直到一二七六年，他們才復興起來，不但恢復了星加坡，而且擴充了不少的領地。

摩覺拜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是一三五〇——一三八八年。那時全東印度的貿易都操在他們的手裏，食米也完全被他們操縱。過了這個時代，便很快的衰落下來了。同時有別一種勢力代起。這種勢力當初是很和平的，後來才變成武力的。在印度商人來到爪哇一千年之後，回教商人才接踵而來到馬六甲海峽沿岸各地貿易。他們帶了波斯及印度的出產品，如細布，氈毯等來換爪哇及蘇門答臘的鹽和米。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末來到東印度，說在蘇門答臘北海岸遇見過回教移民。那時在蘇門答臘已經有了兩個回教的小國，叫做 Pel-

Isk 和 Pass。由此可以證明他們的話不錯。不久以後，回教徒在爪哇東北海岸一帶居住。這在歷史上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因為爪哇大帝國由此衰落，而回教的 Majapahit 大帝國便在十六世紀時產生了出來。回教徒在西爪哇的根據地在井里汶及萬丹，他們在那裏繼續他們的有系統的宣教工作。除了幾個例外，他們這種工作，在十六世紀便已完全了。馬來半島人改奉回教的時候，比爪哇人還早，一方面是因為與回教商人更接近，一方面是因為離爪哇帝國更遠。

從上面看來，爪哇，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都是同受着三個外來的影響，就是：印度教徒，爪哇帝國及回教徒。每個地方所受的影響，在程度上自然有多少不同，可是因為爪哇受回教的影響，僅比馬來半島遲了幾年，所以大體還是相同的。

十六世紀初年，歐洲勢力東漸。據一般的推測，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一年時，最先來到馬六甲，然後再到摩鹿加斯。當時他們叫它為珍珠島。他們拿商品去換了香與荳蔻。在馬六甲以外，葡萄牙人的根據地還有摩鹿加斯與安榜兩處。可是他們的勢力，却伸張到了婆羅洲和西里伯斯，甚至到了新幾尼亞，此外還有所羅 Solor 和帝汶兩個小島，雖然沒有甚麼價

值，但因為出產檀香，葡萄牙人也光顧到了。一直到現在，帝教的一部分，仍屬於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因為要向土人宣傳天主教，曾引起很大的糾紛，結果還是不十分成功。爲了好用暴躁與傲慢的態度對待土人，葡萄牙人大多數被各地土人驅逐。葡萄牙人在南洋的時間雖然可以說很長，可是他們並沒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惟一的遺跡，只有總座破壞了的砲台，和馬來土語中攙雜的些少的葡萄牙字。在英屬馬六甲地方，現在還有僅存的一個葡萄牙人遺下的砲台和其餘的一些不重要的遺跡，這就是唯一的證據，可以證明從前的有名的航海國家，曾經到過這個海岸。

一五二六年時，西班牙人到了摩鹿甲斯，可是到了一五二九年時，被葡萄牙人騙賣出去了。因此，引起了兩國人民的惡感。西班牙特派兵船到摩鹿甲斯來，可是到達的船僅有兩只，所以終久仍被葡萄牙人趕出了 Tidore 境外。十六世紀末年，西葡在東印的勢力開始崩潰。西人以後在菲律賓地方立了基礎，雖屢向東印襲攻，都沒有甚麼結果。

現在有兩個對手來到南洋了，便是英國與荷蘭。英國人第一個到來南洋的是 Francis Drake 和他的同伴。他是在一五七七年航行全世界的時候，到過 Ternate 和爪哇的。

五八八年時，英人 Thomas Gavendish 也到過東爪哇的 Blamhangan 荷蘭的第一艘兵船，是在一五九六年時，由 Houtman 率領，到了東印度，他和阿欽 (Achin) 的土王訂了一個協約，由土王派兩個使臣到荷蘭去。英國人辦的東印度公司聽到了這個消息，因為得到了英國王的特許，從一六〇〇年起，十五年之內，有對外用兵之權，便派兵去討伐阿欽。當時的主將是 James Lancaster，以後他便在阿欽和萬丹各設立了一個貿易機關。這一次和以外的用兵，都很成功，所以那時的英王詹姆斯第一便將特許權延長到永久。可是英國人對於東印度並不能獨佔，因為荷人及葡人還在此地活動，彼此競爭起來，利益便減少了。在一六一五年時，荷人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提議和英人的東印度公司合併，英人反對，結果英人在東印度的商業的地位，便被擠掉了。可是在東印度地方的英國工廠，勢力却很雄厚，荷人敵不過，而被擠出，英人得保持着優越的地位。

在一六一〇年時，第一任荷印總督到了爪哇，設立一個城市，實在就是一個工廠，名叫 *Bachda*，就是現在的八打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因為荷人在東印度的勢力，除了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六年之間為英人統治所中斷外，以後差不多繼續保持了三百年以上。

英國人在馬來半島的勢力，到十九世紀初年才有了根基。一七八六年，檳榔的蘇丹才將地方割讓給英人，請英人與以保護。一八〇五年，檳榔才正式成爲英屬的省。麻六甲於一七九五年被英人佔領，到一八一八年又歸還給荷人，荷人直保持到一八二四年，才和英人掉換蘇門答臘的 *Batavia*。英人在馬來半島穩固他們的統治權之日，正是荷人忙着平定爪哇和各處的亂事之時，而荷人的勢力伸張得很快。英人此後在馬來半島的歷史，就是和土王訂條約，訂協定，和平進行；可是荷人呢，却是征伐和鞏固他的殖民地。英屬和荷屬，從開始起，就有一個完全的顯著的不同之點，就是：英屬馬來亞，僅有一個海峽殖民地直接受轄於英國（馬來聯邦是受轄於獨立的土王的），荷屬除了一部分地方屬於英屬者外，其餘都是直屬於荷蘭的。荷屬外島，雖有所謂獨立的土王統治地，可是他們都是名義上獨立，實際是直接受統轄於荷印總督的。他們自己沒有權，不過保存一個名義，可以和荷屬外各島上的異族訂條約，辦交涉罷了。

以上的歷史敘述，很簡括的表明英屬與荷屬現在不同之點的原因。批評家應當認識，英荷兩國殖民進行的階段的不同，不是完全由於他們的殖民能力的差異，而是和他們的

勢力在殖民地之上時間的長短有密切的關係。

面積和人口

英屬馬來半島的面積，統計有五萬二千五百方英里，包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檳榔、馬六甲等；馬來聯邦的霹靂、雪蘭莪、芙蓉等；馬來屬地的柔佛、吉蘭丹等；荷屬東印度的全面積，統計有八十三萬二千方英里；其中爪哇及馬都拉共佔五萬一千方英里；蘇門答臘佔十一萬六千方英里，比較起來，全英屬馬來半島，不過比爪哇及馬都拉大一點。

現在論到爪哇迅速進步的要因之一了，那就是人口。英屬人口的總數為四百萬，爪哇却差不多有四千萬，相差至十倍之多！無疑的這是因為舊時的印度和回教的大帝國的中心不是在爪哇，就是密接爪哇（如巨港）。馬來半島的人口，原來一定極少，後來因有中國、印度和東印度的移民，才增加起來。甚至於有人說，如果沒有外人雜居，馬來半島的人口，只會減少，決不會加多。可是說到爪哇，它的人口的增加率，每年是一百萬，因此，爪哇的勞力很豐富，蘇門答臘的面積雖有十一萬餘方里，而它的人口，却和馬來半島一般的少，才不過大約有五百五十萬名光景。

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在全人口中，佔不到一半，中國人却佔三分之一，而且全是佔的重要的位置。爪哇的遠東各國人大約有五十二萬，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三。

馬來半島的中國人的事業，大部分都是來往貿易，開設商店和作工。在海峽殖民地中，中國人比任何各國人多出兩倍。在爪哇——也可以說全荷屬的中國人，把持著一切小商業。他們是在歐洲進口商和土人和別的消費者之間的居間商。中國人的做苦力的，須在外島始能見到；在爪哇的中國工人是很機靈的，他們在各種機器店、船廠及其他工廠中工作。在蘇門答臘的中國工人，大多數都是烟園中工作。邦加及勿里洞的錫礦工人，幾乎全是中國人。

馬來半島的廉工的缺乏，是發達該島的相當的障礙。因此，該島的樹膠園吸收了多量的爪哇訂約工人，他們的工資，比起在東爪哇的供過於求的環境中高得多。蘇門答臘也和馬來半島一樣，它的農業上的種植，需要馬來人或中國的訂約工人。

有許多印度人也移住在馬來半島，大多數是 Tamils，Telugus 和 Malayalis。這些都是苦力階級。還有南印度的工人，佔全數百分之六九·三。論到最初的馬來半島的居民，

或者是 *Negrites* 的 *Semang* 民族——這是和菲律賓的 *Bets* 民族有關係的，現在還有將近兩千人，過着以果實及動物的肉類爲生的原始生活。在文化程度上比他們稍高一點的是 *Sakai* 人，他們住在由 *Kuala Kangsar* 以南到雪蘭莪一帶的山地，大家猜想他們是從交趾搬來的。

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大概是同類的，他們是蘇門答臘的馬來人的後代。他們也會和異族人通婚，可是從現在還存在於馬來半島的講究的回教堂看來，可以證明他們是保持着他們的教條。有人猜想，他們是純粹的馬來人種，但是蘇門答臘北部的居民却是混合種，因此也可以證明馬來半島的馬來人，也和他們一樣。

論到英荷兩屬的歐洲人，要正確的比較起來，須包括歐洲原生及僑生而言。英屬的歐洲人口大概有兩萬，應該加上僑生一萬五千；爪哇的歐洲人有十七萬，全荷屬大概有二十一萬，蘇門答臘有二萬五千。在英屬的歐洲人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荷屬却只有百分之〇·三九三。若單從爪哇計算，則佔〇·四五二。（以上兩個數目，是根據一九二三年的統計）在英屬的英國人，佔全歐僑的百分之八十四；在爪哇及馬都拉的荷蘭人，則佔全歐

僑的百分之九十四，在外島者則佔百分之七十八。

行政

比較英荷兩屬殖民地時，說到他們兩國所採用的行政組織方面，當然有許多的不同之點，尤其顯明的荷屬殖民地比英屬殖民地歷史悠長得多。

我們知道東印度之歸荷蘭人統治，已經有三百年以上的時期，馬來半島之歸英國人統治，才不過將近一百年；因此，西方勢力之貫入荷屬東印度，當然比英屬馬來半島來得深。

荷屬東印度的最高統治者是總督，他是由荷女皇任命，直接對荷蘭殖民部負責。輔佐他的機關是評政院 (Raad van Indie)，這從前是由五個議員組織的，五個都是歐洲人。近來才擴張，加了兩個土人議員。這種議員都是由荷女皇指派的，總督在所有的各種重要事務上，都得得該會同意。總督與國民議會 (Volksraad) 之間，意見如果衝突，最後的取決，便在於荷女皇。復次，則總督的權力，在外交關係上也是有限制的。

英屬馬來半島的情形可不相同。因為在馬來半島上，僅有海峽殖民地是英國直接的領土，馬來聯邦各國的統治者却是各邦的國王，不過受着英國的保護。海峽殖民地的最高

統治者是總督，同時是馬來聯邦的最高委員。總督由英王任命，一切權宜，均經由殖民大臣遞授。如荷屬一般，行政會為總督的輔佐，但總督有拒絕行政會意見之自由權。

行政會 (Executive Council) 會員，是總督最高軍事長官，殖民秘書，檢察長，若干行政部的部長，與非政治人員，總督是當然的主席。於此，可以看出這個會和荷印評政院的組織不同。在荷印評政院裏，荷印總督雖也是當然的主席，但副主席與會員都是行政人員，他們在其他行政機關裏都沒有職位。

在行政方面，英荷兩屬的政府下，都分設若干部，各部設一部長，荷屬現在分九部，即內務，財政，教育與宗教，工務，海軍，陸軍，農業，工商，司法。

在海峽殖民地的專部，如工務，海軍，華人事務，土地，教育等部，也都設有部長，受着「殖民秘書」的管轄，他們的政令，即可視為總督的政令。

荷印有一總秘書廳，設在茂物，辦理一切行政上的瑣事，及總督與殖民廳與各部間的接洽事宜。

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秘書廳，分設在新加坡與吉隆坡兩處，他們在行政組織上

估重要位置，他們的事務，等於荷印的總秘書廳。

在本世紀之初，荷印總督在評政員輔佐之下，差不多是獨斷獨行，各種民衆團體，對於殖民政府很少或簡直沒有說話的權利。自從荷印地方迅速發達，在世界商業上佔了重要的地位，而土人又一般的覺醒後，憲法的變更，便刻不容緩。因此，立法上有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可是一般的意見雖很重視這件事，而代表機關，却直到一九一八年才成立。荷印的國民議會（Volksraad）的第一次會議，到這時才由總督舉行開幕。照字面看來，Volksraad 包涵着國民議會的意義，可是當時成立之初，却不過是一個備諮詢的機關。直到一九二三年的憲法案與一九二五年的荷印政府案通過後，才正式得到立法會議的權力。到了這個時候，所有各種法案才須得到該會的同意。議長由荷皇派任，議員則一半出於荷印總督的指派，一半出於選舉。議員人數共爲六十名，分配是這樣的：荷蘭人十五名，土人二十名，外國人三名，以上都是選舉的；以外還有荷蘭人十五名，土人五名，外國人二名，都是指定的。這種議員的任期都是四年，不給薪俸；但每次開會時都有出席費。一九二九年通過了一個法律修正案，那便是普通所知道的「增加土人議員案」，因此，到一九三一年改選下屆議員時，議員

人數的分配，土人將增加到三十名，佔全體議員之半數。

荷印的國民議會現在雖已成功了立法會議，甚至於更進一步，而獲得了質問之權，却並沒有「巴禮門」（議會）的同等權力，如荷蘭本國的議會所立之法，能及於荷印一般；再則也沒有國務大臣向這種議會負責。

國民議會開會時，政府必派代表參加，這種代表，普通是各部部长，以便答復關於他們職務範圍以內的詢問。

海峽殖民地的立法議會組織是十一個兼職的人員，兩個選舉的和十一個指定的非在職人員，與荷印國民議會比來，出於選舉的議員的數量少得多了，但我們須記住，荷印許多種的民族的利益，彼此是很不相同的，所以代表的數量須多一些，才可以使羣島各地都有代表在議會裏。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異點，英屬行政會員，兼任立法會議員，與荷屬不相同。前面已經講過，荷印的國民議會開會時，政府各部僅派代表參加，以便答復關於職務範圍以內的詢問，另外再有一個政府總代表，以便討論各種重大事務。

在董事會與委員會中，在職與非在職的人員都有，這在英荷兩屬都是一樣，兩屬的政府，都有各種顧問團體與局所，以爲輔佐。此種顧問團體如中國、回回、印度等顧問之於海峽殖民地，漢務司、土人事務局、日人事務局、阿拉伯與印度事務所等之在荷印，都能使其政府得到關於各籍僑民社會之態度與情況之正確精密報告。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除了某種例外英荷兩屬地政府的組織，大致都是很相同的。

可是，一半因爲地方的自然狀態，一半因爲政治的情形，英荷兩屬的真實政治是大不相同的。要明瞭這一點，須得先說明兩屬的政治組織。前面講過，海峽殖民地是英國的領土，馬來聯邦之霹靂、雪蘭莪、芙蓉與彭亨，於一八九五年時，由各該國國王簽訂聯邦條約，承認在英政府指導之下，統治他們的土地。這四邦的最高的統治權都各授予蘇丹，而每邦由殖民秘書委派一個攝政官。聯邦議會是由總督、政府總秘書、霹靂、雪蘭莪與彭亨的蘇丹和芙蓉的嚴端 (Yam Tuan)，四個攝政官與四個由總督指定的非在職人員組織的。

在馬來聯邦中，除了土人的宗教及風俗事件外，一切都要秉承攝政官的意見辦理。各邦都分做若干縣，每一縣設縣官，由馬來土官 (Panghulus) 襄助辦理。

馬來非聯邦各地，包括着柔佛，吉打，白禮司（Perlis），吉蘭丹，Tengganu。這些都是1909年盤谷條約中暹羅放棄給予英國的。他們在英國的保護之下，每邦駐有一個英國的顧問官。此等諸邦，與聯邦及海峽殖民地都沒有關係，他們是直接隸屬於最高委員（即英總督）的。各邦都自有其行政，各有邦議會，通過各邦適用的法律，各邦的歐洲官吏，是海峽殖民地的文官中委派來的。聯邦及非聯邦在海峽殖民地裏，經濟基礎是各不相同的。非聯邦的預算，要得到國家秘書的允許；聯邦則否，他們可以自己決定，呈請聯邦議會核准。

由此看來，想拿爪哇及蘇門答臘的政治和英屬相比較，實在困難得很。爪哇及蘇門答臘，完全是荷蘭的屬地，各地的土王，都是徒擁有虛名，因為要利用他們，調和土人與荷政府間的隔閡，所以才讓他們存在。換句話說，在英屬聯邦及非聯邦中，土王為主體，英官為襄助者，而荷屬則荷人為主體，而土王為助理，故土王的意見，可取可否。爪哇的自治地為日惹，土王為蘇丹，其次梭羅，土王為 *Susuhunan*，蘇門答臘則有日里蘇丹與別的土王。和在英屬聯邦中一樣，土王們都得秉承荷人官吏的意旨辦理，這些官吏對於地方行政的關係是很密

切的事實上，這些土王很能得着土人的尊敬及信仰，所以保存着他們的傳統的位置，是爲着使行政方面進行順利。第一，政府對於土人社會的各種事情，可以得着很詳確的報告；其次，可以減少土人對於受歐人權力統治的觀念。最近幾年來，爪哇行政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改進，在最近的將來一定也要傳到蘇門答臘的，這就是行政上的分權制度。這種經過三百年來的舊式的集權制度以後的改革，是很猛進的；可是，也是必有的過程，而爲殖民地管理上所必需的改變。分權制度的第一步，就是將爪哇劃成東中西三省，每省置一省長。將舊時的地方議會取消，而代以省議會，各種人民都有代表權。每省的一部分的行政，都委托於各地方官辦理，他們的權力，日漸擴大。蘇門答臘改省，現在也在籌劃中，希望可以早日實現。

假如是可能的話，我們考察過了英荷兩屬的不同的政治情形，來說說牠們的行政組織上的異點，那麼，我們便可以主要的看出來，荷屬東印度已積了三百年的經驗，在分權制度的程序上，比英屬馬來半島，已超過了很遠了。普通的意見，都承認英屬的集權制度行得過度了，現在已有了分權的感覺。考察過了這兩屬的行政構造，再來考究牠們的一般的發展，特別是內部的政治情形，是很有興味的。

英屬的政治的劃分，爲全部發展上的失策，是無疑的事實。譬如海峽殖民地吧，星加坡在極南，檳榔嶼在北，中間夾着許多聯邦的地域；因爲各邦各有自己的私法，條例，稅餉等，商業與交通上自然跟着發生阻碍。由星加坡到檳榔嶼的長途電話，不能交通，便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原因就是各邦的元首不能和英政府合作，以致於電話線不能由他們的土地上通過，這不過是一個例，各邦元首對於種種建設之不願幫助，以使他们自己的土地得以發展的事，不僅限於電話這一種。

爪哇與蘇門答臘，幸好沒有這種紛亂的毛病，這自然是因爲這兩個地方都是屬荷蘭人所有的關係。在這兩個地方內，土人的元首們只要於他們不發生困難，凡事都是寬容的。英屬馬來半島的政府，常被人們批評，太過於遲緩；鄰近各處，包括荷印，則都已有了長足的進展。其實這一半也是應得的，因爲無疑的，許多建設本來都可以完成，假如土人的元首們能够站在全島的一般福利的立場上，而予以充分的合作。

英荷兩屬的政府，都訓練土人充當下級官吏及高級官吏——這是常爲歐洲人所佔據的。這在東印度地方，自從荷蘭統治權確立以後，便採用了爪哇的最高土人官吏，除了印

度會議兩位議員外，就是府尹（Regent）。府之下復分爲區，再分爲鄉，分山下級土官管轄。府尹普通都是由爪哇人的世家貴族承襲，由總督任命。外島地方，如蘇門答臘，也有土人官吏，可是，一般的說來，他們的統治權遠不如爪哇土官的廣大，歐人官吏，比爪哇的更爲與土人關係密切。

爪哇有一種特別的學校，教授土人有好身家及教育者以行政事務。馬來半島的政府也有一種直白的意志，允許土人受政治教育，以便在行政上負點責任，不過資格限制很嚴。第一層，因爲土人的數量統計只有一百七十五萬，沒有爪哇土人的多。其次則馬來半島的土人沒有甚麼故國的觀念，或者他們的故國很少，或沒有甚麼可念的。爪哇的土人青年，對於他們的先人的遺教，餘澤，或已喪失了多少，可是依然有幾千或幾百萬的土人還不忘他們的故國，不忘他們的舊主，這種觀念縱令很淡薄，可是他們一旦做了當局者，爲了祖宗世代的關係，都能指揮羣衆。

近年的經驗指示出來，絕對的權力，容易落到土人手中，應有限制才對。這可以拿一九二六年末在爪哇所發生的暴動，去充分證明。那回事是一羣土人，在外國教士指揮之下，在

幾處地方，特別是西爪哇，試行叛變。這種運動的發生，一般對於土人素有信仰的土人官吏，事先竟不報告政府，未免有幾分奇怪。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或者就有，而因為這件事未曾公開，無由證明。可是有些土人官吏事先一定知情，不過不敢反對他們而出來向政府報告，却是一個有力的猜想。這回事情的結果是：許多府尹被撤換或革退，其餘的下級官吏都被認為沒有多大用處而取消了。有些下級官吏，確實不曾參加這個運動，可是也都做了暴徒的犧牲。

由此可知，土人官吏，雖能在政府與土人之間做個好好的居間者，使政府的行政，進行容易，可是他們的價值，當他們的鄉人起而作亂之時，便發生疑問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忠心有疑問，也不是說他們之中，沒有肯盡職的人；不過，他們恐怕盡職之後，被土人報復，因而不敢告發，這却是無疑的。

看看英荷兩屬政府對於近年來瀰漫於東方的國民運動的態度，也很有趣味。在爪哇與蘇門答臘兩處，在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時，這種運動已達到了頂點，而發生了事變。前面說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第一次事變，給予了政府以多少震驚，但一九二七年蘇門答

聯想依樣葫蘆的搬演這個把戲時，政府便取了嚴厲的手段，於短期間內將亂事平復了去。荷印政府這種政策，很受了歐籍居民的站在人道主義的觀點上的批評，而不得不服從。自從第一次受驚後，政府已取定了辦法，一有不穩的跡象，馬上便趕着將它消滅。對於土人國民黨及其領袖，都嚴密的監視着，不過他們若不爲有害之活動時，則仍不干涉。

馬來半島土人的國民運動不像荷屬的猛烈，可是中國人的政治運動，却很活潑，以致政府不得不採取限制方法，以滅除叛亂（？）這就是英屬政府所以頒佈法令禁止中國國民黨的原因，這種激烈的政黨（？）現在仍在荷屬政府的優容之下。

英荷兩屬，各有各的政治問題，正在按照各自的地方情形，尋求解決的途徑，大概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外來的勢力，還在兩屬活動，而兩屬的這種勢力，是同一來源，因此，自然須兩屬政府合作，才可以消滅它們，特別是因爲這兩屬地域貼近的關係。

兩屬的世界貿易

在歐人開始東航的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及荷蘭的一班先鋒隊之到南洋來，不是全爲的好冒險與略地，吸引他們的，另外還有一件事，那便是爲國家生命之血液的通商。這

班老商人冒着南洋之險，爲的是探求東方的寶藏。此種寶藏，回教商人已帶了少許到歐洲去，所以他們知道。他們不辭長航的赴東印度，深知途中船隻有破碎之險，遇到競爭者時，有被襲擊沉沒之險，但一方面他們也深知假如成功了，滿裝貨物，回到歐洲，那便幸福了。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氣象報告，也沒有無線電以指導他們，也沒有海港可以避風浪；他們的來去，完全是聽天由命。就是平安的到了東印度，又有海盜的襲擊，競爭者與土人的陷害等很多的危險。

那時東印度沒有樹膠，沒有錫，沒有糖，沒有咖啡，也沒有茶，以招引他們；只有外島的豐富的香料，如磁石一般，吸住了他們。可是那是要用生命去換的，一直要等到回了歐洲之後，才得安全。

從有史以來，東印度的商業在世界貿易上即佔了重要的位置，直到現在，仍爲國際商場上許多日用必需品的出產地。最早之時，荷印尤其爪哇，在商業上地位之重要，由於大量的天然財源。這在英屬也是一樣，以後再說。總之，荷印的經濟地位，是十分鞏固的。

荷印農產固很豐盛，但天然物產，如礦產尤其是油與錫，增加國富很大。

像荷蘭這樣一個小國，沒有外力的幫助，不能使荷印發達到這樣，這是自然的。許多的外僑，曾與荷印合作，使荷印成爲世界市場。荷印的特多的天產品，出口很多，銷行很廣，可是荷印缺乏有組織的大工業，所以一切製造品，不能不大量的輸入。這樣的輸出入貿易，使荷印得與世界各國相接觸交往。加之，荷印政府素來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因而各國羣起乘機與荷印通商，彼此同受其益。

這種門戶開放政策，恰與東印度公司的政策相反。東印度公司創始於一六〇二年，停歇於一七九九年。在那個時期中，他們採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保持他們的專利權，並限制生產量，以維持高價。以後荷政府接收該公司後，才將這個政策改變，這在蔴人佔領爪哇期間，便有了很大的進展。

商業政策覺醒後，由十九世紀初年以來，荷印不知不覺中興旺了起來。所不幸者，這個時期並不長久。由於荷蘭本國財政的困難，引出了所謂「黎植制度」，強迫土人獻出若干土地來，專種植輸出農產物，收割後按照官價賣給政府。這種政策行下來的結果，私人的企業，多少受了打擊。這樣荷蘭本國的財政的危機雖得度過，荷印的東方商業却受了大損傷。

幸而荷蘭的一班明達有識的實業家，認定荷政府的這種專利政策差不多是和東印度公同一般的壞，起而反對，不久全國的公意便都趨向這面。因此一八七二年，自由貿易與門戶開放政策便又出世了。從那時起，荷印的商業一直不斷的進展。最近三十年來，每年的出口貿易差不多增加七倍，入口貿易將近增加六倍，這是一個可驚的事實。

在外國資本沒有流入荷印之時，荷印曾一度變成國際商場，各關係國爲了供給工業原料品，都紛紛向荷印採辦。

話說得太遠了，且回到本題來，研究一下荷印的商業比英屬的不同之點究竟在那裏呢？第一，荷印已變成英德法華及其他各國投資的中心，如地產及礦業，尤其在蘇門答臘地方，外資將近有一千四百萬磅或估投資總額百分之五十。在英屬，則國際投資的狀況大不如此顯著，雖然也有外資，尤其是華人所投之資，可是英人自己在英屬所投之資，比荷人在荷印所投者大得多。這個我們只要稍爲想想，就知道是由於這兩個殖民地大小的不同，兩國的母國的財政狀況互異的原故。

在這兩屬之間，有一點却是可驚的相同的，就是兩屬的主要的財源都出之於天然物

產。這可以分成兩類，就是農產與礦產。可是所謂相同也就僅此而止；因為荷屬的農業遠較英屬爲重要，性質也完全不同。英屬的最重要的輸出品是樹膠，其次是錫。簡單一句說，英屬與荷屬都是農業與礦業的地方，而英屬的農礦是限於一個特種的，那就是樹膠與錫，是所謂「馬來亞的雙業」。這兩種實業，雖然佔着這樣巨大的地位，錫的產額佔世界產額的二分之一，樹膠的產額佔世界產額的三分之一，可是一落起價來，如目前的情形一般，那便糟了，兩屬的經濟基礎，便要感受到大大的影响了。

馬來亞的盛衰，全繫於錫與樹膠的盛衰，以外再沒有甚麼了。錫與樹膠業與旺，一般的商業便好；反之，危機便立見，這是極有賴於政府之設法預防的。現時馬來亞正遇着這個危機，錫與樹膠的價格，已低落了極點，一般人正在籌思着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一點上，爪哇與蘇門答臘因爲有一種固定的利益，能够抵擋商業之低落，乃較勝於馬來亞。荷印的農業，好比一條妄誕的多頭的妖怪，縱然它的頭被傷或被割掉了一個或幾個，依舊可以戰鬪。這個比喻或者不大恰切，可是也足以指出荷印農業地位之穩固，尤其是採行各種種植政策的爪哇。顯明的，如果沒有大自然的寶貴的幫助，這種佳況，決不能得

到爪哇之有今日——成爲優美的農產區，地理，地質，氣候，都與有力焉。在這各種種植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地味的肥沃，在各種高度不同的地方，很適宜於各種不同的種植。在爪哇地方，一個人可以隨意在水平線上與高出海面至六千尺之間選擇土地——這裏是任何植物，熱帶的與非熱帶的，都可以栽培得好好的。此外還有火山的沃壤，潮潤的空氣，充足的雨量，如此，則爪哇何以能在世界獲得天產國家之盛譽，便不言而喻了。

僅僅爪哇一處，種植地帶便有一千八百萬畝以上，而土人的土地中之百分之八十五，也都直接或間接的從事種植，從這個數字上，我們可以知道此地日常生活之一斑。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將爪哇與蘇門答臘的種種農業，一一的敘述一番，這已有無數的好刊物，詳詳細細的報告了出來，讀者可以得到簡短的流述農業發達的歷史，尤其是在英荷兩屬普遍的樹膠業，這才是我的目的。荷屬的最大的利益，在經濟觀點上看，由此也可以更容易明白。

任何國家尤其是熱帶地方的農業的繁榮，全有賴於大規模的產業法，荷印自從耕種制度廢除後，有兩個主要的原則，使荷印政府實行產業政策——一方面保護土人的土地

權，對抗經濟力強的團體，一方面獎勵土地墾植，土人的經濟力是很薄弱的，政府爲要保護他們，特立爲法例，不但土地所有權，得以完整保有，而且有種種法律，以防止土人地主的轉移。在這種種法律之下，無論歐人或東方外僑，都不能由土人地主手中購買土地，便是租借，也有種種的限制。這種辦法，曾經引起了很多的糾紛，一直到一八七〇年產業法通過後，才得到真正的解決。

歐洲人與亞洲人不可以買土地，已如上述，但照土地調查表上看來，依然有些土地屬於外國人，這是需要說明的。這些外國私人土地，是遠始於東印度公司時代，當時的某總督因爲需錢應用，所以將這些土地出賣給外國私人，結果，尤其是西爪哇，直到今日，還有一大部份土地，在外國私人手上。近年來，政府正進行收回這種土地，但所取的步驟，被認爲不對，並不合普通土地法。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在農業發展上十分重要，而不容忽視的，是灌溉制度，爪哇與馬都拉氣候，由於大家所知的季風，很顯然的分成兩季，西方季候風時刮着西風，繼續至四個月之久，由十二月到三月，爲雨季，東方季候風時，由五月或六月到十月，爲乾季，其餘的月份爲

「Kenteing」或變化季，這時的天氣，有時大雨，有時陰，有時在極熱，乾旱與暴雨之間，也有晴朗的日子，變化不定，在乾季中，爪哇北海岸一帶，實際上是東爪哇全部，都缺乏雨量，因此，水利工程尤為重要，在這種工程上，政府投資至數百萬之多，許多水利建築，都是有名的工程師的傑作。

乾濕雨季中水量的分配是不相同的，在雨季時，實際上所有的水都用在稻田上，旁的農植物，都全靠着雨水，而在乾季時，水却須分用在甘蔗與稻苗上。

稻與甘蔗是需要小心灌溉的兩種植物，因為都生在平原上，不能如咖啡，茶與金雞納等之生於山上，雨量不能如山上之充足。

由以上看來，可以知道荷屬的農業，基於種種原因，基礎十分鞏固，土壤，氣候，土地法與灌溉工作，自然的與人工的合力使其成功，可是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如果缺乏了它，荷印農業縱然有這些自然與人工的助力，也不能有今日之繁榮，那便是農事實驗局。

自從歐人農業開始後，種植者如果得到了成功，便將經驗貢獻出來，以便通力合作，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各種植物不免有病害，因此困難便發生出來，而應用科學去治療與預

防等，便十分重要，農事實驗局之設立，遂不可緩。

由於農事實驗場的設立，而合作原理的價值，愈加證明了出來。實驗的始初，費用自然很大，可是實驗所預期的利益獲到後，實驗場便漸漸成立了。各國專家看了這種實驗場，無不稱賞不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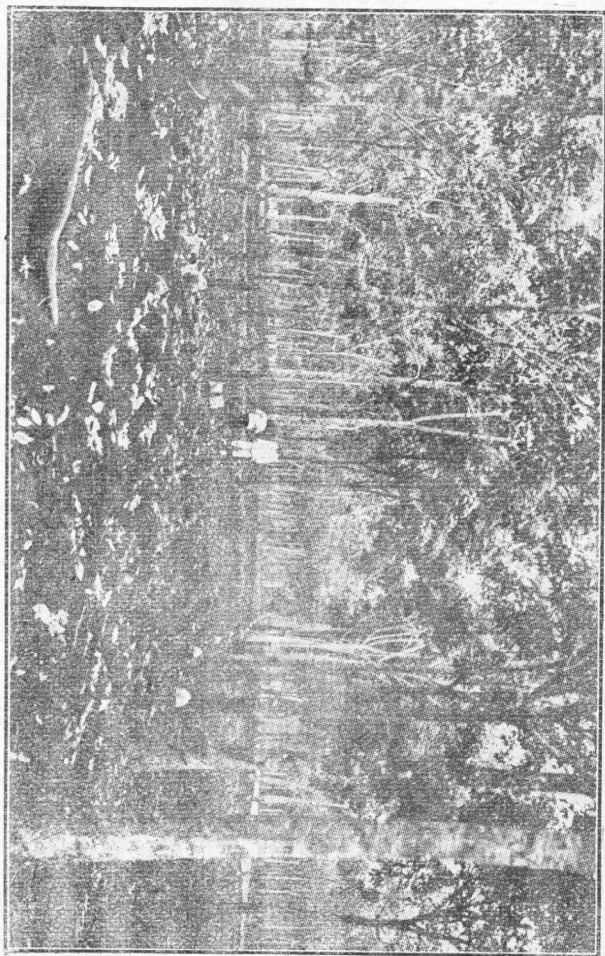
各種植物各有實驗場，由地主聘請科學家，在場內試驗，研究，以所得的結果去實用。這種事業，單是糖業一項，每年的試驗費便有一百萬盾之多，其重大可想而知。這種經費都是由糖業者私人供給的，並非政府的津貼。於此不難看出科學實驗之價值，與其對於產業之影響。

各種農產發展的種種原因，我們都已簡略的講過了。現在且回到實際上，看看它們的價格如何。和前述一般，我們要把樹膠做核算的基礎。

一九二八年荷印輸出的樹膠，膠園有一四〇六四一噸，土人九一三五三噸，共價二七六，〇四二，〇〇〇盾——這種產額佔全世界的產額的三分之一。

同年各種農產物輸出的總價值，是一，二三七，〇六六，〇〇〇盾。由此可以知道，樹膠的

椰 樹 林



價值不過佔農產物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強。各種農物產，如糖，椰干，茶，烟葉，咖啡（次序各依照它們的重要）和其餘的大約七種的較少的產物，每年每種輸出的價值都在一百萬磅以上。因此可看出荷屬的樹膠決不是最重要的產物，不像英屬一般。英屬在一九二九年輸出的樹膠總值竟達四三二，六四三，〇〇〇英元之鉅呢。這個總數中有八一，二八四，〇〇元的樹膠，是由荷屬外島的土人和英屬北婆羅州輸入的。

一九二九年英屬農產物輸出的總值將近五萬萬元，樹膠差不多佔了百分之九十。

人家也許要辯駁說，敘述英屬的產業，僅提農產，那是不能得到真象的，因為英屬還有一種重要的出產——錫。可是，這種誤會馬上可以掃開去，因為無論如何，英屬的樹膠輸出，總是佔著總輸出（包括錫）的百分之四十六，或相當於荷屬樹膠的兩倍。這種頗為混雜的計算，在要說明英屬的繁榮較之各屬，更有賴於樹膠，是必需的。

爲便比較更顯明有力，我們不妨將樹膠從兩屬的輸出項下除開，算算別的，如此，英屬的總輸出上應該除去百分之四十六的樹膠，荷屬應該除去百分之一七，八二。我並不是說，現在樹膠的落價不影響到荷屬的一般的經濟，這是極自然的，土產價值的低落，尤其是樹

膠，必影響於全屬的福利，尤其是外島的土人的，可是影響的程度，遠不如英屬的危機之大。這裏必須再著重的說一句，樹膠之在荷屬，不僅是一種幼稚的農業，就是在農產輸出表上，它所佔的也是次等的地位。居於首位的是甘蔗業。它在總輸出中，佔百分之二三，六四，在一九二八年中，它的價值共為三七五，八〇七，〇〇〇盾（即三一，三一七，二五〇元）。這還是只限於中爪哇與東爪哇兩處，而土人所租給各糖廠之土地，有百分之五十是種著甘蔗，其餘的才種稻子；稻子與甘蔗復循環播種，稻子收割了即種甘蔗，甘蔗收割了又種稻子，時間相隔無幾。因此，糖與樹膠在荷屬的輸出上，分佔著首要與次要的地位，合起來佔總輸出的百分之四十。此外荷屬還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輸出，也是出於農產，如椰子，茶，烟葉，咖啡等。都是，每年的總值在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盾（即四八，三〇〇，〇〇〇元）以上。這類的出產物實在太多了，要是一樣一樣的討論起來，一定要弄得太冗長，因此據下面所列的表，將兩屬比較一下，當更有價值。

荷 屬

單位均爲盾

英 屬

一九二八年份

一九二九年份

糖	三七五、八〇七、〇〇〇	二、一六一、六〇〇
樹膠	二七八、四二一、〇〇〇	六〇五、七〇一、六〇〇
石油	一四四、〇七三、〇〇〇	七四、五六六、〇〇〇
椰干	一〇六、四九一、〇〇〇	四六、〇九五、〇〇〇
茶	九八、二一〇、〇〇〇	
烟葉	九五、五六八、〇〇〇	
錫與粗金	八七、六四一、〇〇〇	二五四、九八〇、六〇〇
咖啡	八一、三九四、〇〇〇	
胡椒	四二、八七〇、〇〇〇	二七、七一七、〇〇〇
薯粉	三三、七八三、〇〇〇	五、三九四、二〇〇
木精油	二八、四七二、〇〇〇	
Essential oils		
木棉	一九、四六二、〇〇〇	

紗	fibres	一七、七五七、〇〇〇	
皮		一四、六四六、〇〇〇	一、五七〇、〇〇〇
柚	木	一一、五五九、〇〇〇	
樹	脂	一〇、一三一、〇〇〇	一一、九〇〇、〇〇〇
檳	果	八、八八九、〇〇〇	二〇、一七五、四〇〇
簾		七、七三二、〇〇〇	五、三四六、六〇〇
帽		七、六一八、〇〇〇	
花	生	七、二八二、〇〇〇	
金	鷄納	七、〇九九、〇〇〇	
波	羅		一三、九二六、〇〇〇
乾	魚		一九、五八六、〇〇〇
米		二、三七三、〇〇〇	三八、五六八、〇〇〇

現在我們說到一種全然不同的產業了，那就是兩屬的礦產。荷屬最重要的礦產是錫，

煤與石油，前兩種在英屬也很普通。

荷屬的錫礦，以邦加為最早發現，那是在一七一〇年時，首先開採的是土人，以後是中國人，他們應用著新式探礦方法開採。勿里洞的錫礦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採的。新基（Singkep）則更在三十年之後。這三島都位在馬來半島之東南。最初採出來的礦物是花崗石和遠古的沉澱物，裏面的雜質比礦質更多。

邦加的錫礦是國有的，由政府開採。這種礦多半都在流水沖積的沙灘上，探礦的都是訂約的中國工人。勿里洞的錫礦情形，和邦加一般，不過面積更大，礦量更豐罷了。這裏的礦公司叫勿里洞（Matschappij）公司，是政府與私人合辦的。新基也和邦加與勿里洞一般，是一個錫礦場。它的附近的海底，由於河水的沖積，有著不少的錫，這種就叫做「海錫」。有一個時期，曾佔新基錫的產量的大部份。

至於錫的鑄鍊，近年以來，多集中在邦加。

從前是各處礦場各有自己的鑄爐，現在却只有五處在自己鑄了。

勿里洞與新基的錫都在新加坡鑄鍊。於此我們應記好，這就包含在對英屬的輸出之

內。

錫是英屬的第二重要的物產，爲世界的錫的主要的產區。自從幾百年來，都是由中國人開採，即在現在，馬來聯邦錫礦中的百分之六十，仍爲中國人所主持經營。

游歷荷屬者無由看見錫礦，而在英屬却到處可以看到。譬如旅行霹靂與雪蘭莪，無論乘汽車或火車，都可以看到礦場的縱橫錯雜，地面的毀損不堪，而貯著泥的礦水洞，尤足以告訴你，人對於自然界的掙扎，和奪取自然界的寶藏的戰績。錫礦實在算不得一種工業，因爲它還需要加工提鍊，可是我們也少不了它。看了地面這種爲開錫礦而遭受的這樣的毀傷，我們對於供給全世界將近半數，鎔鍊在一半以上的錫的英屬，真該十分的感謝。

說起錫礦的歷史來，則英屬的比荷屬的久遠得多。十五世紀之初，中國的航行家即曾談及錫礦的事，而 *D. Albusquet* 在一五一一年征服馬六甲時，即發現了一種錫的錢幣。錫礦的開發完全是中國人的功，他們是開採的先鋒隊；一直到現在，他們經歷了各種的危機，用著老方法從事，這種方法對於他們顯然是滿意的。

澳大利亞錫礦公司之在英屬，規模很大，一切都用新式方法，如滑泥機，旋轉機，礦水受

著機器的重壓力由機管中流到地上，分解爲薄薄的泥塊，經過一種水汽的蒸發，再在水裏一洗，將泥土衝掉，於是錫使沉在水底；然後一袋袋的裝起，送到鎔爐裏去。在這種露天的礦以外，也有少數在地下的，可是這祇是例外。

這種爲「馬來亞的產業的雙生子」之一的錫業，一九二九年輸出的價額爲二萬五千四百九十八萬盾（合二千一百二十四萬八千磅），其中有八千七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盾（合七百三十二萬八千磅）是從荷屬輸入鎔鍊後而復輸出的。

馬來亞的錫最大的主顧是美國，一九二九年中，足足吸收去全部出產的百分之五十；其次是英國，約爲百分之十五而弱；再次爲法國與荷屬邦加的錫，則以荷、英、法爲主要受主。英荷兩屬合起來所產的錫，約佔全世界錫產的百分之六十而強，這像是一個足以使人眼熱的事業，可是商情一冷淡，却也够困苦的。

錫業之在荷屬，雖也佔著重要的位置，可是並不如在英屬的重要，這是因爲荷屬有石油礦可以補償，而英屬却沒有。荷屬石油主要的出產地是蘇門答臘北部與南部，婆羅洲與爪哇。有一個時期，蘇門答臘在這三個產區中曾佔過首席地位，可是現在荷蘭王家油公司

在巴厘巴板的油區，面積廣大，產量已超過荷印石油產額之半了。（一九二八年的產額，爲四百三十萬零七千零三十四噸，巴厘巴板佔二百六十五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噸。）

蘇島南部之巨港油區也十分發達（一九二八產量爲八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二噸，）這是美孚油公司所經營的。

煤礦乃是英荷兩屬所同有的，在英屬馬來聯邦中，錫礦之外，煤礦便要算最重要的礦產，雖然只有吉隆坡附近的一個大煤礦，每年所出產之煤有多少，雖有種種相衝突的說法，可是小心估計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噸之多，而前途的發展尙有很大的希望，因爲當地的柴薪既缺乏，水電又無由發展，煤的需要十分重大。一九二九年輸入英屬的煤不下八十萬零四百八十三噸，約值荷幣一千三百五十萬盾。

荷屬的煤礦有三處，都是由政府經營的，即阿比林（Ombilin），普魯拉（Pulu Lau）和布其阿森（Bukit Asem）。阿比林礦在蘇島西海岸，在一八九二年時即已開採，礦場面積縱橫爲九與十啓羅米突，有三處礦洞深度自二米突到七米突不等。這些礦區所藏的煤，據估計所得，大概有二萬萬噸。

普魯拉礦區在婆羅州東南海岸的一個小島，那裏祇有兩個礦洞，其中之一已有二米突深。

布其阿森礦區在巨港，煤質最佳，據稱可以和 Cardiff 的煤相等。

除了這些以外，婆羅州還有兩個私家的煤礦，一個是 K.P.M. 輪船公司爲供輪船之用而開採的。

一九二八年，政府煤礦的產額是一〇〇二，九一八噸，私家是七〇〇，五五六噸。

大家都知道，除了上述已採各礦之外，蘇島與婆羅州還有很大的煤田，可是要開發起來，困難很多，勞工問題便是其中主要的一個。大致估計，荷屬地內所藏的煤，總數有二千億噸（百兆爲億）之多。

談到礦產，必須談談蘇島的金礦。按古籍所載，印度人曾在蘇島西部開採金礦，而一九〇九年印度公司亦曾在其舊處試採，可是採了多少年後，所得的粗金才不過值一十七萬四千盾（成績不好）。最近半世紀以來，許多公司在蘇島、婆羅州及西里伯司各處開採金礦，但是只有蘇島的三家公司成功。

荷屬的金礦有種種不同的形狀，如沖積沉澱於第三紀的地層中，第三紀之最新興的粗沙中和旁的礦脈中，可是開採的最多的還是在水礦中。銀產也產在同一礦中，有的銀子比金子產得更多。一九二八年全荷屬的金的價值是五，六六五，三七五盾，銀產是二，九六一，六六九盾。

英屬的金礦先後在巴亨與芙蓉兩處開採過，均沒有成功。

總計英荷兩屬的出產物與輸出貿易，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荷屬的輸出額高出英屬約有四萬萬盾。這是有種種的原因的，尤其是由出產物的大小的不同，因而在季節的商業低落的情形中，荷屬的地位優於英屬。但這也不可以說英屬在市情惡劣中全無自救的餘地。有很多理由，不由我們認為英屬的蛋全在一個籃子的範圍裏。不過英屬限於自然，在勞工上，氣候上，地理上，和別的機會上，都不如荷屬，一切都不及荷屬今日之繁榮，只能很慢的進行罷了。大規模的農事試驗場在吉隆坡附近已有地一千六百畝在種茶，旁的農植物也在種植中。試驗場的真目的在先行小規模的試種，然後才正式種到大農場去。譬如油棕 (Oilpalm) 試種已成功，已大行移植了。各種纖維與樹薯也都是可以移植的。因此可知政

府的這種有益的建設不會成爲無功的，將來農業的希望還很遠大呢。

在論斷兩屬輸出貿易之前，說說它們的國外市場的銷售狀況也很饒趣味。

爪哇出產的大量的糖，多輸到遠東各國，以印度爲主要的主顧，佔百分之四，二九，其次是中國，佔百分之二三，再次是日本，佔百分之一〇，六，此外約有百分之七或將近二十萬噸輸入英屬，其餘的都輸往歐洲，有少數的輸往美國及澳洲。至於樹膠，則荷屬所出產者連同土人的在內，約有百分之五十輸到英屬，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沒有製好的，連到新加坡與檳榔製好後始再輸出。第二個大主顧是美國，其次是英國與荷蘭。

一九二九年荷屬輸入英屬的樹膠的價值額，照英屬的統計表有如下列：

由 <u>荷屬婆羅洲</u> ——	二〇,七九四,八一八元
由 <u>爪哇</u> ——	一一,一二一,一三九元
由 <u>蘇島</u> ——	三九,九六六,四二四元
由各外島——	一,〇二一,四二九元

同表中指出英屬樹膠的最大主顧也是美國，一九二九年輸入美國的值二七八,〇〇

〇,〇〇〇元。其次是英國，值八二,六四三,〇〇〇元。以外的則全銷售於歐洲大陸與日本。

再說到南屬所共有的錫，則英屬的錫，仍以美國為大主顧，一九二九年輸出的價值佔全額的百分之五十；其次是英國，為百分之十五；再次是歐洲大陸各國，為百分之二十。荷屬的錫，正如樹膠一般，輸出英屬鎔鍊後而復輸出的錫價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前面已經講過了。這種額數約合全部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以外的則輸入荷屬，英國與法國。

荷屬對英屬的貿易上還有一種重要的東西，便是石油，平均每年由荷屬輸入英屬的石油約值五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詳細的敘述荷屬的各種輸出品，非本篇的目的，也不需要，因為南屬的出產並不是一致的，不過述南屬的交互的商業關係，却也是以愈見其重要，而有趣味。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冊，一九二八年荷屬對英屬的輸出貿易達到百分之一九,三，對任何別國都無此巨數，甚至比輸入荷屬本國者亦超出百分之二,六。前面已經屢次提過，這裏面有許多是要復輸出的，可是事實總是這樣的，馬來半島，大部分是新加坡，每年所輸入的荷屬的物產價值在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盾（二六,三〇〇,〇〇〇磅）以上。這個數目，足以指出南屬間貿易關

係的重大，尤有彼此相關者，則彼此物產的市場是相同的，都是美國與英國。除這兩國以外，實際上，英荷兩屬還供給全世界的錫與樹膠，所以在國際貿易上彼此亦有相同的重大的關係。它們有相關的困難問題，有相關的種種事業，有些此重於彼，有些彼重於此。

目前兩屬同達到了一個困難時期，因為生產的過剩，釀成物價低落，商業不振的結果。這種種情況，尤以錫與樹膠為甚，可是因此而兩屬產業界合作起來，共謀救濟方策，開兩屬歷史上未有的先例，却又是一件可以使人滿意的事。

兩屬的問題，經濟的與政治的，都是同一的相類的。兩屬的運命是不能分的連結在一起的，即各國的在兩屬投資者的幸福也與它們緊緊相關聯。所以兩屬的將來的福利，不但關係著各自的母國，也關係著全世界。

在目前這種時候，使人回想起達威亞發現者奠定荷印的基石者 Jan Pietersoon Coen 的一句話來——「荷印有很多的大事業要做。」假使現在他還活著，他一定要說——「馬來羣島有很多的大事業要做。」他的話在今日正和在三百年前一樣的真確，世界正盼望著開創兩屬的歷史的英荷人的後裔來做這些事業呢。

（譯自太平洋雜誌）

新加坡前史之一頁

這個故事，是總督克拉斐（Crawford）對新加坡蘇丹與登莽剛（Temanggung）的一
個和平的擺佈。原來新加坡自從淪為英國殖民地後，總督拉佛爾（Sir Stamford Raffles）

承認每月給予蘇丹一千元，給予登莽剛打託（Datu）七百元，按月撥付，直到克拉斐時代。

有一回，付款之期到了時，蘇丹照常叫人向總督領款，可是領不到，克拉斐叫人回去告訴蘇丹說，印度的款還沒有寄到，政府現在沒有錢，須得再等一個月。來人於是空手回去，將總督的話轉述了一遍。蘇丹聽了，沒有說甚麼。第二個月過去後，蘇丹又叫人去討錢，可是總督又照舊的回復說沒有。蘇丹聽了這個消息，覺得有些稀奇，知道政府決不是真沒有錢，一定另外有甚麼古怪。可是，他仍耐心等著；當了許多的東西，欠了許多的債。

到了第三個月，總督依舊不拿出錢來給他，他不能再耐了，便和登莽剛一同見總督去。到了督署之後，總督客客氣氣的接待著。

這位蘇丹的尊範，未描寫之前，作者先應向讀者道一聲歉。這位蘇丹初由 Rho 出來

時，原是一個中等身材，高矮合度的人；等到做了蘇丹，住在新加坡之後，他的身體便一天肥胖一天，簡直胖得不成樣子了，看起來好比一隻塞得滿滿的四方口袋似的，不像一個平常的人。他頭小而頸縮，臉寬而眼斜，一個中等的鼻子，却配著一張寬大的嘴。他的嗓子又粗又洪又濁，他的胸部寬而厚，肚子高高的凸出，下面摺疊了起來。他的腳寬而平，隨便甚麼時候，他一坐下去，便呼呼的打鼾。他說話時，總是帶著一股粗濁洪大的聲音，一派暴燥憤怒的神氣。他的皮膚的顏色，黃得和土一般。他走路時不能快一點，這不消說，這樣的身體，是十分不健康的，這樣的人，當然任何人生的快樂都享受不到。這便是新加坡的蘇丹 Husni Shah 尊駕！

現在我應敘述蘇丹和登莽剛與克拉斐總督的會晤了。蘇丹等尊駕一到，總督便恭謹的接待他們，請他們坐下。他們默坐了一會兒，蘇丹便開口說道：「我們的景况十分困難，因為沒有錢，你爲甚麼過了三個月之久還不給我們款呢？」總督答道：「蘇丹與登莽剛閣下，你們大概不明白，我是沒有主權的，甚麼事也做不了。我僅能請示印度總督，秉承他的命令辦理一切。我已接到了他的一個提議，他主張請蘇丹將新加坡全島及其附屬物，交給東印

度公司或總督，以免政府與蘇丹各有一半印度，總督擬全權管理新加坡。不知蘇丹閣下可以同意麼？假如蘇丹閣下可以同意，接受這個提議，那麼，政府可以將每月津貼蘇丹的一千增加為一千三百元，登莽剛的七百元仍為七百元，以外再特別津貼蘇丹三萬元，津貼登莽剛一萬五千元。再者，蘇丹閣下如果離開新加坡，搬到旁的地方去住，政府還可以另外加給三萬元。這個優待費辦法，只要蘇丹閣下生存一天，便可以有效一天，直到蘇丹閣下升天之後才無效。不知蘇丹閣下以為如何。」

蘇丹和登莽剛猛然聽了這個提議，沒了主意，只面面相覷，足足的沈默了一大會，不曾吐出一個字來。後來蘇丹終於開口了，他說，「總督閣下，請讓我們回去，以便今天晚上仔細討論並考慮一下，明天早上再答復閣下。」

「這樣很好，」總督說了，便起身送蘇丹上馬車，讓他回他的 Kampung Glam 的家裏去。送登莽剛回 Telok Blanga 去。這兩位貴人即晚就在一起商量好，第二天一早，他們便叫人給總督送信說，他們決計接受印度總督的提議。他們答復得這樣的迅速，簡直使得克拉斐高興得無以復加。他不但可以談判這件大事，而且可以將這件大事順利解決，以報印度

總督，怎不高興呢！

克拉斐總督馬上便代蘇丹起草轉移新加坡主權的條約，弄得詳細之後，便告訴來人說：「爲我致意蘇丹閣下，請他明早十點鐘到這裏來，談判這個事件。」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蘇丹與登莽剛同乘馬車到總督署，總督接待過後，便請他們上樓。大家就坐之後，總督便開口問蘇丹，昨天所說的印度總督提議之事，能否同意。蘇丹答應著說，他已接受了。總督再轉向登莽剛，問他的意見如何，登莽剛的答復是：「我對於這件事十分同意。」

於是總督從寫字檯裏拿出兩份合同來，一份交給蘇丹，另一份交給登莽剛，說道：「現在，蘇丹閣下，請細聽，我將合同譯成馬來文。」

「本合同聲明，我——蘇丹 Hussani Shah 爲 Johore, Pahang，新加坡及其屬地的蘇丹——現在承認自願將新加坡島與其附屬物，及對於馬來人的主權，讓給英國政府。以後無論何時，我願意離開新加坡，移居別處時，英政府依照本合同規定，允許給我三萬三千元，給登莽剛二萬六千元。英國政府更允許每月津貼蘇丹一千三百元，登莽剛七百元。此項津

貼，終我等之生，按月發給。這個合同，於一八一四年八月二日經雙方簽名蓋印訂立。」

總督將這合同宣讀完畢，說明之後，蘇丹完全同意，隨在合同後簽了名，蓋了印。登莽剛也無異議的簽名蓋印。於是這件事便成功了。馬上鳴了十二响禮炮，以為慶祝，並表示與證明此事解決全出於圓滿親善。

事情完了後，蘇丹與登莽剛預備回家休息，臨行時，蘇丹請問總督何時可以領款，總督答道：「蘇丹閣下，明天可以叫人來領。」

第二天，蘇丹叫代表去取錢。總督將錢拿出來，將蘇丹所欠前任總督 Raffles 之款扣去後，尚有二萬二千元，再將他所欠現政府之款扣去，然後才交給來人。

蘇丹看見這扣去所剩下的尾數這麼少，才認識賣去了一個新加坡，不過還了這一筆債，他覺得喪失了一宗寶貴的產業。從這時起，以至終身，蘇丹按月得政府津貼一千三百元，登莽剛得七百元。

這個合同訂立五天之後，總督便下令鳴鑼曉諭全鎮與市外及 *Kampung Glam* 一帶的全體民衆說，「所有新加坡的一切法律，規條，主權及統治權，現已全體屬於英國政府，蘇

丹 Hussami Shah 與 登莽剛 以後對於新加坡的任何人都沒有統治權了，他們沒有得到警察的允許時，甚麼事都不能做。」

蘇丹聽了這個命令之後，這才第一次覺醒，他的王權完全喪失了。他覺得他好比一個手足被綑縛的人一般，追悔不及了。古話說得好：「悔悟早時還有益，悔悟遲了已無用，悔悟太遲萬事休。」

（附原譯者註）這一段歷史，是從一個最早的土人歷史家 Enche Abdullah bin Haji Abdul Kadir 的紀載裏譯出來的，是不是可靠，不敢確說。譯文極力保存原意。

東方的威尼斯

暹羅，乃是一個出產白象的地方，乃是一個黃衣的王國；暹京盤谷，乃是一個寺廟與宮殿的城，乃是東方的威尼斯（西方的威尼斯在意大利地方——譯者）暹羅乃是唯一的最後的獨立王國。暹羅的一切禮俗風土，你看了後，可以將你回轉到過去了多年的另一世界裏去。銀幕上的導演者無論怎樣的會想象，也絕想像不出我們在暹羅所親見的一切的

真實的景象來，這些最動人的景象，都是真真實實的呢！

你一見了暹羅的神廟，便會有如詩裏所說的「別有世界別有時代」的感想。河邊的房子，都建在水裏，底下用高橋撐著浮起的住家，浮起的商店，浮起的街市，售賣著鮮蔬鮮菓，赤條條的小孩子，從腰以上，一絲不掛，下身穿著一條 *Parade*，代替褲子；幼小的嬰兒，甚麼也不穿，直如空氣一般的自由；如果是女孩，腰間便圍著一串網似的衣著，叫做 *Cladding*。黃衣僧人坐在寺陰或陽光下；樹林一直伸到水邊，水田遠遠在望；這便是這「東方的威尼斯」的入口的景緻！

再沒有別的地方比得上這裏的稀奇古怪。這裏是一個真的東方的城。這裏有暹羅人，中國人，安南人，緬甸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多少歐洲人。左肩上披著黃袈裟的僧人，到處散佈著暹羅的服飾，一星期之中，常按日變換顏色；禮拜為日神用事日，所以要穿大紅綢衣，戴大紅寶石；拜一為月神用事日，所以只能穿銀白色和月白色的衣服，戴月光寶石；拜二為火神用事日，所以要穿淡紅色的衣服，御珊瑚一類的物飾；拜三為碧色的水神用事日，所以要穿碧綠色的衣服，御綠寶石；拜四為木神用事日，所以貓眼石為固定的裝飾；拜五為金神用事

日，所以銀青色的衣服和金鋼鑽是必要的；而拜六是土神用事日，所以需要藍寶石與深藍色的衣服。

街市上的種種趣味，真是無窮無盡。居民之中最多的是中國人。隨時都有的人力車，雜在最華麗最近代的汽車、電車、手車之間走著。電車上裝著好玩的號筒，司機的用赤腳踏著，使它佈佈的叫。腳車簡直遍地皆是。你可以雇一部人力車，指揮著車夫，讓他拉著走，隨便拉多少時候都可聽便。這樣，你便可以遊徧全城。一路上所看到的奇奇怪怪的地方，簡直夢想不到！

這樣的漫遊，在一個新來的遊者想來，不免有點胆怯，可是我担保你可以十分滿意。除了回頭時稍為有點困難——也不過是極小的阻碍——特別是將近吃飯的時候。那時，你可以停了車，找一位和善的居民，用你在旅行中所學到的怪字怪語問他，你要回旅館吃飯或用點心，應如何回去。其實盤谷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方，英語很普遍，所以你可以用英語打聽回寓的路徑。有時也許你可以恰好遇到人多的地方，那麼，你說明了你的意思之後，一定有人會很周到的指引你回寓，毫無困難，使你覺得好像在家鄉一般。那時才會知道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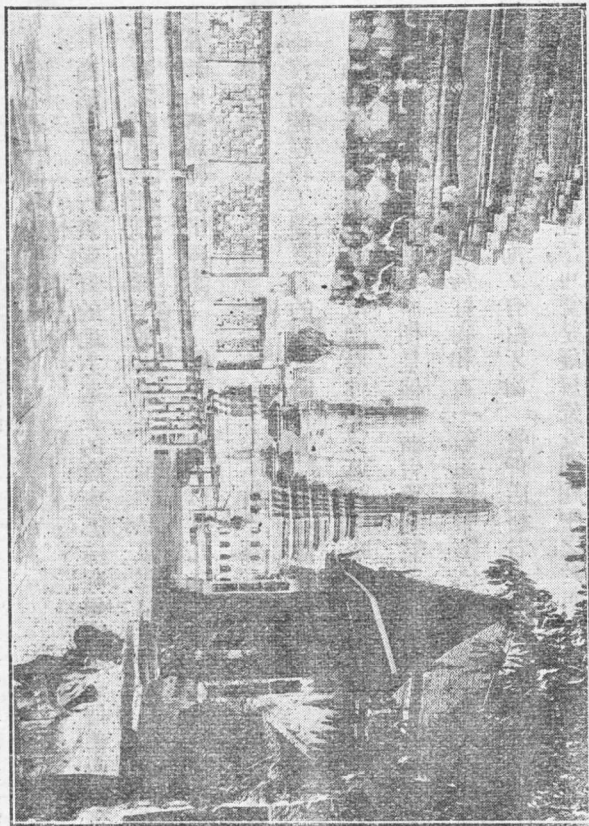
地方是極會招待賓客的，不過這種迂緩的旅遊，須屬於有閒階級罷了。

旅行到此的人，可以住在真王宮中，用王室的浴池洗浴，這是祇有盤谷這個地方可以享到的福。旅館裏備有法國廚子弄的西餐，中國的麵，都十分清潔衛生。或者你高興之時，可以吃吃中國人肩挑上的食物，這種小食担全城各熱鬧處都有。

這是一個寺廟之城，宮殿之城——我們依然可以證實！循著寬大的馬路走下，樹木成行，枝葉相覆，濃陰夾道，道旁各有小河，熱帶花卉，異常豐茂。一直走向平原曠野，於是大王宮的尖頂，高聳於古牆之上，朦朧在望。肅靜無譁的宮禁地方，與吵鬧嘈雜的街市恰成一個相反的比照。

宮室之富麗，雕刻之精美，真到了極點，使我們看了，倍增震懾。有些雕刻，我們看得太切近，或批評得太嚴酷一點時，或者要以為粗糙，而不免要給以壞評，可是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東西不是勝過世界一切的雕刻。暹羅人的建築是極優美的，一長排屋頂，一個高似一個，屋簷作蛇形。

在肅靜的院宇與寺廟中，都有金佛，用著玄妙的哲學的眼光，靜穆的看著不斷的掙扎



著的我們，使我們自然平和起來，一切俗念俱消。寺廟之多，似乎無窮無盡，老實說，單是盤谷

一處，便將近有四百所，因此，你倒可以隨意選擇著去遊賞。

盤谷地

方，不少相對比的事物，譬如吧；一邊是足球場，一邊却是火葬場；一邊是御苑

的象廐，一邊却是童子軍的操場；意大利式的建築在一邊街，對面也許是一所茅屋——這便是盤谷，是一個多比照的城！

商店也是旅行者愛好的地方，這裏的商店怎樣呢！銀街是一個售賣古玩珠寶的地方，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最稀罕的古 *porcelaine* 的物品，銀器象牙雕刻品，稀奇而美麗的古珠寶珍飾，繪着各種特別的圖案——雕龍的環子，以有九珠者為貴；金銀線織造的布類，遠來自「錢梅」城（*Chiengmai*）裝着有王家象毛的手釧，古代的瓷器，嵌螺鈿的奇物——這種藝術，沒有能趕得上暹羅人的——所有這些，都非常的有趣。

商店普通都很小，前面做開着，你要買東西的時候，須站在街旁和店主交易，店主盤着腿子坐在長檯上，這長檯同時便是他的櫃台，菓葉盤也擺在面前，準備着服用，他露出一口黑牙齒來向顧客笑着，嘴唇紅得和血一般，這種習慣已漸次減少，老人們却還是贊成黑齒，因為他們以為「祇有狗才有白牙齒」，管理店務者多為婦女，因此，婦女往往操着家庭的財政權，這種獨立的生活，可算是暹羅婦女問題中之光明。

暹羅的戲院，十分有趣，可以隨意去選擇——由賈波林或史瓊生的電影片到古式的

暹羅的假面具跳舞，奇怪的傀儡戲，皮影戲等都有。舊戲台上，男女不同演，祇有王家班裏有些小的舞女，劇中人物的裝束，以身穿金銀繡袍，頭戴尖頂似的王冠，冠上滿綴珠寶，光耀奪目者爲貴族。這種服飾，華麗極了，簡直形容不出來。他的跳舞，和我們——按指歐人——不同，完全屬於旋轉與姿態一類，配着古怪而迷惑的音樂。這種音樂，因爲音程的不同，所以初聽覺得不慣，可是，也自有牠的優美動人處，假如將牠的譜譯成五線譜，用西樂去演奏，一定是十分好聽的。牠們的音節時常變換，以避免單調。

一切事物的頂點，永不能忘記，而且值得特意跑去一看的，是暹王的出巡的儀仗禮節。暹王暹后同坐於金紅的帳幕中的寶座上，後面列一座小壇，陸海軍整隊在帳前操演，軍樂隊奏著童子軍歌，音調悠揚。每當暹王出入之時，便奏著暹羅的國歌。

暹王有時臨朝，也許將宮庭與侍衛都換上古代的服飾，好比歷史上的插畫中的人物一般。有時暹王御龍舟出遊，舟上水手百人，穿著一色的紅衣，分坐華蓋的兩旁，由另一人敲著節拍，百枝槳同起同落，同停同下，好不整齊有趣！一個龍舟在前，無數龍舟在後，大小形式都是一樣，都是由一株樹雕成的。舟的前面，都刻畫著一只眼睛，因爲如旁人所說，「假如沒

有眼睛，怎能看見？」龍舟之尾，有一把長毛，有如鴨（Duck）尾或山羊尾，這是以辟邪的。王此行，是到廟裏去行香的。這時太陽快要下山了，夕照之美，簡直一輩子也不能忘記！天上的雲彩，再不像用許多碎磁破碟鑲成的無數的圖案與花樣，却祇見一片珠光寶色，擁著一座嵌在黃金與玻璃上的夕陽！陽光漸漸沒了，好比火葬場的餘光似的。徐徐的前進的龍舟，按著節拍，打槳遊行。到了大王宮的碼頭前，岸上的樂隊，即刻奏起「我王」的樂來。選王出了龍舟，便乘上汽車回宮。這時天氣十分暗了，和平優美的星光照耀著，月兒也出來了，反大又近，繼續了白天的盛會。

上層階級的人士不是畢業於雅禮與哈佛大學，便是畢業於劍橋與牛津大學；新時代的禮貌，習慣與觀念中，摻雜著如花的浪漫的古代的種種習俗與文明：你會見過這樣一個地方麼？這裏的人，無論誰一生中都要入廟修行三個月。在這個期中，必須乞食，而且無論所予者為何種食物都必須食下。這裏的人死後，屍體須從壁上鑿一個洞拖出去，因為由門戶經過，一來恐怕門神不許，二來也恐怕死者回來作祟。這裏的王家火葬禮，是國家的大節日，節期至少一個月，演戲賽會，熱鬧非凡。這裏的僧侶主持一切，小孩產下來，即須將生庚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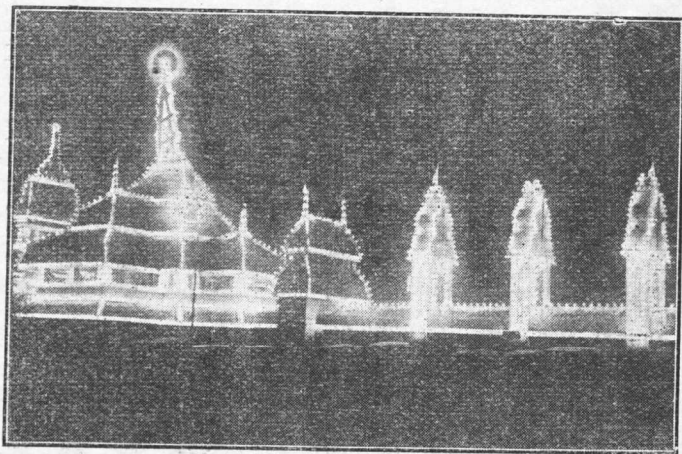
孩童的截髮禮，是一生中的最重大的禮節，這是表示他已進入人生而爲成人了。截髮禮與婚禮，都由僧侶舉行。這裏的人死了後，一律用火葬，而且適用音樂——所有這些都是暹羅的風俗習慣，從新加坡乘一天半的火車，便可以到那裏，也便可以看到這一切！

今年的遊藝會（一九三〇）

（一）

會暢遊多次，似乎過去並沒有多久的甘蜜埔遊藝會，又已開幕許多天了。原知這一年一度的熱鬧，沒有甚麼新奇特別的東西可看，可是正和人生旅途一般，雖預知前面不過如此，也還要往前走，所以開幕的那晚——那恰好是一禮拜之中可以放心休息玩耍的拜六晚，約著X△兩位，興匆匆的前去。

○●（東方人）在此地的地位，不上不下，恰在西方人與土人之間，這從入場券的價目上可以充分証明：土人一方半，歐人五方，我們的是兩方半，地位不地位且不管他，少花幾個錢，這時倒也樂得；不過同時却也不願買比兩方半再便宜的——假如可以買到的話！



燈 火 輝 煌 之 會 場 門 外

——事實於此告訴我，我幸還不曾變成一個「見利忘義」的人。

入晚任你站在本埠的那一角，游藝會裏從高處射來的匹練似的燈光，和妖姬的眼睛似的，不時在向你矚射，引誘，好像說：「我這裏燈紅酒綠，裙屐如雲，多熱鬧，多有趣呀，快來吧！待在冷靜的家裏多無聊！」於是沿途的車馬，馳騁紛紛，一列列的都向同一的方向駛去，甘蜜埔道上一時便真個車如流水馬如龍；到了轉彎處，前車稍一停頓，後車的臂兒齊舉，一停就是無數輛，好比水碰到了石岩，停頓著打迴旋一般，一時還流不動呢。

入場後，X先生提議從左面起，先遊全場一週，然後遊中央，倒是一個科學的方法。雖然是開幕的一晚，遊人似乎也並不怎麼多，不似去年的擁擠，這或許是場面擴大了的原故？許是受市情冷淡的影響？且不去研究他，看鬧熱要緊。一切亭閣店場，自然都佈置得整齊精緻，裝璜得鮮豔輝煌；一切的遊人，自然也都收拾得乾淨漂亮；女人們尤其要趁這個機會，爭奇鬥麗，不少的如花枝似的在臨風招展着。

各種轉輪，都和去年不同，都有了多少改進。最有趣的轉輪車，除了循著同一軌道公轉外，每車下面還裝著小輪和自己的軌道，在自己的小範圍內，利用著公轉軌道的凹凸起伏，而行自轉，緩一回，猛一回的，轉得女人們的頭髮，好似突遇暴風似的飛揚起來，又驚又喜的尖銳的叫著笑著。兒童們的歡喜，更不用說。也有一兩位女人嚇得不敢把頭抬，只埋在自己的手臂中，大概是胆量太小的緣故。

小電力車去年祇有一個光座和一块底板，今年却裝了外框，完全做成汽車模樣了，行駛起來，也不如去年之時常相撞相糾纏，而不須去排解。僅有公轉的轉輪，也還另有一座，不過凹凸起伏的角度比去年大一點。跑馬式的轉輪，完全和去年一樣。上下轉動的輪轉，今年

却沒有了。

西人的餐館，去年都有優美的樂隊，當遊倦的時候，坐在露天的茶座前，喝點汽水啤酒，吃點小點心，在音樂的——尤其是 Violin 的悠揚聲裏，沉醉著，興致十分好，夜深還不想走，今年却多半沒有了，這是一個大大的缺點呀！

(二)

矮人歌舞 (Liliputians dance)，檀香山的土人舞 (hula hula dancers)，小豬把戲，猴子運動，小狗遊戲，人形魚，人頭狼和大力士張金波的兄弟團等，都排在一列，須另外買票，這些都是不同於去年的；而去年的猴子跨摩托車沿壁跑圈子和 *Club of death* (鐵圓球中跑摩托車) 等，今年都沒有了。經營這些事業的，除了大力士，人形魚等外，多半是西人，大概都是美國人吧，因為他們的招牌上面都是寫的英文，雖然在對觀眾宣傳時是用馬來話，在拚命似的叫喊。

hula hula 似乎很有意思，使人幻想着電影上聽過看過的檀香山土人的奇異悅耳的歌聲與怪特的舞蹈，所以我們入門後，第二次所買的門票，便是這 *hula hula* 場。僅僅一個

男子彈着滿打令 (mandarin) 在台上獨唱，似乎太單調一點。三個舞女的單舞與合舞，姿式雖略有變動，大致都差不多，都離不了扭腰與臀部活動的表演。舞風自然是特別的一種，露臂露腰露腿子，腰上都纏着一條麻繩似的垂着的短裙，掩不到膝部，掩不了裏面的短裙。下部的圓活，真足使人吃驚，前挺後聳，左搖右擺，無不夷由如意，好像一個木頭人形，在腰與腿之間，僅用幾根線綴着，可以任意轉動一般！觀衆中看到演得最起勁時，多怪聲叫笑，她們却只在那紅多於紛的臉上微微的笑着，當然不以爲肉麻。舞過之後，我以爲她們會自彈自唱一曲，以娛我們，如那幕外所繪的廣告一般，不料鈴聲一响，幕門一掀，便完畢了。

矮人不知是那裏來的，三男兩女，都不過三尺上下，却並不是小孩，面容都很蒼老，舉動也顯然是成人；女人裸露出的手臂，明明是中年人似的成熟而且漸老的肌肉，如果要疑心他們是小孩化裝的，那就只有他們的聲音像小孩子般的尖小；然而他們身體矮小，肺量自然也小，自然不能發出怎樣的宏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沒有研究過人種學的我們，說不出來。他們所表演的歌舞，正如他們的身體一般，是具體而微的成人的，沒有甚麼可觀；尤其是音樂的簡單——一個鋼琴配一個西班牙小鼓，又是露天的劇場，左右的旁的游藝的樂聲

歌聲與觀衆的嘩笑拍掌聲，根本將牠掩住了。當他們跳舞之時，我很替他們就心，誤聽鄰幕的樂聲，而錯亂了他們自己的節拍。本來這種玩藝，都是片刻間的娛樂，好奇心的滿足，說不到藝術，自然不能怎樣去批評。

除了這兩種以外，旁的玩藝，似乎都無甚稀奇，爲了節省幾盾錢，雖然一連在那裏遊過幾晚，也都不曾去領教過。

(三)

環遊全場一週之後，你可以發見一件去年所有今年所無的東西，那便是環繞全場的有軌小摩托列車。鐵軌還好好的嵌在地上，不知爲甚麼要棄置不用。場中央的噴泉還和去年的一般美麗，鮮豔的大紅，頃刻變成淡紅，頃刻又成紅綠相間，鮮明無比；轉眼又變成黃綠，純黃，純綠，純白，或紅黃綠橙赭紫青相間，變化無端，各盡其美，正如女遊客們的衣服一般，彩色雜陳，使人應接不暇。噴泉四週的草地，劃分爲多畦，各植花草於四週以範圍之，更各綴以電燈。畦與畦間，各闢爲路，頗覺別致。可惜畦內僅有青草，沒有花木或盆景，以做成一個夜花園。

茅亭構造最好的，除了富麗的很多，美不勝收外，我最歡喜的有兩個：一個是買藏冰櫃的小方亭，四個小柱子合成一個露空的方柱，四個方柱構成一個單純的亭子，全亭滿綴木棉，配以淡藍色的電燈，稍遠望去，儼然是一個雪裏的孤亭，既雅致，復別致。亭旁擺着幾個長方的冰柱，略冒熱氣，好像雪後的晨霧一般，尤使人於熱汗之中感着幾分涼意。一個是冰廠的佈置，這不止一家。他們將束束的鮮花藏在長方的冰柱裏，或裝着臘燭似的心，整齊疏朗的擺在燈下，別有一種清幽之趣。這或許因為這裏是長夏之地，終年炎熱，所以這冰雪的佈置獨能引人注意——至少是我個人——然而他們的「匠心獨具」，却也是獲得贊美的原因。

四、汽車陳列所的佈置，我們自然不會忽略過去：壁上懸的原是一幅布幕，青天白雲，山路樹木，正在行駛的汽車，明明都是畫在布上的，然而幕下堆着沙土，植着草木——雖然也是假的——砌着一條上山的馬路，路旁更豎着指路木牌，兩部真汽車，正在沿路上駛似的擺着。於是目光一瞬，錯覺頓生，而不由你不暫時分辨不清那是畫景，那是實物，那是真的，那是假的來了！可是這個規模很小，也許不能引起你的注意，也許你看了並不覺得怎樣好。那麼，請逛逛耶回兩教的聖地耶路撒冷（Jerusalem）去！

(四)

圓圓的竹園，城池一般，屹立路旁，燈光明亮，那是甚麼？那便是耶路撒冷。從那鋪著沙的耶露撒冷式的路上經過，再上幾級梯子便到頂了。平的房屋，整齊的錯雜的密佈在城內，似乎十分繁華熱鬧。重山之上，稀疏的長著椰樹，紅紅綠綠的土人男女正在來往著。有的將水鑿頂在頭上，似乎汲了水正要歸去；一羣男女，伸著兩臂，似乎在聽講經，似乎在作祈禱，再過去是一派荒山，沒有房屋，也沒有行人；再向後轉，那裏有一個村落，點綴在山間。這樣，我們便遊了一週，又回到城邊來了。燈光從我們看不到的屋頂上照著這些，照著青天，彷彿太陽一般，於是我們又以為是真實了。却不料是畫幅畫下堆著高高低低的小丘，間著沙土的路徑，左面的路，還一直山山上下來，通到一個地道似的地方去，使你想跳下去鑽到裏面去看看。右面的山阜間，除了一所破房子，門外牆上覆著一些柴草，權當屋簷，稍前近阜處有磚砌的方牆，似為擋山水或貯水之用的以外，一塊小小的平原上，還架著一個帳幕，幕邊及地處，用磚石壓著，使人想見幕裏的遊牧的家族。幕外有一個土罐擺在地灶上，灶內塞著幾枝木柴，火光紅紅的正燃燒著呢！這些却不是畫的，而是真實的佈景，如果你能跳下去，把一塊豬肉



會場的頭門

擺在罐內，把火撥得旺一點，恐怕儘可以燉一碗很好的清燉肉呢。畫景佈景聯合起來，明知是假的，也不由你不疑心已置身於真實的耶路撒冷了。到過的人，也許還可以辨認出他所經過的遊覽過的許多地方。這一種陳列，我個人是認為極有價值，無論在藝術上，在地理上，在風土上都是一樣的。

(五)

這地方的人們，大都是有職業的，每天有一定的工作，除了拜六晚與禮拜日外，白天固然很少有工夫閒逛，便是晚上，也因為次日要早起，不能如上海人似的任意玩到深夜；因此，游藝會的生意，不能不靠著拜六

與禮拜。可是今年的這兩個禮拜之中，中間的一個拜六晚——八月卅日，荷女皇陛下壽辰之前夕，應當最熱鬧的一夜，却不高明得很。我和幾位先生女士們乘著摩托車從車馬紛亂中東街西突，隨時被警察攔住，不許從平日的路途經過，不許直趨賭博館，却又不明白指示路由，讓車夫們汗流浹背，摸不著頭腦，繞著無數的彎兒，前進後退，後退復前進，費了半點鐘的時間——平時不過十餘分鐘——好容易才走通了一條經過八多瑤繞到賭博館後身的路，進得游藝會不多久，老爺忽下起濛濛的細雨來，嚇得遊人們紛紛奔入各陳列室簷下躲避，本來我們還沒動身的晚邊，天色便不十分好，久旱的天空，騰起了朶朶的黑雲，黑雲中時復露出一線線的閃電來，原可預知晚間難免下雨，可是，從蘇甲巫府老遠的趕來的未曾看過這個熱鬧的叻君夫婦，因為還要領學生去參加慶祝會，明天便得回去，不能等待明晚；下禮拜再來，又覺得太辛苦；幾位小朋友們又已穿戴整齊，興致很高的如約而至；所以終於存著萬一不會下雨的念頭前去。

蔬菜陳列館前待了一會的我們，看見雨已將停，遊人漸次散開，便也復出而遊觀，却不曾留心看出口處已有些聰明人知道大雨將至，今晚的熱鬧已看不成而趁早一潔身歸

去，我們剛走到燈塔陳列館前，忽然又下大雨，只得又在茅簷下低頭過了一會，雨似乎小了，我們想找個地方坐坐，不料大家都想坐坐，將各處飲食店的室內的座位都佔去了，只剩下那些露天的桌椅在淋雨，總算我們耐煩，終於緊乘著一班座客離席的機會，馬上圍佔了一處地盤，在全場繞了一個圓周，辛苦得難支的女先生們，這時才得到了休息。小朋友們却不肯好好的坐坐，他們不是爲了椅子不敷分配，而是爲的站在簷前看轉輪和木馬的遊戲。

這是一個阿拉伯人開的羊肉「沙堆」館，（以長約五寸之竹簽穿肉丁於火上烤熱，蘸着醬油辣椒及別種香料等食之，此種南洋地方最普遍的食物，名叫「沙堆」）要是平時，「新客氣未脫盡的我們，是不會光臨的。可是，啊！看！好！大！的！雨！擠！在！簷！下！的！遊！人！都！已！淋！得！落！湯！雞！似！的！而！無！處！可！躲！了！這！樣！誰！不！渴！想！著！在！這！縱！然！是！自！己！不！歡！喜！的！羊！肉！館！中！得！一！席！地？」

雨已教訓我們三次了，我依然存著萬一的希望，以爲這回或者不會再下了，想再領著他們逛逛。辛虧丁先生催著說：「快回去吧，恐怕還要下呢！」還不會到頭門口，果然又迅疾的下了，我只得一抱頭鼠竄的橫過爛泥路去找車子。平常的日已由肥城到甘蜜埔不過半盾，至多三打錢（兩方半爲一打），現在熱鬧期中，却無形的漲了兩三倍，有些嘴吧寬臉

皮厚的車夫，甚至要你五盾；在目前這急雨無躲處時，還不知他們要怎樣的敲索呢。這裏的停車場又是將家車與公共車分開停著的，匆忙急迫之中，那有工夫去找呢？這真糟透了！幸虧來了一部長途車，我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擁而上，他們幾位先上的算得了一個安放屁股的地位，我只得彎著腰，在人叢中，偏勞偏勞我的尊腿了。這也罷了，誰知雨越下越起勁，這部長途車也和我們一般，似乎不曾想到有一天會下雨，頂板上裂縫一條一條，雨水沒頭沒腦的淋下，琉璃已破的窗門，也似乎不慣一般，關上了又自動的落下，任著狂風急雨吹打乘客。這一個拜六晚真度得愜意呀！她們幾位女先生們第二天還疑心我會害傷風呢！

(六)

這是另外的一晚，是一個天朗月明的拜三晚間。我和△君吃飯沖涼後，覺得今天的工作已經於熱汗中安排完了，似乎可以隨意玩玩，於是便又跑到甘密埔去，拜六晚上的人固然不多，今天晚上的人，却更稀疎得寥寥可數了，——尤其是入門處，除了幾位警察散佈著外，遊人真可以一二三四的數出來。燈光雖然照常的繁夥，似乎也顯著慘淡無光的神氣，不似人多時的熱鬧。這樣，難怪場中的商店主人不虧累得叫苦不迭。當我們走過一家棧店前，

黯澀的燈光下，一個印度夥計正在地毯上拉長著兩腿睡覺呢。一位冰淇淋店的友人告訴我們說，最熱鬧的一晚，像他的店子可以做七八十的盾買賣，平常却只有三盾，五盾，七八盾的收入，而且這樣的時候還很多呢。於此，使人感到市場的冷落，生活之漸入艱難，南洋經濟界的不景氣已深刻化得可怕起來了！

看熱鬧希望人多，看陳列館却不嫌人少，因為你不用擠，而可以仔細的欣賞觀察。這時便正是看衛生館，無線有線電與飛機陳列室與學生工藝品陳列室等的好機會。

這種種的陳列都是去年所沒有的，去年的軍械陳列，自來水陳列，今年也沒有了。去年衛生館的陳列是專屬於鼠疫的，告訴市民，鼠疫是怎樣傳染發生，怎樣危險可怕，應怎樣設法預防；今年的却是專屬於蒼蠅的。壁上掛著各種蒼蠅散佈的畫圖，壁前地上塑著小食担，廚房，小地攤與人物的模型，表示蒼蠅的領域。一個蹲在地上的土人正在用手撮著盤裏的白飯，預備吃下去；另一個爛腳的土人却坐在旁邊悠然的吸著紙烟，而讓蒼蠅在爛腳與那一位吃飯者之間來往傳染著，使人看了，悚然心驚。這長年是夏的南島，原是蒼蠅的長生不老的極樂園，所以無時無地無不有它們的遊踪，一般居民，媽媽胡胡的，每年不知被它們犧牲

了多少，恐怕很多人到死還莫名其妙呢。衛生局的這種陳列，於娛樂中灌輸人生常識，可以說很有意義！

學生工藝品陳列室裏，除了各種手工成績外，還有鐵木兩種學生在場演習，斧鑿聲，機聲軋軋，藍布短衫褲的學生，汗涔涔的儼然是一班勞工，照陳列的製品看來，成績還很不錯呢。家具陳列室裏的一張小床，似乎更能引起女客的興味，明明看見帳內空空的，却都要走近前去掀起帳門打量一會。

無線及有線電與飛機陳列室，花了兩方錢買門票進去，看了一回，却莫名其妙，因為我們既不懂荷文，又懂不了幾句巫語，更兼旁邊沒有人指導。假如處處均和梁炳農鐵廠陳列室一般，不懂巫文的，有說普通話的人給我們解釋說，這一部大的打穀機，每小時可出三十担，那一部小的可出十四五担，那就便利多了。

游藝中，矮人與檀香山之舞，菲律賓的魔術等都已看過了。人魚與人狼似乎都是假玩藝兒，不大想看。大力士與猴戲，我已看熟了，中華馬戲團，無須再看了。剩下的只有小豬的把戲，據廣告上所畫，小豬們能啣棍走索，能算數，能學羅漢，能……，以最著名的蠢貨笨種，竟有

這許多本領，倒不由人不想去瞻仰瞻仰。可是△君說，他已在北平看過了，沒有甚麼稀奇，世界上原來有這麼一種聰明的豬，哈，人們罵人總好將人比豬，如「豬羅」，「豬狗」之類，以後要罵人，似乎該先估量一下，自己的聰明能否確實超過豬！

(七)

有「子兒」——北方話叫錢爲「子兒」——的人，在這樣的大遊藝會場中兜一會圈子，覺得辛苦了，需要休息時，這裏有的是咖啡館，酒排間（bar），飲食店，有的是舒服的露天茶座，有的是客氣的招待，悅耳的音樂，可口的冷食；沒有「子兒」的人，却只好硬著腿子站，看看旁人金迷紙醉，舒腿伸腰，貧苦的或鄉下來的馬來婦女，大概買一張門票已算破了大鈔，不要說堂皇的咖啡館不敢夢想，便是噴水池旁的一方錢一坐的野座，恐怕也不敢問津，而只能照她們的日常所做的一般，以穹窿爲蓋，以青草爲茵，席地圍坐起來，以資休息。這裏一堆，那裏一羣，彷彿鄉下的村落似的，自成團體，倒也有趣。

那一大羣人是在看甚麼？原來是印度人在玩蛇，那頭扁而大的羹匙似的蛇——印度人就叫它爲 Safook（羹匙）——我已看過不少的次數了，可是每回想看一個究竟，却

每回都不耐煩久等而沒有一個究竟。這班玩蛇的印度人似乎言詞特別多，看來看去，只看見他們的嘴巴在濃黑的鬍子裏開闔，有時他們將那籐籃揭開，將那「羹匙」拿出來一下，又隨即藏起來，吹了一會的葫蘆似的怪笛，以為將有把戲看了，葫蘆一拋開，却又吹牛起來，



印 度 人 之 玩 蛇

至多玩一點小魔術，籃中的「羹匙」始終不見有何玩藝。這回我倒想看一個究竟，據他們說，兩個「羹匙」當奏起音樂時，能和人一般，相打起來，我在人叢中擠著等著，等著擠著，可是失望得很，羹匙依然在籃中睡覺，嘴巴仍在

白。濃黑的鬍子裏開闔著，於是又沒有一個究竟而退，圍觀的許多人等著看甚麼，我實在不明

在人羣中走來走去，倒也有得看的，第一是許許多多不同的臉子，許許多多不同的身材，第二便是各色各式的女人的服裝。是的，我說的是女人的服裝，因為只有女人的服裝才

多變化，花樣和顏色，不像男人們的簡單固定，去年大會中的西方夫人小姐們的服裝怎樣，有沒有顯著的時髦裝束，我雖不會注意，可是似乎和今年的不相同，這就是說，今年的服裝顯然流行著一種「時症。」你看，大多數的西方夫人小姐們，都穿著長到腳跟的紗衣，前後各垂著兩個尖角，幾乎要掃到地上，一個個都顯得爵士夫人似的；上海女人們的旗袍越穿越短，她們的却越穿越長，這大概是所謂一九三〇年式的裝束吧，把把戲戲，女人們真會玩！

(八)

也許是此地的生活太枯燥，太缺乏娛樂了吧，所以一次二次三次跑到游藝會裏並不感覺興味而歸，却仍然懷著依戀的心情，當閉幕的前一晚——依舊不很熱鬧的拜六晚，我走出了會場，決意回家，已上了汽車，回望那燦爛輝煌的燈光，燈光下的建築，場外的車馬行人時，你也許說，明年此日，可以再會，何須依戀？是的，此地即令再冷淡，明年此日，也不致於連游藝會也開不成；不過明年此日，過起來雖然如去年到今年一般，很快的就到了，可是想起來，却是一個多麼悠長的日子呀！人生聚散無常，飄泊無定，誰又能料定明年此日一定還會在此地呢？

果然料不定呀！閉幕的那天下午，爲了想去拍幾張照，順便看看白天的景況，並參觀蒞校學生會操及運動會，又和××××兩位同到了游藝會。強烈的陽光下，儘管是最後一天，儘管是禮拜日，那有遊人商店都不會開呢。清道夫們正驅著水車在各處洒掃，水花四濺，行人辟易。噴泉已關門，想因晚間太辛苦了，正在酣睡吧。

到底是些臨時建築，全部的美差不多都在顏色的圖案上，需要燈光的照耀，白天的趣味差得多了，似乎無可入鏡頭的，只得一拍，而轉進運動場去。啊，這裏的觀衆倒不少，所有的座位都坐滿了，連走道都立滿了，怕不有二三千人。跳高，撐竿跳，擲鏢槍，槓子和木馬的表演，雖然先後在舉行，因爲沒有一個開幕似的儀式，所以我是以爲還不曾正式開幕，這些至多不過是預賽；那裏曉得原來就是這樣的舉行著！好在項項我都看過了，那兩位短鬚子的水牛也似的強壯的體育家的表演，我也竭誠的拍過掌贊賞過了，我並沒有損失甚麼，可惜的是我的座位遠一點，聽不到報告——也許聽不懂，因爲他們說的是荷語——不知紀錄怎樣！六百個男女學生的會操，要算最精彩的壓台戲了！行列整齊，動作大致也都一致：一會兒，六百雙手齊舉，一會兒，六百個頭齊俯，一會兒，六百兒童齊臥下，一會兒，六百雙腳齊翹起，一

會兒，六百兒童齊打滾，一會兒，六百條腿子齊向左右擺，一會兒……這樣寫下去，會纏夾不清的，總而言之吧，廣場中不像六百學生會操，却像一部機器在玩著一色的白衣黑褲的六百傀儡！配著軍樂，異常優美，假如那攝影的攝的是有聲片，那將來開演時一定更有趣吧。女學生在後場預備整隊之時，雖也和男學生一般，鴨子似的，呱呱的叫鬧；上了場後，當男學生在單獨操演時，却就像男學生立於一旁看她們操演完後的怪聲叫好，發狂拍掌，規矩得多了。男子們真是生就的一副頑皮骨頭麼？

場的四圍，都預備了電燈，我以為接洽力賽跑後，還有許多的運動節目，打算一直看到底，誰知竟就這樣完畢了！那些燈大概是預備晚間行閉幕禮用的。那麼，我們也就只得告辭了！

老婆回去了

自己既沒有老婆在這裏，住在隔著長江大海，從來少人到南島來的鄉下的老婆，百年也不會方便的。水客給我帶來帶去，那嗎，人家老婆的來來去去，和我有甚麼相干，何必左一篇，老婆來了，右一篇，老婆回去了，的寫呢？真未免可笑了。

昨天C和H兩位從上午八點送他們的老婆乘芝巴德輪回去，按理至遲十二點鐘總得由丹絨碧綠（吧達維亞的海口名）回來，無論怎樣難捨難分，訴不盡的離情，流不盡的別淚；因為船是十一點就要開走的。可是遲到晚邊，還不見他們的踪跡，連伴去的幾位先生也杳無消息。我們正在談論著，猜疑著：以為他們兩位各自被老婆抓著一同回國了，可是另外的幾位呢？難道也被連同抓去了麼？決不會捨不得離開老婆，而又不得不離，無以為情，或者他們一時心窄，願便在碼頭水深處跳了海麼？可是人家陪著送老婆的人總決不會無名的和他們身殉吧，這也是不會的。那麼，車禍最多的海口道上，出稅車難免不出亂子，或者他們一齊做了車下的……麼？果然如此，為何警察絕未曾來通知，四五個漢子總不致於個個都變成肉泥而不能說出住址吧？這也不對。那麼……我們正在燈光下的院中談著，H先生忽然施施而來，這才知道他們睡的睡覺，辦的辦公，騾（力一么？）的騾去了，（客籍話稱「談天」為力一么）並沒有如我們所猜的任何一種情事。我們這才放了心。

「C先生到那裏去了呢？」我問H君。他似乎不曾聽明自我的話，又似乎故意不作理會，而答非所問的說：「啊！C先生哭得好傷心呢！」「恐怕是你自己吧！」我笑他。

|C先生夫婦是和我同居在一個屋子裏的，晚邊我從他們的房門口經過時，看見房子裏空空的，僅有一張赤裸裸的鐵床，孤另另的擺著，以外的家具箱籠甚麼都沒有了。|C夫人走時，難道|C先生也悄不聲兒的跟著走了麼？或者恐怕對物感懷，引起寂寞的離情，而搬了地方麼？我猜想了一會。

晚間十點後，我從外面回到寓所，剛一進門，便聽得隔壁那間空房裏有人在談笑，走去一看，原來是|C和|H兩位，橫躺在床上，正在談戀愛，談女人，眉目間流露著欣喜的表情，好像關了很久，初解枷鎖的囚徒一般的快樂。|C先生原來已搬到這間房子裏來了。|H先生也樂得逍遙，沒有牽挂似的，今晚就在這裏「睡目」。（客籍語稱「睡覺」為「睡目」）

「老婆已回去了，都變成了光棍，還談甚麼女人！」我對他們說了一聲便想回自己的房間去。|H先生却提醒我們的說：「從前|C的老婆南來時，你曾給寫了一篇『老婆來了』，現在|C的老婆回去了，也應該給寫點甚麼吧？」我補了一句：「你的也得寫上去麼？」

第二天一早起來，|C和|H一同預備出門到辦事處去，不約而同的笑向我說：「光棍昨晚睡得十分舒服呢！」哼，這就是老婆剛回去後的他們！

據說，有些老婆的南來，是奉了翁姑之命，負著一個神秘的重大的責任，並不是白白的丟了家鄉的田園，放棄耕種樵蘇等生產的工作，拋却擔當家務的担子，而到南洋來作丈夫的分利者，吃空飯的人。她們來一趟，由鄉間到汕頭，由汕頭到香港，由香港「過番」，即令乘大船，也得用七八十元，這個數目，在鄉下農人的眼中，很不算小了；可是她們的翁姑再吝嗇，也不會惜這一筆欸的，因為這是人生的大事，宗族的要圖，古聖先賢所垂訓，國家社會所攸關的大事——傳種接後哇！這種老婆的南來，所負的使命既如此，所以她們的居留期的長短，大概是以肚子的大小去決定。肚子大了，她們的使命便已完成，鄉間的犁耨，馬上便將再駕上肩頭，帶著一塊肉回唐山去。

「C先生已經有了一個『阿儻牯』，老婆是為避共匪的騷擾而來，現在匪風已漸平靜，自然要回去從事農業，以免在此地坐食閒住，肚子大不大，不成問題。」B先生雖已做了父親，但那叫他父親的不是「牯」而是「妹」，（客籍語稱男孩為「牯」，女孩為「妹」）（「C」）按理還不能算盡了人生的唯一重責（？），現在老婆也匆匆的回去了，大概肚子的建設已經成功了吧？可惜我不便探問。